

舊抄殘本中庵集五冊

同治甲戌殘冬書賈陳金桂召此書并冕夫手
校走學庵筆記未售予收得之筆記轉贈
新陽趙靜涵此書于今夏屬人重裝時
閱亡稔金桂充吳厚亦負病交深惟藉
殘編召消此歲月瓦庚辰季夏沅生記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庵集卷八

元

劉敏中 撰



書啟

奏院與臺呈書

承奉中書省劄付將內外官吏俸給住支惟聖朝自改
元以來更制法度審究治端首行選官頒俸之法著為
成規內外有差小大有宜是以官不易方民不知擾迄
今二十餘年卒成一家太平之功者良以此也今者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旦將官吏俸祿遽爾住支若即別有定奪則無不善若遂因而勿與則未見其可蓋與之費易給而官易治勿與則費必重而民必困何者俸祿之法所以使人以責具廉也今天下之俸為數雖多然要必有定限官吏自俸之外一有所取即名為賊苟能廉者固自畏避不敢犯矣至若貪汚不法之人時或有之則有得以覆按而繩之以法盡取其所贓之物歸之于公然後黜罰之戮辱之如此貪汚者足以戒矣所謂費易給而官易治也

今誠一切勿與則非徒無以使人將見向之廉者亦必困餓不能以自守而貪汚不法之人幸乘是隙必皆曰無俸矣其何以責我視其民譬若逸虎之得羣羊尤且快意而噬之此其所取者寧復有限耶較之俸祿當不啻十百千萬也然則有司宜如何而繩之哉以此言之是去防而縱之貪也是惜目前有限之費而遺百姓無窮之患也是見其所得而不見其所失之多也而可乎哉所謂費尤重而民尤困也况今幅員堂堂雄跨千古

生財之道不一其源亦何嘗此區區之俸而重斯民之
困者哉雖然誠亦有可議者蓋其職太繁設員太多而
而仰食者太冗也傳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
為今之計莫若停冗職削冗員也如此則事一而官不
雜官不雜則冗食者去而用度自足矣俸祿不可不復
也

代上執政呈

蓋聞設官務先使能序爵在乎首功功有大小能有優

劣而官爵崇卑貴賤之差定矣官爵一定而上下無有
覬覦廢隙之心則五常三王之治又何難致哉伏見國
家修飾治具網羅人材將以興太平之功業故天下之
士于于我義雲集京師莫不願奏一技售一能以效其
萬分之一某才力行能無過於人然生遇時聖輒不敢
自棄幼而儒長而吏崎嶇匪躬垂三十年竊嘗自謂亦
可以用於世矣乃猥列沂鄉萬戶府幕今因承乏獲觀
光之願輒不揆疎踈據所見聞敢為一言惟大人裁之

方今京府州縣上下自有次第其官吏調選之制視此為定不可易也且萬戶府總管府其品級耳然而總府掌民而萬戶掌兵兵民不同其於為國之功則無異也今掌民之屬無間小大久新率皆延引薦舉調選入格以為常例而掌兵之屬處則修號令正簿帳董器械戒斥侯虞度釁隙以究其一切之利害至其有警則舍文墨就矢石擐甲執戈以與士卒共及事稍已則士卒即得休息而此屬方且釋戈甲操文墨第功議罰數識訊

傳雖神之力竭而敢不言苦此其勞不減於掌民者明矣顧乃困頓邊境彌年累月雖勤勞若此而其情不得上達思如掌民間調一官進一爵不可得矣且比來調補兵幕往往皆用掌民之員而此屬盼盼又如故遂使其徒自甘於廢墮無所望之地而朝廷亦遂委之疎遠不收錄之夫掌民者如彼而掌兵者乃如此恐非所以公調選之制也且此屬豈皆固為軍伍之人哉蓋惟遷調官吏之前為本路差遣不敢辭謝以致夤緣滋久而朝

達乃一以視之若此良可悲也伏望開闢公道察其勸
勞使內外之任同其恩榮兵民之功無所偏廢則某等
幸甚

與儲主事天章

某頓首主事天章執事向來車從累留歷下辱承盼飲
酒晤言盡殷勤之懽蓋古人有一見如舊相識之義顧
不肖不足以當之耳感愧感愧嵒甫膝君迺執事收拾
舊物今以歲貢赴召亦何待老夫云云也今因奉狀申

候起居兼謝相好之意秋晚寢餌加慎不宣

與吏部劉主事漢卿

某頓首主事漢卿伏審擢掌銓衡士大夫所在相慶曰
劉君當路天下庶幾無淹滯之才矣而某以老懶廢故
不克作尺書申賀左右自罪負罪膝君嵒甫濟南秀異
執事所素如今以歲貢赴召將行請書竊謂獎士之心
當有所處故不敢喋喋也秋序尚慎眠食不宣

與劉太醫舜臣

中華書局影印
某頃首太醫舜臣足下別益久思益深故舊之情自應
爾也惟進見之暇沖融粹和動廸止吉想皆安樂某山
野懶慢之癖君所素知加之衰白颯然無可為者然時
有所感恩欲如向時款曲一言不可得也每臨風北望
搔首而已嵒甫膝君鄉中老成秀俊令實充歲貢以行
足下推之輓之可也尊丈教授先生不敢作狀煩唾名
致懇不宣

序

送王紹明即中序

涸澤之洿有舟焉水不過半腹膠於泥莫能行也及平
秋水時至瀾谷簸以而下汪洋汎濫倏焉莫測其舟則
飄然即舉汎然而浮浩然而行矣今夫士之生不得其
地進不得其道者亦尤待大人君子有以感發振起之
也夫水大可以載舟然水固非與於舟而舟自利於水
也大人君子行為言動亦無與於士而士之興起者自
有以得大人君子也燕山京師所在固大人君子之淵

藪也而其尤赫赫者惟吾郎中王公馬蓋公之為人其持富以禮其處心以仁其接人遇物以誠故凡一惠一言之出則使屈者伸滯者通弱者強懦者立學者得以成其學仕者得以達其仕是以士無賢不肖翕然皆歸之而公初無與於其間也嗚呼由公而得以顯于世者天下不知其幾何人聞公之風願見而不可得者天下又不知其幾何人如敏中者亦願見而不可得者之一也幸而公自去歲冬來濟南既就館賓客之造者車馬

僅僕日夕滿門是以睥睨而不得進也既少間而欲進則又自以為固陋荒僻之人廼敢率然自薦於大夫君子之門耶又復逡巡而不敢進也乃自咎曰汝平日所病者徒以願見而不可得耳今得見而不見是終莫得而見也汝第往見之見則尤有言焉有言則汝之固陋荒僻之疾且有以去之也於是與嘗為友者四人共往拜之間於客席而坐公嘆而語客曰方今朝廷可謂得人矣我嘗觀其麟逌鳳集頭角之昂然如璋如珪德器

之溫然躋躋踰踰衣冠之偉然朝廷可謂得人矣然論其人所自出則曰東魯也曰鎮陽也曰大名也曰某所某處也若濟南則百無一二焉至於區區一隋國猶曰有季梁在今濟南之屬邑若隋國者不啻六七而乃反無人也豈教育之有所未至耶抑士氣之不能自振耶公之言若是四人退而喜曰凡得于公者有三焉始見公容止之和雅為可觀也次聞朝廷之人材衆多為可慕也終知濟南之無人為可懼也夫可觀則必有以取法可慕則必有以自修可懼則必不敢以自情矣信乎大人君子之足以感發振起人也異時使濟南之人得出光出潤澤之渟者繄公之力歟故于其歸也敬叙其始末為謝至元七年正月望日歷下晚進劉敏中再拜

送霍巡檢彥深之無棣序

梁鄒霍彥深性明敏有智畧自其幼時嶷然巨人年十七襲父為梁鄒薄未幾去官就學養母孝謹家之内外

肅整咸理人皆稱之以為興霍氏者必此人也今年春朝廷案視郡縣疏遠之境慮有盜生而為民害乃例置巡檢一人給之印綬祿廩使警督之仍令吏部選名已在籍而未嘗有過者任其職濟南所置凡數處而考深得無逮焉將行諸君咸賦詩以贈之而命僕為序故因以言而告之曰理有至微而重至小而大者子嘗知之乎苟知其理則大者不以有餘而矜其大小者不以為不足而耻其小微者不以自輕而忽其微也天之形穹

莽

墮蒼莽仰之夐然而無極而其機緘之所以斡旋者特以生育長養為事若夫日月辰宿風雨雷霆霜露霰雪燠乎其昭回翕乎其鼓舞沾濡煦煥之恩震厲肅殺之威同互變化莫測其端倪此天之所以為高大而不可及也然而生育長養之功不能獨成要尤責成於憂卑之地雖方寸之壤與以力焉苟以寸壤之微為不足恤一一而遺之則全功有所弗成而造化或幾乎息矣夫寸壤之於天其微固不容較然其相成相與之理即而

求之不亦既重矣乎今夫巡檢之任固亦微且小矣而其至重至大者實係焉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故天子當寧百官奉命奔走不敢暇者蓋亦為民而已矣而其係民之最切者莫如宰相縣令之微固不敵望於宰相今所係而與之一者何哉蓋宰相上之極天子之至密者也縣令下之極民之至密者也故宰相一言一動之際天下或受其利病則所係既已重且大矣而縣令之所係殆有甚于此者凡下之寃苦愁恨纖

悉委曲之情有皇於上者宰相容有所不知而縣令皆知之然蔽而弗聞則在上者又安能加意而恤之哉凡上之教化恩澤所以逮於下者宰相既行之而縣令或不能承宣則在下者又安知恩澤之及我哉下之情既達於上而上知所恤矣上之澤既宣於下而下受其賜矣然而復害民之尤甚者盜則又縣令之所不暇及而巡檢實主之是其官雖微而係愈重任雖小而則愈大矣故孔子稱天子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柳下惠不辭小

官要皆當於理而成其為民之功耳彥深而能守而官
慎而任無忽於微無耻於小副朝廷所以為民之意則
自下以升高由近以至遠其孰禦之哉其孰禦之哉至

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序

送蔡知事序

玉蘊於山治玉者索之殊產于淵求珠者出之俊逸德
道之士不求於有司而有司求之矣况乎名登十等之
列行已聞於人才已效於用名實暴白可以紀錄者有

司其寧舍之耶天子坐明堂理萬民而其所以為務者
不過得人於有司而責其得人也天子務得人于有司
有司務得人於天下是則有司之責亦重矣故凡任是
責者尤良有司也其尤知人材之所當尤得又知人材
之不可易得故常平允其心思精明其鑒識獎拔銓選
無敢有忽汲汲焉惟恐失而負其得人之責也今以已
聞之行已效之才以即于政唯恐失之有司是猶治玉
求珠者之得玉於坦途而獲珠於平川也其不為善且

慶也寡矣何慮不增重其價乎濟南幕府知事蔡君資明而性敏力善好學古人得失之迹時務利病之源國朝新舊之典皆耿耿著于眉中刀筆按牘特其餘事事上接下敬而有禮望之溫淳如古良士至其臨事剖牘理劇敏捷如流然終不失大體由是公議翕然服其能小吏細民亦莫不敬愛曰我蔡君有恩德於我矣是非行已聞而才已效者半今其秩滿矣且錄其狀以請命于有司坦途之玉而平川之珠也其必獻之天子以聽于有司坦途之玉而平川之珠也其必獻之天子以聽

其爵賞將見韓思彦之夜加二階主父偃之歲中四遷不獨專美矣某今且預為蔡君後日之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序

送二舅知事還鄉幕序

鄭古之子國也於列國為諸侯則其地亦已勝吳春秋鄭子來朝論官名善孔子之道而學之則其主亦嘗有人吳廼者天子將問罪東南江淮之間由東而西上下數百千里筭分列鎮以訓養士卒且以為江境之固其

最東而直其衝者惟鄭焉故雄疆整飭常不敢後於他
鎮城高而堅隍浚而深旌旗擾雲電鎧胄輝日月鎔金
震鼓虎嘯龍怒其疆有勁努則盡時力擇木之良而引
射之往往外六百步之外洞膚達心不論也其効載之
利則皆耶谿赤山之精陸刺象犀水截鯨鮀刺車斬甲
不論也貔虎之士瞋目叱咤賈勇超乘俛俛馬憤憤焉
皆以久生為耻其譎事則偏伍卒坐作進退無不如
法越高山越長澤雲迴風轉不可測也不知鄭之為子
國也亦嘗有若是耶吾見其地之勝有加於前矣其主
帥則天子之所擇任有文武長頤牧吳自未可為讓而
又虛已納士譽望赫然又不知鄭子之善諭官名而亦
使能有若是耶吾見其主之賢有加於前矣地之勝如
此主之賢又如此斯固功名奇崛之士注心翹首趨而
競赴也而吾舅氏魏公首以幕賓遊其間其亦足以為
快矣其亦足以有為矣雖然未足為吾舅氏得也舅氏
才傑而學贍事練而慮周竊為其宜恢張特達登金門

上玉堂以為福於天下也久矣顧且從事於一鎮則固
亦不足為已然幸因天子之將問罪東南也少加力焉
夫事立則名必彰功集則身必榮不以區區累其志則
事必立不以洶洶易其節則功必集嘻若此者舅氏固
能矣然則所謂恢張特達登金門上玉堂以為福於天
下者雖佇立而待可也郊之諸君母但以幕賓期我舅
氏哉此某之平昔素所欲明者今因其來而歸也故以
為言至元七年臘月日

送曹君幹臣之陽丘序

吾鄉陽丘天下之名邑也厥土曠衍原澤相錯有麻麥
桑果稻魚之饒薪蔬材木治石之美而長白女即荆湖
柳雉諸山峭拔秀掩互相屬籞其城如環然有水曰繡
江出于其境之南山下清冷迅駛宛轉紓絡經其境且
百里而東北入于海民往往泝涯為峽嶼其流以遲春
磧林落映帶山與水相呑吐令人蕭然有武陵桃源之
想故其俗朴而不鄙簡而不野剛而義友直而義油油熙

熙有古之遺風傳所謂民之性剛柔緩急繫乎水土之
風氣信矣曹君幹臣乃其邑人也幼就學濟南敬齋高
先生若植志堅固而才思贍捷先生愛之曰是子必異
乃盡以其學而授之既卒學益復自勵以志詩經籍務
為無所不貫其為文章雄深典雅無浮薄矯飾之態蓋
其性然也頃者朝廷例置州縣學敬齋曰曹某吾門之
高弟也不可以不達乃書其才行薦之府而聞于朝以
為陽丘邑學教官嗚呼以君之才之學正當元朝興建
有為之秋翕忽變化固將有遠大者存者區區一邑學
人烏足相溷哉雖然君之母且老而其子未壯故且歸
其鄉以養其母以將其子以盡其孝慈之道焉耳此蓋
君子之志也而吾之所以期君之往者又不在於是聞之
吾鄉自令長而在官者皆賢自兩張先生而下為士
者皆賢君之往吾知其在官者皆賢自兩張先生而下為士
謂曰曹君吾邑之人也初而學於府長而範吾邑之人
非吾曹君之榮乃惟吾邑之人也則尤倡率其民人穀

昌其子弟以從學於君矣而為子弟者亦必相謂曰曹君之幼也其與我奚異哉今而若是者則亦為學而已耳必皆感激憤悱樂其事而馴其命矣倡率行於上感激興於下上下交孚而君於是焉以宏其道於其間則向之朴簡剛直之俗又一變而為禮樂君子矣吾他日至吾鄉見其揖讓法度之儀聽其文雅義理之言相與飲會談諫而答其山水風土之美寧不快哉寧不快哉吾所以期君之往者蓋如此君既行諸先生咸有詩以

贈故書于末以遺吾鄉之親識故舊庶幾其不負吾之所期者云耳至元九年春二月朔序壬申歲也

送趙去非序

凡能廣交游使聲聞顯于四方雖不覩其實吾尤信其為賢也廣交游有道其中有足取於人也苟其中無足取於人則雖日為酒食美言詞以求與人交而人亦安所取而與之游乎哉求交且不可得而况能廣乎哉故曰雖不覩其實吾尤信其為賢也東原趙君去非以

宦遊寓濟南者三年矣其至之始余未之識也然於詰
談間往往聞有趙其姓去非其字者耳甚熟徐而察之
則四方之士過濟南者無非與去非善也車馬宴集以
相從者無非與去非游也乃嘆曰何其交游之廣而聲
聞之顯邪余固私識而賢之矣既與之面聽其言而覩
其實和而恭信而通文雅而從容至其慷慨洒落赴人
之急則又有俠士之風嗚呼斯固人之所樂取者宜其
交游之廣而聲聞之顯也謂之賢其信然哉今將釋此

而游京師京師之名公貴人與去非游而知去非之
賢者不可勝數也夫知其言而不與之立者君子不然
也去非之往其果有與立者乎余以是嘉其往也歌以
餞之歌曰彷徨送子兮河之梁子行亦何往兮思與鴻
鵠飛翔鴻飛冥冥兮不可望太行西北兮是帝鄉明朝
馬首忽千里兮目送孤雲欲斷腸歌既闋而別至元庚
午歲也

送高案牘序

古之君子以仕宦論榮辱而貴賤不與焉九錫之寵萬鍾之養貴且榮矣然或處之而非其宜任之而乏其勞則君子以為辱施闕擊柝之後乘田委吏之事賤且辱矣然或用焉而稱其能考焉而舉其實則君子以為榮由此言之則貴不必榮而賤不必辱惟所行之何如耳故惟君子為能盡榮辱之正而亦嘗有君子之仕者乎今之官有曰案牘云者祿益薄而責益劇者也魏人高敬之以既衰之年來濟南實為此官濟南大府也而事

益繁矣夫年衰而事益繁祿薄而責益劇宜其有倦勞之傷有饑寒之憂以汨其衆以奪其公以殆其事而曠其責矣高君則不然利害光明緩急尤詳獄訟有辭尤審錢穀有計尤當期會約束有程尤操朱墨臨畿案較得失情偽於急遽冗煩之間危危不自轂而其發若如也然則高君何為而能乎曰君有道君之道以誠益誠則一一則靜靜則神完而志專凡世之所以動心忍性者無所入其中惟吾職而已矣輪扁之斲輪庖丁之

解牛用此道也夫烏知其年衰而祿薄事繁而責劇也哉乘一馬從一僮疎衣而糲食如是者三年不移此豈非所謂用焉而稱其能考焉而舉其實古之君子以為榮者乎嗚呼高君之仕君子之仕也君今既代矣其行事必達於天官賢才之府而人物之龜鑑也必有如古之君子者識君為君子矣夫既以為君子矣其寧復以向之所謂祿薄而責劇者重勞君子耶必不然矣高君其行矣哉君既行序以為別至元戊子冬至前三日歿

下劉某題

送張無咎序

至元癸未余為兵曹主事一日曹掾劉之文介夏津張君無咎請余於解舍余為之文觀張君不凡殆不以仕事之文以為然明年以儒學教授滄州又四年遷濟南會余自御史都司謝病歸與無咎游益狎遂得其為人益詳無咎學析而才通其為文辭肆而法資雅重寡言居常從容而事以畢舉其志意超然而無有挾能矜已

之色此其器為可見已吾聞選例教授終再仕轉職事
官無咎既代矣其且去而為職事官乎雖然職有所分
而才有所宜詳而處之有司之事也如無咎者宜得安
所處耶吾知其梗楠杞梓之用固不及於樽榼根臬矣
然則曩者任事之言其卒驗也歟

解錄事安卿代歸餞行序

濟南介齊魯間左窮山海之境而右襲土壤之富時則
有宣慰有提刑有轉運有勸農以叅蒞其上而朝廷四

方之使日旁午其中出入開闔自為一都會雖屬邑數
十而吏民繁庶固足以集事至於承早夜之令奉咄嗟
之責隨至隨應而敢勿失者則唯一錄司焉故宦遊之
士視濟南司錄為劇任伈伈莫敢就而有司亦以是難
某人以故或失缺或久任不得以常調節也渤海解君
安卿以至元二十二年由近侍屬來為是職逮君凡六
閱歲上下無造次之失無毫釐之嫌大率君之為治以
明察果毅抑強梗靖獄市以寬小民之力以嚴厲信光

謹期會赴事功以遵大府之政以周密勤劬伺幾微審
動靜以盡其事上之禮喜解君可謂理劇之能者歟今
來言曰某不佞既占仕籍亦思有以自奮然求其所以
終免於戾者而不可得令且去夫子能無言乎僕告之
曰子知鏡與劍乎夫鏡鍊之精則明可以走魑魅然未
嘗用其明而人謂之明夫劍淬之至則利可以斷象犀
然未嘗用其利而人謂之利今吾子之鏡固已練而劍
固已淬矣願吾子晦其明使明益增而無用明之名保

其利使利益銳而無用利之累彼司照鑑事割割者於
予其寧舍之耶吾見子之明日以顯子之利日以售無
傷缺之患無蠹蝕之虞廓乎有餘矣然吾子之勲業如
級而升高其誰禦之哉二十七年庚寅重陽後三日劉

某序

陽丘尉高君餽行序

蠹生則木不遂螟生則禾不實盜之於民禾之螟木之
蠹也故一縣之制令丞簿主賦政以遂民之生尉主禦

盜以除民之螟與蠹者也螟蠹之不除如民生何尉之責亦重矣然不幸而非其人則怙威以肆暴節巧以縱惡曲構旁延扶痛櫻痴資以自利比比也冀健卒如鷹鶲然所至之鄉櫻噬狼籍至鷄犬不得寧民之患之蓋有甚于螟蠹者矣除螟蠹而甚馬尉之責奚望哉頃余來陽丘聞高尉文本質因與之游而得其詳尉儒者家屢空不憂其奉職靜而斷有事則躍馬從數騎裹糧以行其捕繫計治一質諸理吏卒噤立不敢置一語指

嗾進退惟尉之聽故民不知擾而事以集以是閩境帖然三年無螟蠹之患嘻高尉可謂能塞其責者矣今將赴調有司民惜其去則皆咨嗟涕洟願留而不可得乃胥而祝曰夫善者以賞不善者以罰國制之常而有司之責也吾尉之往其果可得賞乎若爾則善者益勉而不善者可以化而改矣吾尉之賞吾人之幸也余於是益知高尉之賢而士大夫之嘗與游者皆樂為歌詩以美其行使余為之序

贈安宣慰詩序

至元丙戌某與廣平安居思承同為御史吾二人者仕
同道同齒同而志意又同以是交甚晏又因思承得拜
其兄今宣慰公于其家公即歡然相接傾倒如舊公時
在京領漕運明年為刑曹尚書會夏暑以恩例決諸司
囚某以御史公以秋官實同其事旦夕相從者彌月凡
公之殿敏公怒盡於斯得之而情好益密矣又再歲思
承為四川副按察之成都某為御史都司歲餘謝病歸

濟南已而聞公由刑曹宣尉雲朔又聞思承還京為冬
官侍郎今年癸巳夏六月公復以宣慰來山東當治益
都過濟南顧某於函巷且致思承之間凡與思承別蓋
五年而公則四年矣陳叙契闊甚相樂也明旦公已行
矣乃知公近有充閭之慶則又喜焉而獨恨不得為一
賀也十一月公以行部復過濟南見公於皇華驛退以鄙
懷作樂府一篇獻於公以發一笑其亦古人所謂情動
於中而行於言言之不足而咏歌之義也

賈潔刈餓行詩序

始予掾秋官燕人賈君允年甫弱冠實同予事異其精詳雅重愛焉訪諸其人謂君生四年而孤鞠於母氏七八歲知讀書能事其母益嚴予嘆曰篤於自立者其必達乎後予遷省臺或仕或已而君亦仕於上都于吏部于大農于太原于中書蓋歲月不相從久矣然其聲之至乎予耳者恒殷殷焉其在太原也實居幕賓有冒以民田畝言宣徵稅外可歲辦米二萬石者宣繙以聞

傳旨政府下太原實其田君曰民既勞敝可動搖乎朝廷惟弗知耳亟覆聞必免官長縮不敢聞君毅然曰即有責允身當之不以及公等也卒不敢君則徑疏聞之事果不行尋又以省檄北土民口十有二萬當分置其境官食之且置倉府中君曰若爾民轉輸出入祇益勞耳不若隨其所置之為便又皆勿敢則又徑聞之又從之於是太原之人領項戴君矣入掾中書奉使諭恩播思播從命贐以金幣帛五千餘緡辦之所偕曰聞此庶

受第受之歸自白之可也君曰吾為名邪竟不受而還余每聞之輒為擊節慨嘆曰此人之所難者渠乃能之郎膚詎非向予所謂達乎大德己亥冬予自濟南入贛苑遇君子京師喜與語移日曩聞有加焉已而告予曰允頃由提舉寶源出知潯州今當奉老母東矣辱先生舊願得一言而教之可乎予曰嘻子豈予侍者然子又去我矣安得無言乎哉姑郎子之所以得名當世而不朽者無他焉忠與孝而已矣吾子以

襁抱之孤卒使慈闇無惟疾之憂而有榮養之樂不既孝矣乎如太原之剛明不回以一言而脫百姓之患思播之潔白自持使遠人聳然知朝廷之尊不既忠矣乎雖然孝無終始而忠有大小蓋所履益大則事益大事益大故忠益大忠益大則明亦隨之矣灤右挹甸畿左控海隅大州也所履大矣吾聞其土川陸相錯物饒而俗寵蓋恒有水旱寇攘之虞而重以徵發供億之煩事已大矣而皆專於之此一幕一使之所可擬哉子能使

子之潔白者礪而恒之子之剛明者擴而宏之以施
諸其事則為忠當益大名亦益大矣名益大則他日之所履又將有大者焉然則吾子之忠與名猶自下而升高未見已也子其勉之哉吾將觀焉以竟吾之所謂達者云君再拜曰謹如教於是播紳先生聞之皆樂為歌詩以寵其行乃書而為之序

中庵集卷八

元 刘敏中 撰

序 知事杜君西歸贈行序

凡吏為長難為貳亦難為叅佐為尤難中位而處專席而坐諸朝_曹披書迭進白事巨細之務雖然前陳此可此不可此非此是輕重予奪湏面決乃已一言之失當一判之或繆下之人皆德以環視聚聽竊笑而闕議此為

子之潔白者礪而恒之子之剛明者擴而宏之以施
諸其事則為忠當益大名亦益大矣名益大則他日之所履又將有大者焉然則吾子之忠與名猶自下而升高未見已也子其勉之哉吾將觀焉以竟吾之所謂達者云君再拜曰謹如教於是播紳先生聞之皆樂為歌詩以寵其行乃書而為之序

中庵集卷八

元 刘敏中 撰

序 知事杜君西歸贈行序

凡吏為長難為貳亦難為叅佐為尤難中位而處專席而坐諸朝_曹披書迭進白事巨細之務雖然前陳此可此不可此非此是輕重予奪湏面決乃已一言之失當一判之或繆下之人皆德以環視聚聽竊笑而闕議此為

長之難也然事專而名正得以肆焉有隨而後行待倡而後和言焉或犄焉累焉或訾焉前也而或謂之僭後也而或謂之緩勞而不可辭為而無所成此為歲之難也然位近而勢分得以抗焉若夫參佐之難也有官長之尊以蒞乎上有掾吏之衆以待乎下其視上也以位則甚懸以分則甚嚴有過舉焉不敢以不諍諍之而弗從不敢以遠違有當行焉不敢以不言言之而有成不敢以為功凡善上歸之凡過已歸之其視下也以勢則

相成以事則相湏其威不足以相壓其分不足以相固急之則譁而忿緩之則弛而縱過則眾分之責則已歸之至於案牘之至繁尤舉會計之至密尤詳期會之至嚴尤謹晨而入抵夜而退矻矻焉惴惴焉惟恐其失也所謂肆與抗者咸無焉吁其難也如是乎然由此以進而至大官者比比而出何哉蓋必有蓋已之忠而濟之可以服下必有辯折之明而濟之以勤敏然後可以舉

案牘詳會計謹期會無爽失忠而能敬才而能容明而勤且敏將無往而不可則其進而至於大官也宜哉冠氏杜孝卿之事居濟南總府幕三年職業大舉上下無間言其於忠而能敬才而能容明而勤且敏既效而著矣苟不已其能進而至於大官也蓋無疑因其代歸書此以勉之以為君他日所至之候元貞元年臘月日序

送吳德讓赴河南案牘序元貞元年之冬
十有二月既望

務乎外遺乎內衆人也務乎內不滯乎外君子也內焉者義在我之善也凡所以合乎義者皆內也外焉者利在彼之欲也凡所以放乎利者皆外也觀其所務則可知其人矣義有不可也雖有三分之貴尤去而弗處萬金之餽尤却而弗受况其小者乎義之所在也雖役之以管庫之勞而尤盡禮之以束修之略而尤况其大者乎得志名尊身顯而不驕不得志窮居約處而不閑若是者務乎內者也於其所謂外者為何如哉義有不

可也雖斗升之祿弗忍辭毫毛之得弗忍舍况其大者
守利之所在也雖冒險危決死生而必爭觸刑辟犯倫
理而必取况其小者乎得志驕淫擅噬肆焉而不恥不
得志沮縮乞憐戚焉以悲若是者務乎外者也於其所
謂內者為何如哉故曰觀其所務則可以知其人矣東
原吳君德讓始為山東轉運案牘矻矻唯謹而已視不
可留乃引身而退倘無吝容居歷下五年無覩石儲
杜門讀古書怡然不憂今有司以例調河間其職猶轉

達也則欣而自足予以是觀之然後知吳君信可謂務
乎內不滯乎外者也將行以言為請予告之曰子能保
予之所務者而勿失焉斯可已又奚以予言為哉

陽丘尹申君錢行序

始余宦京師識太常協律申君仲和甫善鼓琴尤善斷
琴聲籍籍也余後歸厯下而廣平霍君清臣提刑山東
以枯桐琴材遺余且曰是得之江南其人云三百年矣
余謂惜不得申君見也又十年申君來為陽丘遇濟南

而余適在焉喜曰枯桐乃遇乎即以委君君曰嘻異材也乃雕二琴使余誌其一成而昇余余請絃之遂鼓之君竦然曰無木聲矣不三百年不至是余乃知申君於斯技其至者也余因有感焉琴之用一也而舜以理天下宓子賤以理邑伯牙則絕絃孫公和一絃而陶潛無絃胡顯晦不侔若此耶余聞聖人之制琴也以寓道也曰所以修身理性而反乎其真也故其用高而難遵微而難知難遵則求者寡難知則聽者怠茲非所以繩於

古而晦於後愈降而愈晦歟嗚呼琴之晦久矣知琴者加少矣而申君終日節之而不知倦也求之者誰乎終日鼓之而不知止也聽之者誰乎伯牙孫公和陶潛皆不足以取乎亦見申君之勞且費也雖然君之志余固有以得之矣器存則道存器亡則道息予貢欲去告朔之饑羊而孔子非之况於聖人之制以寓道者獨可以去乎故終日斷之而終者鼓之者吾以存道耳求而聽之在其人吾暇知乎哉以此觀之則伯牙孫公和陶潛

可為而不為為己者也申君不可為而為之忘已而為道者也忘已而為道者幾人哉君之為邑簡而靜平而恕善而不伐忘已而為道也符乎琴矣余懼如琴之晦而不揚也於其歸書所感以送之庶其有知者焉元貞二年八月既望序丙申歲也

送王伯儀之官平江序

友人王伯儀赴平江推官余惟古有贈言之義靜而思之伯儀向為中書掾平章事卜公聰山何公左轄醉經

杜公一見器之皆虛已延接優選要津日月可冀乃力以便親求外補於沂於青聲聞益著士論翕然謂君且必入人光顯裏行曹郎殆未足也而乃有是行且復營貸僦護稚弱犯隆寒涉修途凌驚波湏再月乃至自常情觀之宜其有遠適之感有遐遺之嗟有後時之慮矣顧乃舒徐怡愉無有幾微見於辭色是獨何耶嘻伯儀志古者也余固知之蓋行為操守司乎人者也窮達得失司乎天者也君子不以司於天者而易其司於己者

故三槐九棘之貴違其道衆人謂之榮而君子謂之辱
雖乘田委吏之職盡其道衆人謂之微而君子謂之顯
况推之為職獨專刑名古之所重者也舜典曰錄哉錄
哉惟刑之恤哉吾知重吾職而已吾得吾職則吾之顯
足矣而彼之所謂顯者天則實司之吾何與乎哉斯伯
儀之志也無庸言也則獨語之曰平江泰伯之所封也
延陵之祠范公之田在焉三江五湖之勝寶萃於是君
治事之隙携朋僚登高望遠詠歌弔古以豁其平生英

特剛大之氣亦一快也吾老矣恨不能事遠遊如司馬
子長與君頽頑爭先著鞭一躍伯儀曰壯哉語乃序以
為贈至大己酉良月既望中廟劉某序

送王學錄序

聖天子下綸言未始不以興學校為有司之先務學所
以明人論本風俗作人材也有司之責重矣乎而為有
司者乃或以學官吾制也窘束之簡忽之士納復而去
矣以生徒民編也控攝之入震懼之人匿跡而遁矣興學

何如哉盍亦思之曰學官即席也必吾禮之下之而人
知敬之矣師之道日以尊生徒鄉秀也必吾撫之擾之
而人知慕之矣嚮學者日以多而師之道尊嚮學者多
興學何難哉斯有司之責也學官之責奈何載籍之濶
深文藝之宏遠天地之變化古今之得失旦夕晶生徒
講授肆習鍛鍊而淬礪之必至焉乃已而人倫之極風
教之致人材之用舉在其中興學之責塞矣嗚呼學之
興有司與學官相須而成者也事甚易而繫甚大位蓋

下而責彌重則凡任是責者可無懼乎東臯王君智甫
赴濟南學錄別余繡江治制甫雅從余游能多而才贍學
博而文勝舉觴送之曰濟南司憲所蒞大府之治獎士
興學一道矜式子往而任子之責猶川流之赴壑也能興
學售矣由是以進而遂至於遠大也蓋無疑雖然尚
加勉焉延祐丁巳良月中庵野叟序

李中和犀浦遐觀圖序

前集賢侍讀學士太原李君士弘倜頃由臨江總管還

京師持一圖示予題曰犀浦遐觀則泣而言曰此先人
中和公像也昔公守成都嘗經犀浦左顧錦江右瞻雪
嶺悠然喜之曰此老杜所謂南京犀浦道者也即買田
為別墅極治石葩卉林叢之勝時從賓僚載酒酣暢其
中亦時或獨往徜徉眺覽嘯咏終日而竟卒於蜀意其
精爽之歟然者當不忘於犀浦也倜今為是圖將求名
卿大夫士一言以贊之所以明既往之志申固極之報
而寓無涯之悲也子能為我叙其所以然乎予以士弘

久要之政竊嘗獲知公之為人英果尚氣節博學尤長
於易奎以貴遂從行省郝公馳秦蜀間當世祖龍飛之
初危從開平辟四川行省員外郎遷東川順慶等路宣
課大使改成都防城總管知軍民事以卒其在職有轉
輸制勝之勞濟干城之功蜀人思之初其疾也遽召
親友別衆曰公神明若此何得彌耶答曰生死常事耳
大何難乃以遺訓付諸子命倜讀大學中庸數遇夷然
而逝年四十有八矣有里人自太原之成都遇公羅江

縣北驅馬甚遽遞拜問所往公曰赴北且寄蜀家事縷縷既至語其家知遇公乃卒日也凡公之始終大畧如此嘗觀自古英傑磊落之士鮮不以功名自憲及夫中年晚節感慨興焉惜歲月之不居悼素心之或違往往對境遺懷託物遺累方期與造物者遊而寄跡於恒人小不可窺測之境如羊祜之於峴山庾公之於南樓王右軍之於會稽蘭亭其風流可想也而公以邁往之氣當有為之時觀其所立宜視功名為不足取者然其在

犀浦也若將舉一世而忘之乃天不假之年奄及傾隕委形之際慷慨舒徐如去郵傳無一毫戀惜此其視榮利得失於古人何如也嗚呼公真英傑也哉蘿江之遇蓋不可誣又安知果不有復遇之犀浦者乎則士弘之孝思益足悲矣公在成都所居有中和堂因自號云大德辛丑二月朔序

節婦鄒氏詩序

初陽丘李景順之父歿於南征也景順暨其女弟皆幼

其曾祖祖父母皆且老而貧窶尤甚母鄒呼天曰吾夫
已矣吾無生矣惟是四老親二弱息其焉託天實命我
也乃俛然服艱也甘寒苦勤劬邇逾四十年確焉無始
終之異故其事舅姑也生而盡奉養之敬歿而得喪葬
之禮其撫遺孤也女則適良俗能婦道男則業詩書為
佳士娶婦有三男而槩復二男矣益久里中敬異之則
曰此詔條所謂節婦也乃相與明於官以聞於朝有命
優其役旌其門閭所旌凡八字西臯趙公為作大書刻

之鄉人榮焉於是士夫之嘗與景順遊者皆樂為歌詩
以頌其美且請序余亦喜聞而為之一言易之大
於
傳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有父予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
然後禮義有所錯則知男女乾坤之配而夫婦人倫之
始也然乾剛而主乎健坤柔而利乎貞故男觀百行而
女取一節是以易著一終之吉禮無再醮之義始嫁則
稱歸夫役則稱未亡人所以體柔貞而配剛健成天地

之化正人倫之本也嘻夫婦之義重矣哉及夫王澤竭而風俗壞至有七子之母獨不能安其室而凱風之詩至今哀之嗚呼世降久矣能不蹈凱風之哀者寡矣而景順之母由其一念之誠使天地之義明人倫之本立卒之賢子孝孫森列滿前李氏隱然為大家而安榮壽考成其聖善之美可謂頽波之砥柱流俗之標草也然則表異之歌諫之所謂褒顯而揄揚者又可後乎哉大德戊戌九月既望劉某敬書

湖江長短句引

聲本於言^言本於性情吟詠性情莫若詩是以詩三百皆被之弦歌以襲歷久而樂府之製出焉則又詩之遺音餘韻也逮宋而大盛其最擅名者東坡蘓氏辛稼軒次之近世元遺山又次之三家體裁各殊然並傳而不相悖殆猶四時之氣律不同而其元化之所以斡旋未始不同也至於有得性能者能之禮部侍郎濟南張養浩希孟使江南往返僅半歲得樂府百有餘首輯為一

編目之曰江湖長短句歸以示余余讀之藻麗葩妍意得神會橫縱卷舒莫可端倪其三湘五湖晴陰晦之態千嵒萬壑競秀爭流之狀與夫羈旅之情觀遊之興懷賢弔古之感隱然動人視其風致蓋出入于三家之間可謂能也昔太史遷南游而文益奇故知宏才博學必待山川之勝有以激于中而後肆於外山川之勝亦必待名章鉅筆有以盡其真而後揣於遠然則是編之出固非偶然矣其永於傳蓋無疑

集驗方序

世有通患而不得免者曰過曰疾二者而已唯至於聖乃能無過至於仙乃能無疾然聖人時有而仙人未之見則是過猶可免而疾必不可免也古之聖人知其然也因金石草木蟲魚鳥獸之性皆可以已疾取用之而醫藥生矣後之智者因其藥性之不齊疾狀之各異引類制宜綜為條貫而方書作矣方書作而疾然後可為也然則方書其可忽哉後衛親軍千戶濟南劉侯某告

予曰我生多疾然亦有幸得官京邑京邑人物所集遇
名醫異人衆矣遇必告其所苦以叩其所至有良秘法
累試驗者必求而錄之日增歲積以成巨編近考其所
治釐為十九門目之曰劉氏某驗方今將繕寫錄本以
廣其傳盍為序引嗚呼俟之心仁矣哉因已而利人乃
樂為之書至元癸巳秋九月下旬四日郡人某題

許商老人九十賀序

許商老人今齊東尹孟君仲賢父也大德間仲賢掾中

書余時以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知仲賢有英才居
省旁貧劇妻子弱未明起躬爨具老人膳乃入省伺事
隙亟出復具膳已復入以為常於是老人已八十矣一
朝思歸仲賢請補便侍主者執資格云云請益切卑相
許焉曰孝子也特署尹長山遷齊東二邑距許商老人
之居蓋里閭耳後余歸繡江知仲賢榮養公宇悉廩稍
奉甘旨有五孫猶蘭芽瑜珥在側共含飴之樂優優然
矣余為之嘆曰子路負米養親恨不仕早歐陽唐違親

宦京師僅稱養志備矣哉仲賢之孝乎又知仲賢為邑
廉恕公能民樂事舉治行出一道左雖他縣民皆就訟
辭之訟者曰以公聽斷如神明故來願一決仲賢徐以
理開諭莫不叩首悔伏感泣謹謝去故脅益大老人日
聞知未始一假容有譽子之言顧常以不逮勗願甚嚴
余又數曰雋不疑母喜多平反陳萬年至教子以詣遠
矣哉老人之賢乎今老人行年九十膳飯猶兼人言動
視聽不衰仲賢將舉壽觴念無以悅其心與得諸名人

歌詩為獻屬余始其事姑述余知者夫君子樂道人之
善若為子有父如老人為父有子如仲賢賢孝壽榮康
福逢吉世豈多有邪世不多有善之善者也然則君子
之樂道榮庸能已乎

渤海解先生八十賀詩序

大德丙午春敏中忝恩命承乏集賢而友人解君安卿
適居集賢幕則相見歡甚安卿一日言曰大人居渤海
行年八十而壽旦在邇私念無有以賀將謁歌詩於諸

朝紳歸以為獻願子為叙引敘中不可辭應而序之蓋先生之可賀有五洪範五福一曰壽謂必壽則他福乃可有故壽為難先生有既耄之年神不火衰有五福矣一可賀先生嗜古書以道自晦居家以勤儉致饒而尤樂施予荒歲活饑乏倒廩折券弗顧猶土芥然人以先生為仁而壽者也二可賀禮記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孟子稱鄉黨莫如齒謂之達尊先生之齒與德皆當為人所尊且貴者也三可賀先生二子皆教以義方其長為

安卿膺起家之任於外次為利卿荷克家之責於內閨門肅雍孫是蕃衍先生得以逍遙無為享耆年素封之樂四可賀安卿佩服嚴訓始出為良吏入朝厯清華為佳士所與交皆一時名流故能得其清章麗可以揄揚親美為閭里羨慕五可賀安卿持是五者以奉威綵侑觴之歡可乎不可乎噫親壽康而子孝養人道之盛者也安卿又能以養親之孝為報國之忠忠孝文學福祿方增異時先生登期牕上壽之慶吾知安卿之所以為

賀者復不止於五者而已也是歲四月既望敬叙

瑞藥序

韓石司雲卿築亭所居後圃為前兩檻實以衆卉而紅
藥獨盛去歲東檻者一蒂作二花重跗累萼駢然傑出
西檻今歲復然而丰艷尤絕君請余誌之嘻異哉何為
而然耶豈造物者私于一物苟為是奇形異狀使之驚
世駭俗耶豈善幻者能移奪造化如昔之韓湘殷道人
者為之耶豈草木亦自能變化而為是夸耶其皆無所

謂直偶然而然也謂偶然耶胡不於他卉而必於是謂
草木為自夸耶而草木無知謂其幻耶君正人也而何
幻謂造物者之私耶而造物無私然則何為而然哉萬
物之生天地之一氣耳而氣有清有濁有冷有淑有餘
有不足物之生也適相遭焉故清淑之氣在人則為明
為智為懿德為多能有餘則為大賢為奇才其於草木
也為梗為楠為梓為粉為百穀為異卉有餘則為速理
之木為兩歧之麥為同穎之禾今是藥同物也清淑之

氣有餘鬱然而發之耳雖然物固有相感者而豈徒哉
君方以多能懿德措之事業其休聲偉烈日新固且與
天賢奇才先後頡頏為聖朝承平之瑞其徵在是矣然
則天地清淑有餘之氣不獨於草木而已也吾當為君
他日別書之大德四年庚子夏月劉某誌

中庵集卷九

中庵集卷十

元 劉敏中 撰

題跋

題趙氏族譜後

傳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於
是有氏族之學焉所以明系統表疏戚殊貴賤別同異
也故古者士夫之家莫不有譜既其世數之久而譜之
存亡廢興又有幸不幸者存乎其間兵荒水火之不虞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氣有餘鬱然而發之耳雖然物固有相感者而豈徒哉
君方以多能懿德措之事業其休聲偉烈日新固且與
天賢奇才先後頡頏為聖朝承平之瑞其徵在是矣然
則天地清淑有餘之氣不獨於草木而已也吾當為君
他日別書之大德四年庚子夏月劉某誌

中庵集卷九

中庵集卷十

元 劉敏中 撰

題跋

題趙氏族譜後

傳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於
是有氏族之學焉所以明系統表疏戚殊貴賤別同異
也故古者士夫之家莫不有譜既其世數之久而譜之
存亡廢興又有幸不幸者存乎其間兵荒水火之不虞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孫賢否之不常或燼墜而莫追或廢絕而弗續至有
祖禰而上不可知支屬之別無所考者往往而是斯其
不幸也可勝嘆哉今觀趙氏之譜自太師衛國公而下
克敬中山君而上紀十有三代之遠歷三百餘年之久
既以無虞于兵荒水火之變而其寶歲而嗣修者固寔
有賴於君孫之多賢而世濟也何其幸哉而中山君方
特達若是子弟文秀繼出譜之傳蓋未艾也嗚呼去古
益遠矣言氏族者益罕矣得見如趙氏者其可敬也夫

劉某題

題費尹傅巖卿孝感詩卷

友人王平江伯儀歸自費言費尹傅君巖卿有孝行大
德丙午為安丘簿以仲春三日具三獻禮祀其先考于
寢方設雨大至執事者皆憂惶巖卿獨盛服拱六以俟
將事以祭雨遽止俄而星漢爛然禮竟以成士夫聞之
者咸以為孝感之應播之眾詩乃以眾詩示余且曰吾
子可無一言於此乎嗚呼天人之相通久矣善惡各以

類至昭昭也故君子畏天或曰天之道遠善惡之來咸其偶然耳故小人不知畏天畏天者日以善恒而善亦恒應之不知畏天者日以惡恒而惡亦恒應之是之謂以類至者也然而善亦有時乎不遇善而得惡不善者亦有時乎免於惡而獲善是之謂偶然者也以類至者常也偶然者變也其常可知也其變不可知也不以不可知者誣其可知者惟君子為然是故君子務盡其在己者不計其在天者以是言之則傳君孝感之所在為

可知也已播之歌詩宜美吾且可以無言乎哉乃書以授伯儀以遺傳君焉至大己酉重陽中庵劉某書於繡

江野亭

書任氏三樂堂記後

任君子善示余三樂堂記徵余言惟人子愛親之心一也愛無盡而天不可期故具慶者恒難古人言人生七十者稀洪範以康寧為五福故壽而康寧者亦恒難具慶矣壽而康寧矣而或昆季相戾而且貧賤則養不足

故得養者又恒難於此三者或足其二而闕其一或有
其一而乏其二蓋比比焉吁其難哉今使去其所難而
三者脗然皆備樂乎不樂乎君之父母皆年垂九十而
神明不少東昆季四人名宦俱達承頤養志孝友優優
然三樂備矣其以命堂也宜哉傳云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夫世之所難者一旦而備焉茲非餘慶乎嘻慶以善
得故養慶莫如善任君其以君之昆季孝友傳之君之
子姪若孫俾世守之以益其善則所謂慶且樂者當無

時而已也

書邵知事餞行詩卷後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WAN HO C.

濟南郡治之東百里繡江之湄余別墅在焉大德甲辰
余有西臺之命而病不果行屏居繡江漠然與世隔獨
聞郡幕有知事邵君文卿者聲藉藉然乙巳既臘余被
召過濟南見邵君坦夷溫郁而意甚謹余留一宿而北
赴曲未暇也今年邵君赴調京師以其大尹東平筑山
王公僉憲廣平趙子溫所贈序引詩什見示徵余言余

謂邵君臥山曩居內翰兼史職史筆無妄書予溫簽外
臺為執法執法無妄與二公皆謂君練事強力勤恪清
慎贊佐有成則余之聞於繡江者為可驗矣二公之言
可以信後世況吾人乎況有司乎吾見吾子之進達變
化由今而後有不可量者雖然保其既往而迓其方來
礪其已能而謹其未試以無負二公之知者在吾子加
力余復奚言哉丙午十一月既望書

題金監司錢行卷後

大德丙午之春朝廷更化黜姦登賢於是平陽監郡金
公通議入叅議中書時余方承乏集賢預議事之列見
公坦然溫郁綽有餘裕而其詳密慎靜有不可及者其
論事該而不繁簡而能周無害畏無名倖援本窮未必
歸諸是而已余竊嘆曰偉人也哉集賢司直劉君仲傑
其舊識也一日持平陽士民錢公篇什遂余題余得其
為政之大者曰獄平而瑞雪降學勸而習俗安地震
之變而民生復完輒歸葬之議而王事是急去之日民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遠近旄倪攀留號呼嗟泣先後不絕如去慈父母余
復嘆曰中書之議本乎此哉會聖天子龍飛繼極整飭
內外乃叅知政事行省江西而江西方以饑告余又嘆
曰公之此行其必闡中書之議擴平陽之政而活其人
幸矣江西之人哉乃告仲傑曰夫升高必自下有開必
有先吾意天之所以任公者不獨為江西幸將必天下
幸也然則清風遄歸之誦慶有日矣遂書于平陽卷末
因為公贈丁未十月日題

題杜東皋榆次詩卷後

去年春余歸自京師居繡江之野屬歲飢民間蕭然余
甚恐已而聞吾邑陽丘令李君惟肅梁鄒令完顏君澤
鄉長山令孟君仲賢淄川令田君真卿齊東令杜君濟
川凡五縣令境相接相軋而譽相埒也察其為治雖其
戶庭蹊隧出入之不同而其大歸皆以廉勤勵己以忠
利濟衆耳余私喜曰夫若是民有賴矣奚恐其四人者
皆余舊知而杜君則未之識也一旦杜君介其客張直

卿過余容貌嶷然進退鬱然叩之語辭約而意誠殆古之所謂悃愞無華者為加禮焉君去直卿言吾令前為榆次有惠政民愛之不忘形于篇什乃以示余余曰嘻偉哉東臯之譽蓋不可誣余足以識杜君矣因以一言告之古者君子之仕也曰吾以行吾志也官資之崇庳祿廩之厚薄吾庸知乎哉吾知吾所職而已是以官修而志有名立而身顯君今為東臯猶榆次也官修而志行矣可以進大官可以自立可以成名後世不朽雖然

傳有之病加於小愈官急於宦成願勉旃以無忘五縣
今之日可也至大二年己酉清明後三日書

題道者張明德忍齋

江左張明德早歲失故業著道士服遊中州遇玄逸直人於京師玄逸方以老氏之法弘天下見明德悅焉乃以恩命其薦明德欣然受之以求言於諸公諸公固以為老氏之徒也予惟忍之為義有所弗堪而安之云耳老氏之法以虛無為歸自然為宗宜無所事忍然其徒

者其習必去父母棄妻子離逃人境剗世慮遺形而居丐食以遊甚者入窮山幽谷冒虎狼躡虺蛇與魑魅魍魎爭勝負齧草木以活凡寒饑恐怖愁苦詬辱人所不堪者皆備嘗而歷試過此然後庶幾可以求其所謂虛無自然者夫如是舍忍奚可玄逸之所以命豈以此耶然吾聞明德本儒者雖其迹若此而於治吾術益專以其能教授以自給凡儒行益修獨未暇為老氏法也然則玄逸之所命者彼奚而取焉蓋其窮達得失彼

此異同變而不常者跡也其炳然常存而不可易者吾之道也君子不以跡而病夫道不得已寓之而已耳明德之跡其亦寓之然乎則其所以忍之為取者晦而有待耳嘻若然者為老氏之徒與孔氏之徒與劉某題

題法帖

或者以章草起於漢章帝晉宋而下帝王往往能書至唐文王皇與玄宗古法猶存其臣下在後漢則崔蔡開其端魏晉則鍾王擅其美李唐則歐虞精其能逮有宋淳

化間集為十卷刻之祕閣臣下登二府者賜之間有出
鎮者刻於州廟故有汝帖絳帖潭帖大觀間又有閣帖
其潭帖係僧希白所模世謂最得其真今於陽煦門前
民家發掘出石本十卷上有希模字驗得係為潭帖相
同

跋山東憲副王成甫所藏歐陽文忠公簡韓持國
學士帖

六一翁文章事業重於千古今覩字帖猶崑山片玉光

價叵測可不謹藏續中邪

題東坡喻荔支似江瑤柱帖

臺北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坡云僕嘗問人荔支何所似或曰荔支似圓眼坐客
皆笑其荔支寔無所似也僕言荔支似江瑤柱應者皆
慚然僕亦不辨也昨日見畢仲游偶問杜甫似何人仲
游云似司馬遷僕喜而不言蓋與遷言會也物固有類
同而異類異而同者在人亦然若知其異同之所往惟
識遠意得而達於理者能之東坡荔支江瑤之說子美

子長之喻夫何疑公之書傑然自為一家徐校之諸家之善備所謂識遠意得而達於理者斯又可以見矣

題山谷帖

凡技必學而能然非有天得之性雖終身學不能觀山谷此書蓋率爾所出字僅三十餘縱橫變化使人眩惑若不可測徐而察之規繩脉絡皆不失其正而盡其妙非其天得能至於爾耶覽者以是求之可知也

題山谷發願帖後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伯航子文持山谷所書發願文徵言余謂字書無常體而有常理理者妙之寄也苟得其理而達乎妙則體無不善否則非體矣山谷之書筆勢瑰異卓然自為一家而與大蘿老米並驅爭先誠得其理而達妙者也然其書多贋本如此幅者絕少子文寶惜之予文雅嗜書故云大德丁未三月既望題

題山谷帖後

書一藝耳苟學者皆能之然求真得法而盡其變化卒

然有成以自立於世者蓋百年之間僅不過三數人而已諸帖之行於今者可考也吁書亦難成矣哉今觀山谷此帖浩乎如行雲倏乎如流電如驚蛇如游龍意態橫出不主故常當使人心動目眩而莫知其然也靜而察之無一畫之違於理嗚呼可謂能盡草書之變矣雖然非其胸中貫之以天下之書而充之以浩然之氣則亦安能至於是哉世之工書者嘗試以是思之至元乙酉六月朔題

題蘭臺宮圖後

臺灣國家圖書館，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凡畫宮室既極其雄傑壯觀形似之妙其表裏上下楹宇戶牕曲折盈縮之度必皆與準繩合所畫雖甚小一較之與巨構無異故比他畫為尤難昔尹繼昭郭忠恕號稱最工爾後罕及焉陽丘闔信道示予楚蘭臺宮圖觀其布置整嚴筆意精緻雖不能必其主名知其為近時佳筆得法者也旁有細字書宋玉風賦凡四百五十餘言方不及寸許又為妙絕然恐是一手信道宜珍

藏之至大己酉四月既望中庵題

跋趙子昂畫馬圖

凡畫神為本形為末也本勝而末不足猶不失為畫苟善其末而遺其本非畫矣二者必兼得而後可以盡其妙觀子昂之畫馬信其為兼得者歟

延祐丁巳之春
三月中旬八日

中庵集卷十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庵集卷十一



元 劉敏中 撰

劉敏中

撰



記

濟南府學至大四年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聖號

記

國家以神武拯斯民以人文弘治道凡戶以儒籍者世復其家民之從學者復其身中統至元以來通儒硕才並進迭出由是罷世侯更制度混一區夏臣服絕域典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章禮文之懿固不備具元貞大德重熙累洽自京師達于郡邑廟學一新絃誦之聲盈於鄉井皇風輝煜郁郁乎與治古比隆矣大德十有一年七月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播告天下又三年省臺檄令在所勒石紀其事于學今年春三月聖天子即位詔內外學校廢弛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劾凡以崇人文謹成憲也濟南介齊魯間於今為劇郡為總府為東西一都會故肅政廉訪司治於此資善大夫遙授中書左丞廉訪使阿都古齊朝列大夫副使韓中奉議大夫僉事成格勒奉議大夫僉事董璧徵事郎知事馮德相與言曰在今吾屬以興學為職是邦孔子聖號猶未紀不亟圖如學何而總府蓋嘗有成議未暇也至是益警懼奔走從事石具府知事耶律行簡學政李充再抵繡江致廉訪總府命以鄙述見屬某郡人不得以淺陋辭謹按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玄聖五年改至聖我朝大行皇帝加大成廟

惟孟子集大成之言謂孔子聖德之大成能兼夫伯夷
伊尹柳下惠三子之聖也今即大成而言之抑又有說
焉夫小大之相形固也然小有盡而大無窮大而至於
無窮大之大者也天穹窿於上地旁礴於下大矣然猶
有覩也若夫截然而四時行轂然而萬物生無兆朕無
聲臭無端倪其所以變化斡旋綱維主張者可得而窮
乎哉斯不亦大之大也歟天地生萬物聖人成萬物開
闢而下聖人繼作二帝三王之世其道大矣然猶有待

也蓋堯待舜舜待禹禹待湯湯待文武周公文武周公
待孔子周良大道德熄禮義無所措萬物不得其成而孔
子生孔子乃獨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當是時也聖德
之蘊發而為事業所謂彌高彌堅瞻前忽後奔逸絕塵
者矣孰能知其所以然而然哉逮夫刪定繫作而後人
始曉然皆知如是而為天如是而為地如是而為君臣
為父子為夫婦昆弟朋友如是而為善惡為吉凶為可
為不可為亂為治為亡為存於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道炳然美意者天地之運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肇人紀於前以孔子握大中判得失於後而三才之極萬世之準於是乎一定而無所待蓋孔子之道也其曰成焉者可得而窮乎哉斯不亦大之大也歟以是觀之我朝之所以崇奉吾聖人者其可謂至也已矣嘻凡任持憲長人之責皆能惓惓焉昭盛典宣聖化傾至如是則見民從吏畏善俗日興使玄髫青衿之子黃髮鮑背之叟長育文明之澤而迺泳升平之樂誠千載一時也傳稱邦其永享于休者不在茲乎嗚呼盛哉

齊東縣學至大四年加封聖號記

齊東監縣特默齊縣尹孟遵道主薄張德林縣尉王佐教諭馬某即某言曰先皇帝嗣位之三月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播告中外今敝邑將勒石廟學庸示永久念歲月不可不謹願有述敢請竊惟大成之義載於孟子發於聖制者備矣至矣茲不敢贅姑特以史治之功於得失者言之雨澤之降無間彼此而樹藝有榮

悴之異者地或有腴瘠也然而地雖瘠人有以致其力則雨澤入而膏潤作悴可以為榮地雖腴苟其人力之不足則雨澤費而蕪穢熾榮且為悴矣王政之被無限遠近而方邑有治否之殊者俗或有美惡也然而俗雖惡吏有以善其治則王政洽而頑鄙革不治而至於治俗雖美苟其吏治之不足則王政格而巧弊生治且為不治矣故雨澤之降地無腴瘠人力致而樹藝無不榮王政之被俗無美惡吏治善而方邑無不治我國家以

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高由堂適奧耳夫不易且謹乎嗚呼廣大混融與天
地同流為法於萬世者聖人之道也尊聖人之道示
教於天下者天子之正令也行天子之令使其民同
歸於理者長民之責也嗚呼凡任長民之責者可不慎乎哉

濟陽文廟加封聖號記

先皇帝始嗣位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頌示天下濟陽將勗石廟學其屬介邑儒故內翰損齋楊公之

子去疾以節述見屬竊惟大成之義見於孟子之書孟子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仁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孔子之謂集大成而有金聲玉振條理始終之喻朱子釋曰孔子集三聖之事為一大聖之事如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肅韶九成是已斯蓋大成之義也嗚呼大成之聖不可得而名矣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知聖人之為道天道之固然也道與天道同可得

而名乎哉雖然其曰小成大成云者推而求之猶有說焉二帝三王之典三綱五常之要載諸書傳諸萬世者則夫子可見之道也夫子可見之道行之一身則一身治由一身而至於一家治小成而大成也行之一邑一郡則一邑一郡治由一邑一郡而至於天下治小成而大成也行之一世則一世治由一世而至於萬世治小成而大成也然則大成之義庸有既乎國家列聖相承武威憺八絃文德洽六合京師盛辟雍之制闕里崇祠

祀之禮登賢翊善黜夷慝皇風清謐融熙熙薄海外內學校林立然猶德音屢降綸旨迭出丁寧懇切未始不以興學獎士厲風教是急其聖號之加也天下之人抃舞道路改觀相慶咸知朝廷所以重道為民之意其至如此嘻奉朝廷之義布之政以及于人使其治由小成至于大成是豈非長民者之責歟濟陽邑齊魯間禮義之俗號稱易治繼今以往可以觀武城之弦歌而應夫虞韶之九成也邑大夫惟勉之

章丘重修大成殿記

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六經載焉而治人者施焉故其事孔子之禮由京師達于天下郡邑之治人者一其紀祀夫治人之道也若其邑則又治人之近者歟治人之近者其祀宜益嚴其道宜益詳蓋將使人曉然知其道之所在有以陶冶漸摩而必至於善然後治人之責塞矣苟其祀之或怠是怠其道也怠其道如治人何章丘邑山澤之交土沃而物饒其俗廣而不肆厚而易教治

人者可以有為矣而其所以事孔子者廟未至有堂焉儉狹庳無以嚴大聖人之祀累政因襲蓋莫之省而治人可知已元貞改元之冬濱人趙君去私寢尹茲邑奠謁之際喟然嘆曰是烏足展吾敬而行吾教乃因民力之暇諫工度材易堂以殿邃其中峻其基崇其埠規制之雄十百其舊蓋棟始裹而君以代去於是令尹平張君某簿益都曹君某力相其成焉又以餘材新講大名尚君某嗣其事逾謹而監邑君濟南和羅海丞廣

堂起齋舍為庫為厨而兩廡七十子之居一葺完之既成尹率僚屬師生奉像設安其位行三獻之禮以告則陞宇廊然神靈肅然尊洗豆籩秩而煜然蓋降登有餘容而盥薦有加虔焉邑之耆老壯稚則皆瞻聳改觀鼓舞咨嗟相謂曰大哉聖人之德也其向化遷善之心益油然於中矣寔大德辛丑春三月之吉鄉秀尚允中以衆議來京師詣敏中為之託敏中邑人也而曷辭嗚呼一廟之崇庳在聖人固不足以損益蓋禮不備則不嚴以祭況於祀神治人之道者又可以後於禮乎雖然既備其禮矣嚴其祀矣而所謂陶冶而漸摩者果得何如哉其亦曰如是而孝如是而悌如是而忠信如是而禮義廉讓如是而善如是而惡憤惄焉敷宣而告之警懼而尊之尊其始而要其終為防而待之甚弗率者齊之而已耳二三君子尚有以致其力焉其若是吾知其政事日以醇民俗日以新而事吾聖人之效驗見矣異日有司考其能塞治人之責者其敢後吾二三君子哉故

備為之書將得而徵焉且以誌夫來者庶其濟美而不
已云

修縣創建廟學記

三代而下自天子之都至于國邑黨遂莫不有學所以
右人文謹風教也唐始令郡縣廟于學祀孔子而學益
重矣我朝以文治致太平故廟學之盛所在鬱然近古
未有也修治景之郭郭有教官而無學蓋以迫州學之
故不復設其已久矣大德十一年趙君德謙尹修既視

事嘆曰修剗縣也而學不設則教官何施吾治何資焉

吾且視吾境學可為也州之東北四十里許有曰孫家

鎮者民居阜繁為移名鎮古謂之仁風里先是里儒郭

淵暨其徒為文會講習因營隙地為室位孔子行釋菜

之禮趙君一日過之喜曰是可以立吾學矣淵等謝曰

野人之力不足大聖人居令尹大之吾屬之願也君乃

捐俸乞工藏事益地度材而好學悅義輒已為助者不
約而會於是為大成殿為神門為講堂為厨為垣歲蓋

未周而丹碧煥然象設儼然矣廟之左為學凡師生講
肄寢處之所固不備具表諭臨邑季仲恭實主之而觀
者皆曰乃今見吾修縣廟學也莫不駭躍瞻聳相慶今
年夏六月仲恭持事狀謁余繡江致修人之言曰吾尹
之至其創廟學也而吾人知禮義之勸其課農桑也而
子弟無惰游之患其修河防也而居者絕墾溺之虞其
築驛途也而行者免往來之艱其新公廨也而吏民起
威嚴敬畏之誠至若抑豪右憚暴姦使民瘼無所作皆
益燕人才傑士也余識之京城云

濟南路總管府新署記

天子以至公謹職官之制由師保六卿而下至于方伯
守長皆所以待天下之賢才而與之共理者也故爵命
品秩之數所以正其名祿廩奉養之給所以代其耕章

服物采之盛所以示其貴公守居處之泰所以明其尊
凡為此者豈非以我為賢於人也豈非以我為能任斯
事而長斯民也於是自重之慮深奉職之道公而忠利
之政出矣又將使天下之人觀於彼者亦有以自思曰
彼所以獲此者是誠賢於我也是誠能任斯事而長於
我也於是覬覦之意消畏服之心誠而和易之俗興矣
茲其為制不既公且謹乎而世之仕者徒以更代之數
往往視公字如傳舍乃或闕而弗舉廢而勿修委陋就
簡以苟歲月使下之人視之蔑如無以起敬仰畏服之
心襄慢弛肩而為苟且甚非所以為自重奉公之道也
濟南總管府舊治國初郡侯張公因宋金故基所築後
政因之至元六年始置監司焉蓋曩為提刑今則為廉
訪美府事則移於傷官遷於驛館僑寓無寧所者殆十
餘年總管楊侯安侯始相繼營隙地為廳事於監司之
左復阻以委巷蔽以民間儉陋湫隘無以稱大邦君之
居人情堙鬱公私病焉逮茲又五終更矣三十一年秋

中順大夫總管噶兒察公始下車覩而傷之獨慨然有
更新之志越明年收成歲豐乃諮乃度得東隅故倉焉
倉為二區北區具完出納足矣南區勿用寂寥散危摧
壞朽剥莫或顧者其地則蓬藜生之殆惡歸焉公曰嘻
廣哉徒廢耳以更吾府其愈乎又謂歷城治西城之外
錄司混莊巖之下因遷而一之可以便事既謀于同僚
言于監司以聞于朝廷乃庀徒藏事掾舊布新大廳門
牆賓署吏廡咸位而序以錄司居外門之左歷城居外

門之右公帑囚廬附于側焉材因其舊而用不加費民
役以時而人不知勞其規制無草率之陋無華侈之僭
期於宏敞隆壯而已實經始于元貞元年之九月告成
於二年之二月自即工迨訖役公旦暮臨視唯謹巧漫
斲削之細皆其指授既成吏民拭目瞻竦以慶以躍於
是闔府僚佐咸為公請文以記其事方役之興也衆議
譁然以謂此庾雖廢成蹟也今署雖陋苟安也乃爾廢
置動衆殆不可乎公弗奪為之益堅然監司是之同僚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贊此之廳事甫立而報可之命下故卒能有成如此嘻
易廢便為大府化棄壞為要地由暫勤而獲永逸之利
以無用而成有用之功去庳陋而即高明脫湫隘而登
爽垲絕苟簡之習復尊崇之嚴司屬因之以便而吏民
由之以悅一舉而敷善得焉非賢而自重公而奉職
者能之乎繼今以往使忠利之政相承於上而和易
之俗相勉於下者當自公始是宜書遂書之同僚著于

左云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庵集卷十一

中庵集卷十二

元 劉敏中 樞

記

靈惠祠新田記

靈惠祠濟南龍洞山靈祠也濟南當山水勝絕之區民
物繁阜甲於海右蓋昔為州治今為路置總府監司在
馬城之南連延皆山東南距僅三十里鬱然隆秀者龍
祠也山之麓陂陀掩互巒折而入山益深俄而崖壁四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庵集卷十一

中庵集卷十二

元 劉敏中 樞

記

靈惠祠新田記

靈惠祠濟南龍洞山靈祠也濟南當山水勝絕之區民
物繁阜甲於海右蓋昔為州治今為路置總府監司在
馬城之南連延皆山東南距僅三十里鬱然隆秀者龍
祠也山之麓陂陀掩互巒折而入山益深俄而崖壁四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豁翠削萬仞仰視天宇如墮壺中東崖半空有巨穴黝
黑如側羸父老傳云異時民嘗懸入避兵西南石洞穹
邃如連廈可居有潭焉泓澄甘冽不溢不涸歲旱禱雨
雪輒應斯山之所由名而祠之所由立歟凡石刻四其
一摧剥不可讀僅辨者大魏天平四年官爵四列亡其
名天下東魏也其一宋元豐某年太守韓鐸以禱雪請
封順應侯其一金皇統辛酉南陽韓公美禱雨靈惠公
祠而不著加封之始其一國初濟南張侯新其祠募僧

守之觀此山之靈其來尚矣皇慶癸丑夏旱中奉大夫
肅政廉訪使阿爾斯蘭哈雅暨懷遠大將軍濟南路總
管府達嚕噶齊錫喇勒濟率所屬詣祠期七日雨禱焉
禮成中奉謂懷遠君可留需而歸懷遠虔祝無夙夜未
及期雨歲熟明年夏又旱中奉公禱如前屬總管袁太
中某俟雨夜未半雨大降歲以又熟中奉念其祠宇弊
圯命葺之煥爾一新又以守僧無所仰給屢荒憊以去
有淨僧曰洪貴乃召以嗣守為圖其所以自給者適洪

貴來以疏謁中奉欣然割祿廩以先於是由于憲屬以及
轉運總府皆如之而尚義慕善者多與之焉乃胥議買
田若干畝券於祠下府推李承直狀其事懇余記夫雲
行雨施天地之所以育物也事神庇民主者之所以有
國也而雲雨之出山川實司之神民之托有司實任之
蓋山川必峻深而靈大然後可以出雲雨以育乎物有
司必正直而誠夫然後可以感夫山川之靈而民得以
賴其雲雨之庇也乃或掊克以為能猜禍以為才高下

以害於公貪墨以濟其私政窳而不懼民困而弗憫水
旱則循故事節貌敬以從山川之禮若是者神固不答
而災必不息嘻民之庇何望哉今中奉公以持憲之寄
袁太中君以承宣之責連歲致禱神應如響向所謂正
直而誠者其素著可知矣矧又新祠宇以妥靈創田疇
為久計則於事神庇民之道不既盡且遠乎是宜書故

書

大聖院記

能人之所不可能者人必服焉知人之所不可知者人必希焉一介之夫為絕技奇巧詭聞異辯以自鬻於通達闡闡之中人之觀之者必皆奔走疊足翹首羨嘆怵心而奪氣何者彼固不可能不可知也而况設不可能之法倡不可知之說以立教於天下者乎夫仰而父母俯而妻子家居而肉食人之至情也而浮屠之法則曰必去父母絕妻子毀形而獨處疏食而不殺若此者彼能之而我亦能之乎生而生死而死善而得賞不善而

得罰人之常理也而浮屠之說則曰吾之道可以度生死消罪惡增福而延壽若此者彼知之而我亦知之乎惟其不可能故憚而服焉不可知故與而希焉嗚呼此天下之人所以風從景附輒其所有爭趨競赴也浮屠之法其果盛矣大況於信籠達空有明戒律由自苦利人之念深入法海者出而輔其教則人之嚮之不益宜哉歷城之東五十里有山曰采石山之巔有曰大聖院者僧智坦實居之坦於經律遂甚為苦行旦夕惟一食

巔形敗衲固然已院久弊當葺而其山皆石乏材水土
取山下難之聞者欣然輶輶願役輦土挽材荷水而上
無幾何二殿兩廡暨諸像設煥爾一新一日來求文為
記且曰自唐貞觀間有僧號真覺者始居此山歿而多
靈跡人以為聖院之所由名也乞並記之余獨嘉坦能
有實行宜人之歸嚮也勉為之書

陽丘琉璃寺興復記

陽丘琉璃寺舊矣燬於金季之亂系派碑誌散落具盡莫

知所從始歲丁未邑僧德越寂然嘆曰是惟古名刹
不能復是忘吾教也吾其任之謁於有司許焉乃剪榛
莽闢瓦礫堙坎夷阜鷙用庀材信念既孚施者嚮赴井
竈爰啟垣墉聿興歲未幾何而佛殿巍然蓋為楹者六
為棟者九尋為東西廡如其楹而殺其棟之二帑廩僧
室以次而序乃書故號揭之崇門於是琉璃寺煥然復
興矣越率其徒日夕持誦講說事佛唯謹既而教大行
學者益至故徒衆之盛他寺莫比今越以寺之本末來

請曰德越經營此寺凡五十年其勤至矣同是勤者蓋法姪曰行興法嗣曰行順行滋行印今益老矣念所以付後人示久者非文諸石莫可敢以是託予見之佛書西方有國曰身毒有佛曰釋迦牟尼言曰東方去此過十宛伽沙佛土有世界曰淨琉璃佛號藥師琉璃光如來是佛行菩薩道時嘗作大願念言願我來世得菩薩時身琉璃內外明徹光於日月燭諸有情一切苦厄罪業聞我名號以我福德威力咸得解脫其說云爾始之

名寺者取於此乎嗚呼是說之傳也久矣世之人靡然捨其所有施施行衍惟佛之為歸者甚矣夫所以然者豈非以佛之法果能救苦厄拔罪業有所利已而求歟然即而求其所以救援之實則寂而不可得雖然佛豈欺我哉予惟佛之說是特誘人向善之一法耳彼方之來也見吾之戒律之嚴願念之大智慧之廣悲捨方便之設施則其向善之心油然生矣故貪者思廉慳者思捨媢嫉者思正直而強暴者思柔良悲悔開悟日進於

善而至於無有不善則所謂苦厄罪業將無自而至不幸而罹焉則亦不足以勝吾善救拔之實宜莫過此以是求之則佛之法能於利人也果矣而為其徒者宜思其戒律之所以嚴願念之所以大智慧之所以廣悲捨方便之所以設施猛勇精進念念在是以求佛之所以誘人於善者而致其利之之實以嗣其道以行其教斯可矣苟不是圖而習其人之歸已也以為吾法之固然徒以自利而乃無有以利人者豈佛之法哉予既重越

請而為之記又以告夫來者使無忘其師之勤不以自利而急於利人也越李姓大名人年十一祝陽丘嘗為縣都綱號淨行大師加號淨惠圓照大師至元丙子秋以千僧召至闕作佛事大殿人知其能云元貞二年秋

七月既望記

陽丘彌陀院記

陽丘古名邑土沃物豐而山水之勝在邑郛田廬間出沒回互隱若繪畫斯固幽人過客之所顧瞻而徘徊黃

冠緇衣之所願留而寄跡也有尼曰崇遇世女真始祝
髮於某地號彌陀師屬歲艱飛錫東邁迄茲邑止焉崇
遇功德內充英華外見一邑之人翕然敬嚮今致仕武
德將軍濟州尹張侯亨先府君某時為監縣獨轂邑良
閭地贏三畝施焉崇遇大書彌陀院三字揭於其陽茨
而居之方圖為經營而崇遇逝其嗣曰妙玉謹於師承
深入法海一日謂其徒普聰輩曰茲院之始我先師設
念輸誠誓成勝利上以祝釐天朝下以賴及民俗以無
負張侯先府君惠顧之德志勿遂而沒我輩宜何如哉
衆皆曰力焉可也由是相與鼈勉從事無計歲月為門
牆為法堂為兩廡為釋迦馬鳴菩薩有室蜀將軍有祠
厨庫齋舍次第具舉法相既崇戒律益嚴持誦祈祝無
懈晨夕梵唄之音洋洋於外信善檀施日集踵來罔不
作禮瞻仰美贊歡喜妙玉復語其徒曰今若是苟精進
弗已則吾之志庶終有以遂乎無何妙玉卒而普聰嗣
普聰念二師之勤介縣教王思哲以院記請鳴呼佛之

道大率以斯世為夢幻能知夢幻者莫若心故因心以求道道得矣然後可以脫夢幻之域而成佛何以言之心之體靜接於物而動曰情情之所向猶川決駟馳莫可制禦故雖能知夢幻之所在而能不為彼之所汨者幾希欲棄而弗忍既去而復顧卒落落焉陷於貪妄水火之中而不能相出是可悲已於是思有以制其情以降伏其心而先其難者乃去父母絕室家變形異服疏食而不殺苟可以汨我者皆種種斥去堅持袞拒俾無

所漏佚其名曰戒戒故能定定故能慧至於慧始能超正覺一空諸有攝諸法度一切光明變化無適而不可佛之道備矣嗚呼凡稱佛弟子者嘗亦有思乎思而至於斯其弗艱矣乎其弗甚矣乎余聞普聰蛻迹塵累確然以苦行自修而徒益衆二師之道益宏能謹戒者也乃為之書

靈泉庵記

濟南大縣二曰陽丘曰鄒平鄒平之右陽丘之左有山

馬其名長白聯亘南北巉然絕空邃巒奇秀而中多勝跡若會仙有臺讀書有堂醴泉有寺聚仙有觀莫可殫舉山之西偏半腹有庵曰靈泉磴石盤紜巖岫環合蒼壁削立泉出甚冽清冷潺湲無舍旦夕匯而為池導而為派啜飲浣濯灌漑不勞而足庵之所由名也泉少東曰流飛之亭亭西南曰三清之堂堂之背曰希真之室厨庾齋舍次第之後四旁壠畦千塍木果萬株高下間錯如綺殆又勝之勝者歟屢初道士鄭志賢有勤行能

以醫藥濟人其師曰時政約政約之師曰韓志具號巨陽子受學於玉陽真人志賢歿王德安嗣德安弟子曰焦賢止曰陳道繁曰張賢忠其徒僅四三人皆真淳靜虛貌與俗隔日惟參禮誦祝躬播種植為事休休焉于于焉一無待於外觀其為道蓋古之所謂自食其力者德安等念先師之勤以其庵之本末請余記嗚呼山之勝天地之所設也然覩而知其勝者鮮矣知其勝樂之而又安之者益鮮矣庸夫野叟窮年山溪間漁採而

已動大者可濶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月即入荷中成蜃
形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故謂靈泉絲下以

原

既濟庵記

初陽丘道士有曰石先生者居通真庵女卽山南麓自號堅然子以道術重邑中堅然子歿弟子德淳嗣德淳始事堅然子生十有二年性剛介靜一不屑與世俗接一夕嘆曰吾師往矣吾聞天下名山大川多異人勝跡

吾將觀焉於是由此岱宗涉汶泗西陟嵩華瞰終南浮江窺五湖叩衡霍遵海濱而北彷徉燕趙之郊盡太行以歸布襦草屨片影一身其去冷然其來冲然人之重之愈於堅然子矣語其徒曰吾道以勤儉不懈為用頹弛無所事其可乎乃即通真之陽百舉武營隙地為祠宇為門牆為真武像別號靈應觀已乃又即郭西踰再里為石室居天地水三神焉葺庵其側以既濟名之揖余言曰凡興作有紀靈應未敢請願吾子記既濟也余疑

而問焉曰在易離下坎上其卦既濟解者以為坎鑿之
象陰符言食其時百骸理豈將謹烹飪時飲食以養其
體以利其徒以及諸其人若是而為既濟者乎德淳漠
然無言余曰否則豈將事龍虎鉛汞之說漱鍊吐納使
坎離逆行以久不死若是而為既濟者乎又無言余曰
否則豈將化丹砂為黃金煉大藥餌之期飛昇若是而
為既濟者乎復無言余曰否則其將以自然為火以不
息為水以冥漠為金闕綜衆妙混羣有與之鼓蕩融液

翁忽變化自消自息各成其成廓分契玄同遊無窮若
是而為既濟者乎德淳顰然曰之言也子烏得而知之
余曰庶矣乎曰庶矣乃書而為記德淳姓高氏字清甫
邑之臨清人其弟子曰道安中姓凡靈應既濟之地計
共得十畝而既濟為六畝又半靈應可知已皆通真故
業受之堅然子云至大二年己酉五月既望邑人劉某

記

神宵萬壽宮記

濟之任城神霄萬壽宮女師所居也舊為神霄觀歲已
未師妙清始以州將蕭君請葺而居之妙清傳之守淨
守淨歿傳之慧秀益能謹師承嚴戒律作於衆先苦於
自修行高而人益信凡觀宇之內樂者以更闕者以營
歲未幾何而殿廡一新儀像交輝道宏而徒益衆於是
用長教玄逸真人命易觀以宮而加其名焉且假慧秀
以提點之號使振其宮事實至元庚寅歲也慧秀謂其
徒其為我謀上有以後先師之報下有以付後人之托

者遂以其事走京師因翰林應奉馬君子敬修撰羅君
叔達請記於予予惟道家者流學為老氏者也老氏之
言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大
約以禮制為薄而以智謀為華也故黜聰明絕巧利寡
欲少私抱一守朴其究歸於無為而止耳而後之學者
遂乃去有生之樂割天倫之愛遺形以求其道竭力以
張其門甚者乃巖棲野處衣草食木與麋鹿虎豹為朋
傳百困而不反吁尤難能矣若是者豈其與向之所謂

丈夫者又加愈乎雖然既曰丈夫矣能之可也孰謂女子而亦復能之乎易稱坤至柔而剛至靜而方語女道也夫苟能充其剛方之實則丈夫之所能者或亦可以至矣嗚呼凡女子之學為老氏者其皆剛方者乎慧秀之為也果能出於此乎其若是則二君之請與予之從其請者將無不可矣乃為之書慧秀姓劉氏在城久大德壬寅夏五月記

野亭記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余既為舍暉亭去舍暉而北里許繡江之東塲余舊廬之陽十舉武有隙地焉因俯江流穹崖危絕有杏皆巨榦憑其危駢據而立東則桃李櫟卉間列南北加之春葩亂發如綺夾江高柳萬株佳禽異鳥往來飛鳴俯見江中游魚恒百尾跳躍上下可數江之西皆緣野盡西山而止南山翳長林乍隱乍見如翠屏見簷檣間霜秋木脫則峯騰谷躋千里一目早晏之際烟雲益奇昔嘗立其處顧而愛之曰茲於亭宜蓋志存而未暇也自去

歲由國子司業以病歸歷下今年春來繡江乃始治其地為亭於西偏近江故也既成坐其上而烟雲之狀山水之秀草木之縛繁魚鳥之飛躍則皆增奇益勝全焉而來集若知有歸者焉余於是果知亭之宜也徐而思其名則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今為亭於茲焉斯野矣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若予者質之尤乎茲野矣合二野以接乎物則夫向之所謂烟雲山水草木魚鳥全焉而來集者皆野矣又方與野翁酌野杯為野談醉則

縱野歌而和之以肆其直茲又野之野美然而烟雲山水草木魚鳥與夫野翁皆悠然焉自得相忘其野而不知野之樂而余知之余能知野之樂而不能集衆野而為一野之樂而亭能之然則野之至莫如亭乃名曰野亭而為之記元貞丙申秋八月朔書於壁

余作二草亭以為村居往來游息之所咸以謬作誌諸其壁頃常與邑宰申居仲和甫諸公吟眺其上仲和甫絕愛之乃手為此圖軸而見貺且請以二謬作

書於圖左目曰江亭往來圖遂從之為江亭云歲十

一月八日劉某書

太初巖記

繡江之源其泉曰百脉去百脉西南七八里皆淺山坡
陀不可種藝而其下多石然未有識而取者頃年居人
古齋張君受益始發之其尤者蓋取其三焉而人知從
之矣大德甲辰三月余歸自京師張君秀實為余言頃
行百脉南土中有石得其膚奇焉誌而取之未暇也願

效諸子余使視之果奇而取之以四月三日引大車十
五轄以北凡二十里寘余繡江所居中庵之前隱然奇

觀也其色黝如其聲鏗如其崇尋其廣厚半其崇其重
以力約之為鈞者幾三百焉其狀正視之雄古嚴重如
異人紳士廣袂大冠端嚴而立背視之昂藏突兀如立
鶩驚膺欲去且止矯首而視觀其左則頽簷縱壁掩互
呀密竊其右則熊虎蹲跪怒將搏人腹有大竅如側羸
複唇豐映宛轉如杯出其背衆竅貫之外達中空側羸

而下右偏則所謂膚者有文焉隱隱如龜蛇如蛇腹如魚鱗或曰滴穿也其所坼堦之廡隅孔坎之渾圓左右上下之顧揖殆若人為然石之出也居土僅尺偃卧而北首其四旁皆大石附而不屬土周隙間宛猶胞胎其屬者纔數寸當其附之左抉其土斷其屬碎其旁石而竒觀出矣嘻石頑物也而其巧周密如是始之造物者豈誠有意於此耶一受其成形迄於今之出卒無玉焚之厄而有璧完之喜將復有神物護持之耶由結繩而後

陵谷凡幾遷世代凡幾更雖強有力者曾莫之得而必我焉是歸又其數耶皆其偶然而然耶昔唐宰相奇章公嗜石玩之京都求於四方以江南太湖者為第一鳴呼石雖竒而好異勞人甚矣今是石之出不於四方而於家山不以勢私而以天全非遠而竒不求而至無好異之名無勞人之嫌余勝竒章矣復不知竒章之石與彼所謂太湖者果誰為第一哉或曰石不可無名因取稼軒山鬼譯語命之太初又曰峯巒巖岫各名其形於

是四者石宜何居審視之宜巖遂定名曰太初巖云相
是役者秀實古齋孤雲子三張君暨余族弟仲寬驛長
趙君諸人也是月既望主人書

浸竹記

物之理無窮人之智亦無窮自兩儀之化三辰之運二
氣五行之錯下而至於萬生萬物萬彙之別洪纖隱顯
有常有變者理之無窮也自大聖之造大賢之為志士
通人之作下而至於一夫一婦之見精粗遠近有能有

否者智之無窮也惟其智之無窮故所知不齊故其理
有得有不得者焉余性喜竹嘗取竹浸之瓶旋視其葉
皆卷然而槁始未之恤也他日復為之復然乃異而歎
曰凡葩卉至柔皆可浸竹復剛勁乃獨不可乎求其理
而不得徒以竹為必不可浸也久矣張西全子京監郡
建昌受代而歸也過余繡江子京以王謝故家好事博
聞知名觴詠之次以浸竹訪之子京曰易為耳乃起獨
以瓶水取竹置諸几前抵暮客散竹如故翌日拂改浹

辰森然如生出而察之蓋皆竹之旁枝取一節斷其上
下僅留寸餘使橫浮瓶中而節間小枝纔數葉而已徐
思其理竹性中空而有節根莖皆然筍生節間節所以
為根莖所以資節也今其一節之取水滋兩端則節間
小枝猶筍之在根葉少而養有餘此其所以森然也歟
若夫聚視漫取枝剝而植浸節格而水不達葉多而養
不足此其所以巣然也歟已而子京至以是審之子京
笑曰得之矣嗟乎空洞六合翕忽萬有覩而隔山淵反

手殊霄壤者多矣奚獨竹哉理智之果無窮也如此余
因有感焉古之人以竹比君子彼君子者挺風霜之操
負凌雲之氣而進之不以道接之不以禮則必韜光匿
彩雖殺身不辱非竹之向也遇我乎及夫進之以其道
接之以其禮則凌雲之氣必舒而為民瞻風霜之操必顯
而為時用非竹之今遇子京乎嗚呼竹乎信君子之所
所取乎余既嗟理智之無窮又感夫竹果有君子之道
也書以遺子京為漫竹記

二石記

小石二其一得之東里尼福辨隆中而員外反復若一
若根枯渾然徑寸有三分色黟白瑩潤如玉其一得之
齊東張友賢初友賢過余見辨石几間驚謂斯吾石奚
為在此為言其所從得嘆曰吾之石其斯石之匹歟當
以為遺一日友賢之石至並置之色狀圓徑莫能彼此
也權其重輕均六兩又半胞然不相踰異哉嗚呼二石
在萬有中微之微者也而其異乃爾由是而觀物之理

庸可盡乎延祐戊午季春三日誌於繡江北堂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庵集卷十二

中庵集卷十三

元 劉敏中 撰

記
陽丘孟氏希閔堂記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之道由近始近者父母兄弟之謂也於是孝悌生焉而人道畢矣故孝悌者人道之本也人誠孝悌以居家則理以與人則信以任事則立以事君則忠以臨財則廉以見義則勇以之處窮達歷險易顛沛造次無往不

中庵集卷十二

中庵集卷十三

元 劉敏中 撰

記
陽丘孟氏希閔堂記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之道由近始近者父母兄弟之謂也於是孝悌生焉而人道畢矣故孝悌者人道之本也人誠孝悌以居家則理以與人則信以任事則立以事君則忠以臨財則廉以見義則勇以之處窮達歷險易顛沛造次無往不

得其正者有本故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孟子亦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謂此也夫自聖王之迹息而風俗壞如直躬以證父而取名鄭段以不弟而見免者紛然已於是孝弟衰而人之道不得其正矣孔子以聖德出於孝弟既衰之後弟子之聞道者蓋三千人而獨稱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夫聖人所以稱之者稱其無間言耳無間言則孝弟之至也然則孝弟之至者

唯閔子騫焉故凡為人子者如閔子則可矣閔子之行萬世之法也陽丘孟君慶祥善人也有子四人焉政徽敬敏皆慥焉有孝弟之質而政為山東廩訪掾來言曰近為一堂以奉二親之養乞名於廩訪使河南陳公公辱以希閔命之而未有記先生幸終教焉嗚呼希之言慕也法閔子而慕焉勉之至矣余復奚言哉雖然騫其名而遺其實勤於始而怠於終人之所通患也孟氏子果能因名以效實由始以思終求其所謂無間言者心

慕而力行之則孝宜日益隆弟宜日益著吾知其進而
至於堂之上則其樂也融融焉退而止於堂之下則其
樂也怡怡焉若是則於無間言也譬之適遠愈行而愈
近矣異時行成而名立家肥而身榮使邑之人翕然化
之曰閔子之行得孔子而稱之萬世以為法孟氏之堂
得陳公而名之一邑以為勸茲不偉歟孟氏子勉之哉
是為記

尚志齋記

士之所以異於人者在乎尚其志而已蓋嘗論之心為
志之體志為心之用故心一而志二光明正大虛靜純
一廓然無外者此天命人以本然之良心也及耳目之
官一接於物則莫不有所慕有所慕則念必起於心念
之不已則皆各從其所慕而之矣是謂之志也然後善
惡分焉小大別焉故曰心一而志二也然則善者所以
全其善惡者所以至於惡大者所以成其大小者所以
止於小者莫非志也今夫為技者曰吾所志者技左準

繩右規矩利其器而致其力畫不得休夜不得息慊慊焉以求其巧技精矣猶以為未至乃徧即天下之為技者以折衷焉而天下之為技皆服其巧莫能過也斯其為志也至矣而閭閻之人能賤之曰彼技者也我得而驅役之為利者曰吾所志者利行則操釣餌止則設機穿汲汲焉以求其富貴高而至於山深而至於淵近而一國之內遠而四海之外凡可獲其利者無所不至焉利豐矣猶以為未至乃徧即天下之為利者從而較之

而天下之為利者皆服其富貴莫能及也斯其為志也亦至矣而褐夫能賤之曰彼貪人也我得而凌慢之有一人焉曰吾所志者道畫而作夜而寐寒而衣飢而食休休焉無能為也責其巧與富曾不及向之為技為利者之萬分一然而宗族稱其孝鄉黨服其弟朋友與其信以之立廟堂臨民人出處進退無不可者與夫受役於閭閻見凌於褐夫者為何如哉嗚呼由一念之間而其善惡小大之相去如此則士之求異於人者其志可

不尚乎昔王子摯問於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曰何謂
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此之謂也友人智仲敬築室而居
之揭其名曰尚至蓋取孟子之說也而求記於余余曰
余與子游二十年矣知子之志者莫如余子夙敏而有
才好學而不倦實孝於親弟於兄信於朋友夫孝弟與
信三者既立而曰仁義云者不在茲乎是子之尚其志
也久矣此區區之名焉耳古之人畏有名而無實今子
實既修而名自從之矣何更為哉仲敬曰是不然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者愚智所不免故孔甲有盤盂之誠武
王有衣鏡之銘懼弗克終也聖賢尚且如此而况我輩
乎我恐吾志之漸拂克終去而不留也庶幾視此而朝
夕自省察焉吾非為名也余曰子誠能若是則雖不欲
異於人其可得乎故樂為之書

審安齋記

貴賤貧富進退存亡世之大節也而一人之身備焉以
一人之身而處數者之變厥亦難矣哉然則處之有道

乎曰安而已矣何為而安乎曰義而已矣義者宜也宜則安矣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如是而已耳貴而義則吾即安於貴賤而義則吾即安於賤富而義則吾即安於富貧而義則吾即安於貧進退存亡而義則吾即安於進退存亡義之所在安之所在也若此斯能無往而不安矣又何難處哉然而曰富曰貴曰進與存者吾之所欲也曰貧曰賤曰退與亡者吾之所惡也使其所欲者不可得而曰吾必安於是則固無是理矣其所惡

者幸可以去而曰吾必安於是亦豈人之情也哉吾故曰宜則安矣袞衣繡裳不以為泰者周公之安也簞瓢陋巷不以為憂者顏氏之安也應三聘之禮起而不疑者伊尹之安也辭萬鐘之祿去而不受者孟子之安也名忽之死難管仲之事辭皆其所安也此其所安者不同而其義則一也友人劉仲澤築一室而自以審安命之日夕居其中雖飢寒切身未嘗不嘯詠自得而無慕乎其外休休然若將終身焉余竊怪之而未敢言也一

日求文以為記余曰敢問審安之義曰淵明有言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子獨不聞乎余聞而愈怪焉曰審安之說在淵明則可在吾子則不可夫淵明之為此言者豈惡富貴而欲貧賤哉蓋其不得已而安於義也淵明當晉室波蕩凌夷之際欲行其道而不得故絃歌未終恐為鄉里小人所恥於是拂袖長往賦歸去來以自况故其言云爾使之遇隆平之世則豈寧安於容膝之地而已哉方今朝廷清明天下晏然此誠有為之

士以富貴自安之時也顧君子獨以貧賤自樂安於古人事不得已之地吾竊怪子惡其所欲而欲其所惡也豈所謂夏裘而冬葛飢飲水而渴食糜者耶由此觀之則子之安非義之安也雖然世固有名同而實異言在此而義在彼者傳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安安而能遷予能實此言也以往則異時功德及於人聲名著於世雖居華屋而庇大廈饗膏梁而被文繡必泰然無媿矣茲之安與今日之安為何如也仲澤年方盛而才又

甚俊吾懼其安於彼而遂忘於此也故不得不為一言以相告

王氏孝敬堂記

昔聖人著經示人以至德要道曰孝曰敬兩言而已耳孟子述之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天倫之愛父母兄弟一也故未有能事其親而不能友其兄弟者也未有不能友其兄弟而能事其親者也嗚呼能盡二者之道其為孝敬乎商河王氏兄弟三人用遜弼能

謹節勤劬相睦如手足左右以奉其父母之養無不如志本立道生家日以理用弼皆隱晦不仕遜受知周定夫先生及先生宣慰江東遂薦遜提舉溧陽課歷龍泉州陵二簿有惠政在零陵聞父喪歸喪除以知事佐道州路遂請老焉初其父無恙時訓用等曰每見人家兄弟往往因貨財忿爭傷其骨肉之義吾甚恥之今為汝曹異其產庶不致傷義也各以券授之則皆戚不忍異卒不異而共被之情愈篤矣三人者垂白相從日以讀

書力穡課子孫言笑怡怡然正家範於上諸子姪娣姒至僅妾幼輝服役共命容止斤斤然循禮節於下闔門盈五百指和樂肅共無有疏暱厚薄彼此之間又且三十年不衰如初君子異之曰去古遠矣其所謂德色諒語慈子嗜利與夫閱牆紲臂者草偃波靡耳而乃有王氏哉於是新泉楊祕書聞而嘆曰是可謂能孝敬矣以二字為大書遺之使扁其室焉遜之子繼祖由國子伴讀乞歸養來以記請余惟名實於善惡猶影響然有是

實也則必有是名也有是名也則必有是實也王氏之於孝敬名稱實矣而名其室名其名也君子名其名可乎哉雖然古者盤孟几杖有銘座右有銘所以然者欲其朝夕出入恒得而視之以自警戒省察而不敢或怠也則茲室之名也亦若是矣凡曰王氏者固將朝夕警省加勉惟孝敬是崇日新而不窮無有始終則其實當益充其名當益隆可以激鄙頑開聾蒙鍾餘慶而大門風矣噫以是而名其名夫不可乎哉乃樂為之書用通

甫遜仲謙弼仲輔其字云至大己酉冬十月既望記

田仲珪孝敬堂記

孝者人子之常分也有性存焉自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目嚴夫誰使之然哉固有之性也雖然人之性不能無因習慣滅裂之害而固有之孝於是為矯名為悖德漸焉失其所謂性者是以聖人本人性之初而教之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又曰禮者敬而已矣故夫孝而能敬然後可以得其性乎燕

山田侯仲珪於其母之墓所為堂名之曰孝敬請記於予予從而詢其故侯涕泗言曰仲珪不幸未成童而孤母常誨之曰方國家肇造汝祖安撫府君以醫得幸太祖聖武皇帝實掌太醫嘗以節行安撫事征西域戰歿汝父倜儻有氣節太祖愛之因賜名庫庫以父官居近幸從征回鶻密以方畧假數人擣其王蘓爾坦以歸詔復其家以旌其功尋授金虎符以提刑轉運使鎮朔方調兵食皇帝經略河南關右為護軍雖在征伐以拯溺

為主凡儒服若二教藝術者率招輯之所全活不知幾
何人矣復還領太醫而天下諸醫隸焉奏請郡國立惠
藥局以濟病者盡瘁兩朝德業盛矣以汝藐諸孤懼弗
克知無以致肯構肯獲之勤故以告汝汝其勉之仲珪
敬佩於中感泣以思自甘旨承奉之餘晨昏定省之隙
兢兢業業弗敢自怠繫罔承母訓是懼以迄於今吾母
為韓氏性尤靜烈雅愛都城南家園嘗從容言曰吾觀
燕俗尚墓祭而野常多風埃塵滿席鬼且弗享我百歲

後汝處我必於園中而加屋焉使如平居以適吾志也
至元甲申春三月五日年六十有五以卒乃卜兆於園
之中央葬而不封上為座庇屋四楹戶牖乃曠麗陛級
廉峻繚以周垣表以崇門從治命仲珪旦夕奠哭歲時
薦享蓋恍然如在庭闈之内而王鹿庵承旨俾以孝敬
名之張寓軒尚書題之未有記者然名堂之義吾何足
知冀因吾子之文使妣之訓之志有所顯白以伸罔極
之報耳予竦然曰有是哉上古葬而不祔墓而不墳秦

廢家廟之制而漢世公卿乃為祠堂於墓所田侯之葬豈猶古耶嗚呼去古益遠矣固有之性能不為風俗所移者寡矣德色於父而諱語於母者莫知其非矣能知其非矣有能奉甘旨時定省兢業弗怠如侯之致養者乎能致其養矣有能歿其哀葬不違志如侯之慎終自盡者乎能慎其終矣有能事死如生思其德訓如侯之不忘而卒能有成者乎由是觀之則所謂孝而能敬者侯果有以庶幾矣名堂之義其稱也於是乎書侯字瑞

鄉嘗位於朝任事有能續宰相以聞世祖念之曰是田庫庫子也特以楮幣五千貫賜之今以朝請大夫為濟南少尹云元貞元年秋九月日劉敏中記

中樂堂記

樂其孰所從而樂哉不樂其孰所從而不樂哉知其可樂而樂不可樂而不樂而樂其可樂是必有道焉非望之富儻來之貴苟然之安孰不樂焉而吾獨不以為樂簞瓢陋巷曲肱飲水孰為樂焉而吾獨樂之非夫以義

與道為之稱停了然有見於肝膈胷臆者其孰能之燕人蔡君顯鄉襄為吾鄉陽丘稅因嘗際焉察其讀古書洞明古學聰辯有為以操履自勵嘆曰斯佳客也以是交益欵逮余來燕聞其藹然有嘉遡之譽知其自與余間闊之年未嘗復一日仕從而訪之則其氣充然其容粹然休休焉若有餘裕者余喜之曰子胡不仕古之所謂學道而有得者將若是耶若曰嘻余之廁跡斯世猶滄海之一粟余之仕宦猶大倉紅腐之粒米余之百年

之光猶駒之過隙以粒米之官一粟之跡泛滄海之世駒陰幾何乃區區膠轢固結紛拏騰擲於一市征之殿最與奪嘻迨物之詎余也久矣余家都城墮豪之數而貨物充盈從有歸市有得也余但起課僮隸作息間作歌詩銜杯鼓琴以自樂其樂凡世之危溢負乘巧倖攫攘憂喜得失之變無與焉吾止此而已又奚暇知夫學道之有得與不得者哉語未既則捧觴前曰適為一堂願吾予以終教我余竦然曰觀子之道可謂知其可樂

而樂者聖人樂在其中之言庶乎無愧矣請遂以中樂
命之可乎君謝曰非敢望也乃大書二字使扁之且為
記云

仰高堂記

蔡君季良取詩高山仰止之義命其堂曰仰高為之記
曰山形之高也人仰之賢人之高也人企之然仰山者
不能至於山而企人者可以及其人如知其人之賢而
不知所以企焉者自下者也故君子因其仰山之高則
命堂也其志遠矣

思企人之高能企人之高則人亦將企吾之高矣賢而
至於賢聖而至於聖用此道也而可以自下乎季良之
命堂也其志遠矣



中庵集卷十三

中庵集卷十三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庵集卷十四

碑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 劉敏中 撰



鄒平縣至大四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碑
天地生萬物人居其中而物皆役焉故人為萬物之靈
人之中有謂之聖謂之賢者而人皆下焉則聖賢又人
之靈也彼聖賢者其生也有神明仁哲之用其沒也有
盛德大業之著是以歷代盛王莫不取古聖賢德業之

所在祠祀之封崇之使一世之人有所景仰則效遠善
遠罪胥化而底于治而聖賢之中其道與造化同混融
與天地相始終此獨惟孔子焉故其子孫襲世祀祠祀
徧天下而褒崇之典愈加也蓋自漢而下曰侯曰公唐
開元間始王號文宣宋加大成焉大成之
義蓋取諸孟子其所以尊奉聖人者于是至矣鄒平廟
學將勒制書于石監縣以其屬請曰願有述惟鄒平古
名邑漢有伏勝嘗以尚書授晁錯今名其鄉曰伏生宋

有范仲淹讀書長白山中今號其嶺曰囊堂而民皆祀
之所謂景仰則效者可以槩見况乎大聖人之號揭至
隆平之時民之視聽必為之一新不啻閼宵之覩日月
當春之間雷雨也其秉彝之好油然于中感動興起有
不期然而然者矣為之師帥者從而布宣朝廷所以尊
奉聖人之意開導勸獎休養而培植之則一邑之治朞
月之間可不勞而致夫若是當復有大儒如伏生大賢
如范公者出而為他日治效之應嗚呼聖人之道帝王

之制大矣哉

蒲臺縣皇慶二年秋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碑

昔夫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嗚呼天無言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不能無言言之而綱常定三極立萬世準是知聖人之言與天之無言其道一也聖人即天天之大不可名然猶曰蒼天曰昊天曰旻天曰上天曰黃天斯皆知其不可名從其所見而稱之耳聖人之大亦不可

名然自魯曰尼父漢曰襄成曰襄尊曰先聖曰隆道其爵或公或侯至唐始王號文宣宋加元聖改至聖斯亦知其不可名極其所尊而尊之耳天開有元列聖相承以人文化天下武皇踐祚考制諏禮聖人為先取義孟子之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致奠闕里誕告中外其所以尊聖人者於是至矣蒲臺古名邑自監邑而下競競翼翼議勒制書廟學謂當有述下方肅謹歲月邑尹張某來以為請嗚呼國家之尊奉聖人者寧可不知其

所由而然乎夫道在人心教存六經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故將範模陶鎔薰涵沾沃使民賢詰踵出庶可比封鬱然歾唐虞三代之隆風行四方效觀一邑則凡有縣大夫之責者慎思而加勉焉可也

延祐二年夏四月般陽路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

碑

般陽路總管谷果過某繡水言果之來無他頃月朔暨同列監郡僚佐謁廟學既奠相與顧瞻咨嗟同然言曰

吾屬稟天子命榮冠裳飫祿廩以臨是邦而其為政之本益益深惟而熟計乎傳不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經緯天地曰文又曰守成曰文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舜則曰濬哲文明于禹則曰文命敷于四海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然則文者國政之本歟周衰大防崩詖亂極而孔子作孔子乃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于是三綱舉而五常立善惡判而取舍定二帝三皇文明之較煥乎侔日月矣斯孔子之道也是道也由之

則理否則亂然則孔子之道又文之本欲故歷代褒崇尊奉之典未有踰孔子焉蓋自漢氏而下有公侯之封至唐始王曰文宣宋加至聖皇元撫有方夏凡所設施一本是道歷中統至元迄于元貞大德文治燭興跨越漢唐逮武宗皇帝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誕告中外大成云者取孟子集大成之義也尊之至矣今上始嗣位下明詔首以興學為天下勸繼又設科以經術取士其所以酌成憲崇政本昭昭如此若奉而行之勉

而成之所晉屬長民者之責乎況聖號又崇文之來誕告之始固當大書深刻以新景仰而今猶闕然不亟圖如吾責何石既具眾欲得吾子辭庸謹歲月果敢以請敏中竦然曰聖人之道國家之治長民吏之責君言盡矣乃書而為之贊曰蒼姬之衰澤竭道熄斯文未喪聖人乃出刪定繫作三極以立一言之微萬世之則盛王師之乃以有國皇惟我元是奉是式治成本固榮今邁昔微號爰加典禮斯赫大邦有般官守惟職刻石宣化

來者其蹟

鄒平監縣布延君去思碑

國朝官制路府州縣皆置達嚙噶齊一人位長吏上監其治也至大四年六月白霄布延特穆爾以進義校尉為是官鄒平年二十有一矣其父兄並仕吳王邸為大官戒之曰鄒平號難治汝以弱年監難治之縣殆哉慎之勉之即有悔無相見也始下車有能聲一年民誦之三年代歸民挽之不可得而思之弗能已也於是邑士

高某趙某介國子先生張長白慎與來以嗜耆老與人之言告余曰吾儕野人先達太平涵濡天恩服勤力牆以仰事俯蓄不勝大幸間歲宿蠹胥縣中繁不可縷舉其甚者如方物和買之省官馬芻豆之直皆歲給大農朝廷不以滿病民也而為蠹者已以利已出入控持拔取無畔岸弗憲又如訟有不免也一朝投牒如墮穿獲兩造兼噬動連歲時曲直未明而生業索以矣復有飾非遂姦訟非已得墮誣鑿鑿其機關使善良屈力而莫

申單弱飲痛而受敝苟利已成風蕩無禁訶又如賦役
有貧富下上輕重之差常制也而乃反之變化恍惚如
鬼神不可知故富益富貧益貧凡此吾屬之困也久矣
吾進義君之至一日盡刮去脱然如沉疴之得良醫而
更生之焉蓋吾進義君始以父兄之約而能廉不可動
矣廉能剛無所懼矣剛能公絕偏私矣公能明精視聽
矣有是四者又能行之以嚴濟之以寬而成之以勤斷
之以決凡所與民接者皆躬親之必當而後已故其僚

佐相勗以和吏屬縮不敢毫髮欺矇昔時短長搜攘大
嚼而快意者皆疊足歛手憇爾而遁斯吾屬之更生也
君之患厚矣大矣顧無以為報公不惜一言載諸石以
傳之天下後世以卑吾野人之愚誠則又公之賜也以
是敢請嗚呼民邦本也路府州縣之設皆以為民而親
民莫若縣故縣之得人為恒難其得人與不得人而民
之利病禍福皆立至如影響然縣之責重矣乎嘗觀古
之人任是責以立功於民顯名不朽者無他道焉廉且

能而已耳後人不然廉者不必能能者不必廉蓋廉非其廉而能非其能矣必憲事以厲民謂彼之足欺也廉必不事事縱其吏厲民謂已之無與也由是政令失而貪暴橫寃苦多而謗讟作幸免終更去必曰彼縣難治噫不職而誣其民可乎哉人之不得也如此今進義以監縣治效獨卓卓勤人非惟向之所謂廉且能而然與噫自君觀之縣難治乎哉民之不能忘也宜矣乃為之書

益都路總管李公去思碑

益都禹貢九州青為齊封綿絡岱民繁物夥代為雄
藩聖朝更制以郡為上下路路置總管統攝宇縣而青
為東方上路之冠膺是任者非有宏名鉅望之素長才
雅德之實則莫能宜其選亦莫能堪其責也大德三年
嶺北湖田道肅政廉訪使李公謗以選實來三年伐歸
民攀援涕洟如去慈父母又三年民思之不已者毒伏
珍等相與謀曰與其徒思無益曷若刻石頌德乃件公

之治行因余故人今本路經歷王文羽伯儀徵余文余
得公之善政其大者曰去民疾重民本慎民罰謹民教
清吏習凡五事焉初司鹽鐵者以青地多鴻鹵鹽所易
出乃比屋記口配鹽入其直以防民私謂之食鹽久則
吏緣為姦口歲至五十斤鹽賸而食弗盡誣之以私鬻
直多而償不足罪之以欠課榜敲禁繫求索百端往往
破產而後已或乃先責其直而竟掩其鹽民騷然無所
控訴歲已久矣公下車訪知其然歎曰斯弊不去吾何

以為政通詔使問民所疾苦至青復有宣慰司公即抗
言乞罷食鹽聽民買食便詔使宣慰是之聞諸朝俄而
命下選官與公審定可否以聞遂議居寶瀕海者食鹽
如舊而遏其吏鑿其益都臨朐莒臨沂四縣及青之錄
司益都縣之顏神凡六處可官局發鬻滕嶧二州鄒滕
嶧三縣及沂水之新寨凡六處聽商販往來議上從之
民喜如更生焉又兵籍之民強弱相懸有不堪役者朝
議將為更張遣使與公閱實之公家至戶到口詢目視

無風雨晨夜吏不得私而人服其平所謂去民疾者此也公曰民少紓矣民未知本於事勵勤勞禁游惰謹天時因地利牛羊無方苞之蹊原隰有如坻之獲粒米狼戾溢於他州所謂重民本者此也公曰民務本矣民未知禁於是舉條章申好惡悉民辭詳公牘小大之獄必以情高下之手無所容已而人人知懼而訟益簡所謂慎民罰者此也公曰民知禁矣民未知教於是飾學校明人倫子弟就學者復其後秀選可用者達乎上考比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磨勵躬為倡率期月之間俗蓋彬彬矣所謂謹民教者此也公曰民如教矣吏習未清欲吏習之清莫如身喻故公田歲入必以分惠寒士及細民之饑乏者佃有不給即免其輸以是家恒無餘貲自奉蕭然晏如也吏屬化之有廉隅之風所謂清吏習者此也夫能去民之疾重民之本慎罰而謹其教終之以正己而正人牧民之能事畢矣嗚呼此民之所以為不忘也歟漢世良吏史稱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然其所載僅不過數人余固知

良吏之少也何以言之為吏欲果而果者多失之猛猛
則刑必失中而無辜者多罹其害矣若事是者十有三
欲惠而患者多失之緩緩則號令有所不行而豪滑者
肆民罹其害矣若是者十有三欲廉而廉者多失之苛
苛則纖芥不容而猜釁作私忿交攻而公道廢民罹其
害矣若是者十有三若夫果而不猛惠而不緩廉而不
苛使民蒙其利而無所害乃所謂良吏者已若是者十
有一焉然則民之害十恒有九而良吏纔一焉耳嗟乎

良吏之少也如此夫幸一遇之人又安得而忘之哉余
既偉公能為良吏得民不忘之思又嘉青之人能不忘
公德知遇公之為幸也為本其實而系之以詩公字德
貞恩州人自號穀山風儀朗然意度沉雅博學能文而
政事為尤長今翰林學士承旨野齋先生其兄也人門
德望景仰一世云詩曰天生我民付之大君大君有命
曰吏汝親吏德其職我卯我翼職有不獲吾螟吾隣幸
生盛時吏職孔修殿此大邦莫如李侯李侯鉅公淵靜

亮直匪亟匪徐允猷允則吾疾膏肓侯能愈之吾厄餒
寒侯能禦之厲禁慎罰人以訟恥勸學明倫俗從是靡
正已正人侯惠不訾侯惠不訾吾人之思莫我宣曷
維其已伐石刻辭傳之孫子

大智全寺碑

大智全寺儀天興聖慈仁照懿壽元皇大后作也初皇
太后命工畫觀世音菩薩像于都城西高良河東南之
亭設長明燈供佛報恩也厥後荐香曰我昔歸依佛蔭

崇奉九子之母資福膺嗣有願未酌乃命即其地廣而
為寺寺成皇帝詔翰林文諸石臣等竊惟佛之教由戒
而定定而慧則佛矣語其究竟則法相皆空語其神通
則功德圓極凡知歸竊靡不如願其道蓋一本乎濟衆
利物而已故歷代尊信之然必有聖人者出乃能取其
濟衆利物之道推而及于世而佛以此時顯大威德厚
聖人之福而成其志佛與聖人一也主上以天縱之聖
續承丕緒夙夜孜孜慮德化為未周民生為未遂是以

湛恩汪濊涵照無外期於勤植之倫咸歸太和上之所
以資其道於佛佛之所以厚其福于上者於此可見本
而言之實我皇太后夙昔擁佑啟迪之功也惓惓焉翼
翼焉光大佛宇思裕後昆其濟衆利物之念深矣寺之
制正殿位三世佛前殿位觀世音菩薩右為九子母之
殿左為大藏經之殿北為別殿以備臨幸前為三門設
四天像而僧房齋堂庫廩庖湯廁連棟接絡繹周匝三
門之外二亭西曰寶華東曰瑞慶中為池池有梁蓮花

芬馥淨供天出金碧丹瓈焜煌交輝賜名大智全以慧
言也命開府儀同三司圓明廣照三藏教師沙津愛護
持天藏主之高僧雲集法像莊嚴鍾鼓幢蓋掩藹宏亮
梵唄之音洋洋朝夕觀者不覺企躍興善如入祇陀園
升堦率天也賢貴皆出興聖宮官民無與焉命銀青榮
祿大夫徵政院使章慶使殊祥院吏甄用監卿大同親
軍指揮使領羣牧監臣錫哩瑪勒銀青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同知徵政院事左都威衛使臣王恒董其事經始

於皇慶元年三月一日落成于是年八月皇太后親
視賞賚周悉嗚呼因果報施感應昭然皇太后敬祖
裕後之誠聖天子承顏順志之孝佛如來知慧方便
之教故當如響隨聲潛孚默應璿源日益浚金枝日
益茂福祿千億賴及元元以篤我國家億萬載景命
無疆之休皇乎盛哉乃作頌曰佛之道真實而奧佛
之門虛寂而尊匪空匪有為智為慧神妙變化不可
思議有求必獲有願不違三界無大一塵靡微於皇

聖元是景是式八表從化萬衆懷德帝道昭融惟佛
圓通國勢穹窿惟佛高崇時之至和莫是為盛蠢動
含靈咸遂而性渝聖母體仁以慈穆穆天子孝養日
祇聖母有念有念惟太宗社惟重子孫是賴曰有福
因即佛所居迺闢新宮新宮渠渠鑿師圓明犁佛心
印新宮爰處大法以振祝釐諸祥其來穰穰孚錫羣
方邦家之光載揚佛輝勒此篆籀聖母天子嘉樂萬

壽

勅賜應昌府罔極寺碑

三

皇慶改元冬十一月詔翰林應昌罔極寺碑識未建其以本末換文俾刻之從皇姊大長公主之請也臣敏中既承命按聖元有國以來勳閥之家女為后妃男繼尚主世威之重寵絕尚品者惟鴻吉哩氏而已始由昂吉諾延以佐命功顯于太祖之世成宗元貞元年追封濟寧王諡忠武子駙馬納沁尚主色徹罕太祖女孫生于駙馬特穆爾有功北征賜號曰阿勒達爾圖尚主世皇第三女囊喜特戰封皇姑魯國大長公主魯國三子長為烏敦巴拉駙馬大德十一年封魯王尚順皇女僧格喇寶上初接位封皇姊大長公主主子阿哩雅實哩襲爵魯王初至元辛未之歲魯國自以內壺鍾愛出嬪于遠慨然永思圖所以發孝者乃相忠武營牧故地天都撫其坤維金山拱平良方大澤二泓渟浩瀚相距左右號東西海二海之間原隰襟宏爽乃夙乞綸命為城郭為宮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室為府署為佛寺府賜名曰應昌寺曰罔極寺為正殿
為周廡廡四維為樓為碑樓為垣為門為齋廬庖庫金
碧上下輝映絢爛諸佛像設妙極莊嚴又為浮屠府城
之西聘梵僧有德業者誦持祝釐祈年其間蓋嘗欲勒
石而輒不果今四十年矣故皇姊因有是請臣竊惟佛
法有四恩之說而父母居其首義與蓼義詩合詩曰父
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寺之名出於此
乎故知人之所以為人國之所以為國百行之所出萬

化之所生小大終始必本於孝而後可故曰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孝之用大矣哉嗚呼世皇以孝治天下故
九族以親四海以寧雍熙之和洽于其時魯國以是歸
誠梵教滋殖福利申顧復之報而孝既隆于前聖上嗣
服遵酌成憲故美化以行善俗以興孝治之懿復於今
日皇姊以是繼志述事廣發願念濟前人之美而孝復
宏于後其為功德詎可量哉且使忠武之勳烈家世輝
赫蕃衍永庇國家景福無疆之休伊茲寺是始嗚呼孝

果大矣乎罔極之義斯可見以矣銘曰佛以空傳儒以
有教空有不同同者惟孝孝之為用萬善所根本根或
遺善奚於存為孝無方惟心是屬一誠所及孝無不足
魯國之孝顧復孔懷圖報梵宮介福允諧世皇喜之名
以啟之皇姊述志稟命紀之帝命赫赫王刻煥發魯國
之舉忠武之烈忠武子孫生為帝姻遵是法門世以孝
聞永報國恩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庵集卷十四

中庵集卷十五

中庵集卷十五

碑

忠武王廟碑

宋 劉敏中 擬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開聖人福斯世必有任重傑興宏偉之器出於其間
聖人得之然後莫大之計可勿疑而舉常之功可不勞
而成堯得禹澤水行地中其利為萬世賴湯得阿衡
武王得師尚父皆極民于水火屹然成長治之業聖賢

中庵集卷十四

中庵集卷十五

中庵集卷十五

碑

忠武王廟碑

宋 劉敏中 擬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開聖人福斯世必有任重傑興宏偉之器出於其間
聖人得之然後莫大之計可勿疑而舉常之功可不勞
而成堯得禹澤水行地中其利為萬世賴湯得阿衡
武王得師尚父皆極民于水火屹然成長治之業聖賢

之含果非偶然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唐虞湯武之聖紹膺景命恢崇丕緒一時腹心爪牙之寄宣勞戮力皆極其選至於出入將相動協聖謨趙長江掇全宋致有元之盛跨越百代焜耀萬祀者曰惟忠武王耳上之居儲闈也韓王功烈賜幣行中書省俾廟於杭始嗣位勅濟以公幣上萬緡成之且勒碑焉而其辭以命臣敏中謹按王諱巴延朔方人其族為巴琳氏曾祖默爾根圖太祖起兵為巴琳部左十戶祖阿拉克襲父官

平呼展有功從憲宗西巡卒於軍父巴固爾岱以世爵從宗王實喇開西域以卒王長於西域至元初年甫三十以宗王命入奏世皇一語語異之輒留置左右弗遺未幾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姿凝峻整諸曹白事尤難決者辭往復稠疊王夷然如無聞而已舉目一語而破其歸要事以決省中始帖帖讐服識其為真宰輔也七年同知樞密院事十一年再為左丞相建議以宋恃險拘我信使資我叛臣以汨我東土矧城福下移人且

罹害興師問罪茲惟其時皇帝詔王昔曹彬以不殺平江南今以六師畀汝汝為吾曹彬可也王拜命起行不至其家是年十二月渡江明年五月被召入見且陳始終規畫七月拜中書右丞相八月還南明年正月宋降五月以宋主與其母后致闕下而聖統一矣嗚呼天生王以助國家而世皇能識之世皇以大任付王而王亦自任之混一之隆人皆見於王之凱旋之日而不知之世皇獨見於王之始至之時宋平之期人皆見於王兵渡

江之後而不知王獨見於拜命啟行之始也蓋世皇以至誠奉天以至仁濟天下王以盡忠報國以盡力效所職上下交孚天人協應故能收此駿功若是其速也夫大江之險昔人有天限南北之嘆有土囊欲塞之哂險固足恃也然而我師一臨南北不得限土囊不必塞何邪彼之君臣其道不足故也彼不足而我有餘險復何有哉傳曰在德不在險信矣蓋王之勳蹟大者有四初我師及郢王欲勿攻諸將以為郢據上過弗取必有有

腹背患皆力請王曰我奉天伐罪不擊一城且兵行有机得失在吾非汝曹所憂也卒舍郢由別港濟舟順流而下廓如無人陽邏控大江北壠宋人堡以自蔽攻之堅不可拔王密謂副將左丞相阿珠彼所恃惟此耳可用擣虛之計掩其不意南岸可得也得即報我阿珠夜以勁卒三千人背陽邏乘船突據南岸黎明報至王即以大兵徑渡宋人褫氣而武昌金陵沿江諸州盡為我有及赴召而還也乃分三道掎角以進王以中軍直抵

餘杭布宣聖子問罪弔民之意宋乃出降其取敵有如此左丞相阿珠才勇善戰而士頗不附王患之乃獨禮敬加異由是衆視王益敬以和諸文武將佐皆密悉其才用臨事遣授各盡其當故能所向無前動必有成其駕馭有如此王用兵紀律外嚴而中寬以聖訓不殺為主威憺德懷欵附日至或請入視降城府藏簿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王笑曰是欲夤緣噬吾民耳乃下令諸將士敢有肆暴掠及入城者以軍法論故所至大鷄

不驚四民晏然獲來蘇之望其注措有如此者江左繁
阜滋久金玉錦綺珍異奇古之玩在所充溢王不一挂
目宋降將有以趙氏二宗女獻者立叱去之逮宋降幼
主與母后請見辭曰但俟拜天子卒弗與面既歸帝慰
諭嘉其功再拜謝曰惟陛下神聖阿珠勤勞所致臣何
功其禮節有如此嗚呼非天之所命能至爾邪是後拜
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
軍國重事乃若靖東藩之亂勤北征之役世皇升遐成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宗未立伊霍之重朝廷賴焉其詳有太史在茲不復著
春秋五十有九以疾薨於京師甘棠里第實三十一年
十二月也大德八年正月制贈宣宗佐命開濟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謚曰忠武王云銘曰天
惟德輔眷我有元聖祖勅興植本浚源世皇天之道濟
無外孰有宗迷獨險是賴皇赫斯怒命我相臣往致而
罰以蘇爾人相臣維何惟王忠武王之始濟邈自西土
夢卜之遇千載一時大任在身逮茲見之王既奉命弗

矜弗惕匪徐匪亟而行吾職謀士落落惟王之承虎旅
嘽嘽惟王之令大江凌空航以一葦雄城峻壁不戰而
靡法去比竒政樂我寬我樂我迎漿壺食簞青蓋爰出
北闕以貢地闢天通遂大一統彬之不殺王則為優渾
濬之訟惟王所羞杭廟崔嵬像設儼若英風萬古雲臺

麟閣

丞相順德忠獻王碑

故太傅右丞相贈推誠履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順德忠獻王達爾罕既薨之五年皇慶改
元之秋上詔中書故丞相達爾罕弼亮三朝功多不可
以顯不其相地盧溝通達旁勒碑焉且詔臣敏中撰文
臣竊惟有國致治難得賢為尤難是以古之聖王得一
賢則信任之尊顯之使得以盡其能又必褒崇之表與
之示不可忘_其勞若太常之紀盟府之藏曷獎之勒麟閣
雲臺之像不一而足重得賢之難也我元聖聖相承
天祐生賢相臣將炳烈相望人才之得於斯為盛若若

夫懷遠圖而畧近功先大剛而後小數蘊江海之量負
山嶽之重不威而令行不言而人服處難而無所惑履
變而不可奪端委雍容而朝廷尊安天下受其使則忠
獻王其人乎上之所以眷眷焉不忘而王之所以荷此
表異之渥也宜矣嗚呼聖人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忠於茲焉見之臣謹按王諱哈喇哈斯朔方人其族為
威喇諾爾氏襲號達爾罕曾祖考諱奇爾實勒贈推忠佐命

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諡

忠武祖考諱巴哩察贈協忠翊亮定遠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諡忠毅考諱曩嘉特贈
宣忠効節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順德王諡忠愍曾祖妣哈喇沁氏祖妣諤勒哲依氏妣
多爾噶納氏並封順德王夫人忠武重厚有英才遇太

祖皇帝於飛龍見躍之際知漢將欲襲之趣告帝為備
果至我兵縱擊大破之尋^并其衆以功擢千戶錫號達爾
罕時官制惟左右萬戶次千戶非勳戚不與達爾罕

譯言一國之長帝謂侍臣彼家不識天意故來相害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許為自在達爾罕矣因賜御帳什器及宴飲樂節如宗王儀是後所下郡國由奉聖大同至陝西西域土番雲南遼東未嘗不從摧堅疎強以死力自効壬辰太宗皇帝略地河南忠武間出太行反擊燕有功會病薨子十二人其三忠毅也以勇銳服衆從睿宗皇帝取汴蔡滅金丙申分錫邑順德病薨二子次為忠愍果毅有謀以近侍時從憲皇帝伐蜀多勞績戊午薨于軍于是王甫及歲而識悟異凡兒目不視戲稍長善騎射尤習國書聞儒者談輒喜至元壬申世祖皇帝錄勳臣後一見異之命襲號達爾罕長宿衛百人夙夜共職惟謹嘗從獵馬蹠傷面直如常帝命醫視脊益重明年秋九月帝御萬壽山王侍賜金段諭曰汝先世勳大朕且大用汝又明年春丁母夫人憂哀毀踰禮是冬十月帝獵賽音布拉歸語皇太子曰達爾罕非常人比可善遇之乙亥江左平賜廉欽二州益其邑乙酉

拜太宗正賜珠衣一襲時郡縣因盜詐者上宗正決屬當遣使決死囚諸道王重按獄詞小不具悉令覆勘奏決者僅六十人耳尋赦下所活數百人大同民羣鬪毆鷹房三人死近臣以變聞帝怒亟遣王治止坐其首鬪者京師有以偽造褚幣連富民百餘家王盡釋之保定諸郡民旱當輸米京師多以輕資就糴有司摭為姦欲沒其產賞告者王得其情皆縱去曰含貴就賤民便事集又何罪為柄臣擅威福益橫知惡已忌之數曲為邀

致竟不一往其家僅冒禁殺牛有司莫敢詰王致以法益忌譖撓王以多事奏請江南囚亦隸大宗正蒞決王曰彼間民教令未孚若一切繩之恐生亂帝是之而決辛卯帝念湖廣失治欲遣近臣往莫宣王臺奏達爾罕在宗正決獄平即去恐難其人帝曰彼地朕嘗駐蹕治非斯人不可王遂行隨賜以玉帶授榮祿大夫湖廣省平章政事湖廣南瞰交趾占城西接蜀西南接南詔東連吳會境壤且萬里而八番兩江蠻獠布溪峒間虺蛇

起伏跳踉小戾則相讎殺攻剽無時故治視他省劇甚
王至審利病度先後簡僚佐撫兵民威行德流善遂頑
革錢粟刑獄井井有條自宋時有巨盜嘯黨出沒湖湘
殆二十年不可制王選士付以方畧悉擒誅之江州隸
江西省有猾民餌官府恣虐凡剽船江中羣盜皆與為
根穴交通王知狀經縛以來百救莫施卒寘於死遠近
震悚俄置行樞密院兵民政分勢不相營姦寇伺發溪
峒以閔壬長王入覲列其不便罷之帝問王人言廉訪

官反撓吏治朕已令視之卿謂若何王曰憲司職糾姦
弊貪吏所疾妄為謗耳帝以為然及還邊將征交趾出
其境王戒曰無擾吾民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夫長一
軍肅然乃上奏曰往年遠征無功民瘡痍未蘇乃有復
事非國善謀也又發湖南湘之富民屯田廣西為圖交
趾計王以徙民瘴鄉事固難成易致怨叛遣使審奏吏
抱券請署不答俄使還報罷民大悅已而廣西元帥府
請券南丹戶五千屯田襟要謂士不死瘴癘餽有餘

蓄實空荒之地為邕管之蔽制諸蠻控交趾其利有六
王喜與之牛種農器置長統焉聞諸朝到於今便之湖
廣舊無夏稅柄臣援唐宋末世為徵王曰哀弊之政聖
朝可行邪竟奏罷常澧辰等州大水漂民廬多死者王
亟發廩為之賑慰凡災皆如之甲午春正月世皇登遐
王謹斥候戒不虞境內寧肅大德戊戌九月朝成宗皇
帝於上都帝嘉其績授光祿大夫左丞相行省江浙視
政凡七日綱舉七十餘事民風吏習翕然為變入為中

書左丞相加銀青榮祿大夫杭之耆庶伏地攀泣馬不
得前王既當鈞軸益以天下自任每退食延見四方賓
使訪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藏人材顯晦年穀豐歉采可
行行之凡論議先以國典參以古制揆以時宜必當而
後已其可否事猶元化之運順無留滯惟不言利不喜
變更一以節用愛民重名爵為務京師先未有孔子廟
而國學寓他署王喟然曰首善之地風化攸出不可怠
乃奏營廟學嘗躬為臨視既成朝野瞻聳選名儒為學

官奏遣近臣子弟入學而四方來學者益衆又郊禮久未
遑王總羣議奏行之辛丑同列以或者義倡言世祖皇
帝以神武開一統功蓋萬世陛下未有伐國拓地之舉
以彰休烈西南夷八百婦國弗率可命將往征王謂山
嶠小夷去中國遠絕第可善諭向化苟將非其人未見
所利弗聽竟奏發湖廣兵二萬人丁壯役餽輓數十萬
將失紀律果無功而還諸蠻要擊饑疫相仍比至將士
存者纔十二會赦有司議釋將罪王曰徵名而首釁

陷失士馬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癸卯秋
拜中書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王嘗言治道先守令
至是選掄益詳時號得人定官吏賦罪十二章及丁憂
婚聘盜賊等制禁獻戶及山澤之利每歲春大駕幸上
都王必留守其重可知已時帝疾連歲權移中閨羣邪
交扇勢焰翕忽王以身維之姦不得逞事以無能丙午
加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置僚屬奏修三朝皇后及
宗室功臣傳冬十有一月帝弗豫王入侍醫藥出總宿

衛且理樂務諸藩王欲入侍疾王拒之丁未春正月宸
御晚駕時武宗皇帝撫兵居北王封府庫稱疾卧闕下
理幾務如故中闡以姦臣謀絕北道驛欲行祔廟禮王
格其事密記授使間走踰兩驛始得傳馳報武宗諸懷
詐者數欲害王王不為動內外懔懔視王以安會令上
皇帝皇太后至自懷姦臣希中旨謀為不軌三月王贊
今上皇太后擒滅其黨發使迎武宗四月今上皇太后
如上都王繼往五月武宗即大位加太保開府儀同三

司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賜以憲廟所御
白貂裘寶帶未幾加太傅賜第令其子托歡近侍和林
控北邊始置宣慰時諸部落降者百餘萬口乃罷宣慰
詔王以太傅為左丞相行省事賜楮幣十五萬緡黃金
龐十二鎰白金二千五百兩帛四百端乳馬六十匹皇
太后賜楮幣五萬緡帛二百端至和林獲盜米商衣者
即斬以徇攘竊屏息行旅為便分遣使發廩賑降口復
奏請錢七千三百萬緡帛稱是易牛羊給之又給綱數

千令取魚食遠者厄大雪金山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餽米數十萬石牛羊稱之又度地立倉積米以待來者全活不可勝紀有饑乏不能達和林往往以其男女弟姪易米以活皆贖歸之和林歲糴軍餉恒數十萬主吏視利繆出納橐橐滋弊久矣王立法以遏其源沿海屯田廢弛重為經理歲得米二萬十餘斛益購工治器擇軍中曉耕稼者雜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數千頃穀以恒賤邊政大治至大改元戊申帝賜大

帳如親王制諸藩稟命戎事則以宴之仍賜酒米百斛皇太后今上咸有賜焉天下傾耳以俟復名是冬十月一遘疾召其屬曰吾不起矣不得報國矣汝曹各自勉此間金穀勿貽朝廷慮其屬以聞帝驚愕命醫偕其子托歡行以閏月某日薨於和林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年又二天雨木冰連日帝大傷悼遣近臣慰諭其子賜赙錢五萬緡今上贈錢二萬五千緡勅大興尹買葬地昌平陽山之南原曰使天下後世知吾賢相耳乃胥議為

石塚柩至以是月二十九有日葬近而朝著遠而士民
以及四方慟哭流涕嗟悼懷慕及奠於冢者無有已也
明年乙酉八月有封謚之命先配遜都氏繼室扎拉爾
氏卓哩雅氏扎拉爾氏奇味氏並追封順德王夫人一
子即托歡由近侍為太子賓客今上御極遷御史中丞
進大夫官榮祿大夫襲號達爾罕博貫經史特立正言
得風憲體皇慶改元壬子制加王曾祖考而下三世爵
謚大夫之母諤勒哲依氏封順德太夫人王為人神宇

靖偉簡重寡言不見喜愠望之儼然知其為公輔器其
在宗正也從世皇北巡平宗王亂初入叛境王率三百
騎猝與敵遇徐整騎突出敵背連殲矢殪數人敵披靡
遁帝壯之其在中書也引儒生討論文典至堯舜禹湯
文武之為君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歎曰人生不
知書可乎乃館士教其子學由是而觀王之文武志略
本乎天性奮身逢時發於至誠故其事業之見於世剛
明正大鮑巍輝耀如此嗚呼古所謂大臣者王為無愧

矣臣既述其事乃繫之以詩曰漢有文臣難制將變元
有忠武患去未見拔聖承天偉績共貫忠武有孫維王
忠獻維嶽降靈維王以生雲風類從近烈以升穆穆世
皇羣材權樹孰大予任王德是稱利器所施宗正焉始
挺然鶻立獄平正理朝有臣姦王不以齒有媚不答姦
氣為褫帝念湖廣控馭匪宜陟之鼎司曰汝往釐霸肅
露濡化行若馳_島蠻海夷悅服熙熙移杭未旬入入總大
政民有怙恃事有龜鏡惡者自懲善者相慶百度亹亹

咸統於正成宗上仙回邪譁張勢挾中闈構謀非常王
翔潛龍真彼斧斯伊霍之重賴其胥匡武皇嘉之康錫
三接朔方往撫有聞赫赫一夕隕星山屺棟折遄歸之
望竟莫爾愜夫子曰嘻斯何人斯何紓予思其碑而辭
大書深刻九達是向尚千萬年豈此良相

勅贈益都行省達嚙噶齊贈推忠宣力功臣謚忠

襄薩木丹公神道碑銘

皇慶初元歲壬子冬十有二月大司農卿臣穆爾托噶

王某參議布哈奏吏部郎中雅克特穆爾涓姪章佩太監
臣圖卜特穆爾言由臣父而上大父曾大父皆以服勞
矢石制贈官勲爵謚恩寵優渥願得勒之堅珉庸示不
朽上可詔臣敏中撰文臣謹按太尉忠襄公朔方人族
薩木丹氏小字沙扎談吏部大父章佩曾大父也資恢
特便騎射驍勇因傳太祖龍飛備宿衛從征不庭芟廸
延跋回鶻拔唐古著勞歲庚寅太宗總公英果令督阿
穆爾攻信安下之明年為監戰萬戶同萬戶阿爾鴻和

爾破卞癸已賜金符授益都行省都達嚕噶齊勅諸部
兵百取卒二卒具馬三牛二以從又益領通事戶沙克
嘉巴圖爾等軍尋偕達春諾延統二萬騎收圖用安
於徐丁酉遷京兆省至懷屬大疫士不利行有旨就鎮
懷孟又代察罕總軍河南復官於懷時草創庶事擾攘
公以撫養為專務戢姦禁暴民翕然安生己亥同官王
榮鞠禍心專恣不法一日執公將寘於死其黨請於榮
曰公未嘗毒吾人願勿殺榮言是善驛騎不殺必遽聞

復力請榮乃閉公佛室中刦衆保大行煖帳砦以叛夫
人錫里巴氏聞亂手擊爭鼓召兵至榮宅窺牖破戶得公
則約縛帛抹口兩足跟斷矣公不勝忿翼以二子累創
馳旁郡請兵彰德郡將蒙古博爾濟兵破其砦獲榮戮
之上聞遣詔使以榮妻孥貲產畀公黨惡者皆誅於是
出民萬餘于郊哭聲沸天公言諸使者王榮已戮惟是
脅從皆吾民若諸顧空城奚為儻朝廷罪不殺我執其
咎盡釋之又言榮妻孥不幸至是可哀悉檄遣歸民籍

其第舍為驛館一無所取創平入覲上憫其勞寵賚優
渥踰年薨和林勒葬山陵之旁聖天子神極贈推忠宣
力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尉上柱國溫國公謚忠襄夫
人哈屯和斯哈喇沁寶巴爾哈喇沁寶喇巴爾並溫國
夫人子男八人達爾節達春濟噶海阿拉楚勒罕丹達
里埒里圖噶齊達春總管丹達爾宣尉使萬戶贈榮
祿大夫平章柱國溫國公圖噶齊宣差孫男十八人曾
孫二十二人玄孫六人女三人塔倫奇塔特章巴喇襄

皆適名族其諸孫輩行名宦刻之宗官圖竊惟兵凶器
能戕人殺人而善用者能活人何哉蓋其為心休休焉
必有以本其不殺而後能濟人之厄若公之力請王榮
脅從之衆踰萬人是豈不本諸其素無殺人之心而能
乎矧又能愍其仇人妻孥不納諸已仁矣哉語曰活干
人者子孫必封公贈太尉上公子若孫皆平章三世爵
溫國議者以侔漢之耿鄧有以矣夫銘曰為將之畧芟
亂翦夷以殺止殺仁存厥中顯允太尉才雄氣銳依乘

風雲成勳不世始之朔漠繼而炎荒蒞閫中夏營丘太
行逆榮懷毒變生肘腋彼雖吾戕此不汝逆能戕我足
靡戕我心顧未旋踵汝為我擒脅從萬命一語以貸懷
民百年莫報永賴榮妻榮孥惟所當有而不有之德孰
與厚桓桓上公以貴以榮太尉兵柄柱國顯封祖孫相
望三世大國曾仍衆多益昌以熾分圭華袞惟公之勳
侯重將累縣公之仁大刻穹碑俾永是式於昭令名天
壤固極

勅賜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兼鎮守建德萬
戶贈榮祿大夫平章柱國溫國公謚恭惠薩木丹

公神道碑

為將之道有三曰智曰勇曰仁蓋事變之來知足以達其機勇足以應其會仁足以濟其成非夫高博明暢冥乎神運大有以過人者不能也觀榮祿公之在襄漢請命入城勇也諭大義以禡敵之魄智也省百里之師而活其生靈仁也濟江而後百戰百克一以是道噫古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良將者公其是歟公諱丹達爾朔方人姓薩木丹氏益都行省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尉上柱國溫國公謚忠襄沙札該第六子生穎慧不羣儀觀峻整太尉公異而愛之少長從太尉諸道征進多謀畫之助中統初兄達春以管軍總管卒母夫人錫伯爾格勒携達春子觀塔暨公入見有旨令公襲職公言姪歡塔俊邁練兵世官莫姪若上喜其讓別任公管懷孟軍器囉三年青寇平第功有勗金之賜至元六祀大軍攻樊襄

亘鹿門萬山築長壘圍之公以上千戶佩金符嚴督夜徼一軍倚重九年襄人乘夜陰晦以樓舫五百艘飛械突出翼接援兵比出我先偵知密積薪水許伺其過爇之其燭^如公率所部以火攻先燔灼狼籍大軍縱之擊無一兵一舫逸者公生致都統副將四人獲樓舫二十首將右丞相巴延左丞相阿珠遣公驛聞授密旨而還偕先絳默圖徇荆南斬首級于安陽灘之捷丞相錄公前後戰功代奏之上大悅謂世^公名聞所朕所素知異

日當大用賜之錦衣白金曰以是為識十一年樊既下料兵攻襄陽公言可遣辦士入諭當降否則攻未晚丞相謂公孰能棄生吾行公言以聖天子洪福何患不行當達里願求偕行人翼日公與阿里驛史王員外請行遣之及城守臣呂安撫出迓宴於詔樓公陳禍福諭曰天眷吾有元海外內罔非臣屬獨爾一隅隔王澤今天兵雲集帶甲百萬以中國之大供億無窮築長圍扼鹿門橫亘江路攻具之奇有西域機百飛三百餘步以是

樊破無噍類爾嬰城固守六載為人臣義無不足如生民何聖朝上應天時下徇地利中察時變平宋必矣其審思之呂泣下曰容吾納歛盟而出後三日襄城降十一月有旨議過江之舉公言當由漢水進然聞郢踞北岸城堅地險師至此慮難丞相謂公爾知兵其再思以對公乃率千騎前視之至黃家原有渠盈溢闊數丈而下流渙散益淺不可舟達漢江約十里歸言可以越郢衆謂無水舟萬艘何為公言破竹為席籍淖曳之可也

衆又謂郢不攻如後患何公忿曰大兵規摹安事一城丞相如公言水陸並進郢人果絕隘為拒而我師入漢矣丞相喜謂公過郢爾力也當上聞郢將趙都統率萬兵躡吾後公為殿敗之取首級抵沙洋新城蘊崇如京觀示城中人令俘高呼不降者視此逮夜兵民往往踰城降獨二城不下攻破之近漢口公言敵皆巨艦吾舟十不當一旦江勢大可徑過渝口速圍漢陽取漢口急分兵明攻陽邇墜夜以勁卒疾船泝流壽虛南岸可得

也從之詰旦果得南岸宋將夏貴孫虎臣悉衆來禦艨艟萬艘旌幟彌望丞相俾公諭諸軍我既有大江效忠滅宋在此一舉士皆奮交戰辰至申大敗之追北十餘里浮尸滿江水為之走亦是後鄂漢壽昌黃蘄皆平文
范虎以舟師絕江迎敵公戰走之留公暨萬戶鄭伊克守蘄丞相喜曰以鄭之勇當達里之智守是足矣會宋將高安撫引兵攻蘄公謂可堅守勿戰鄭不然戰歿公徐平定之十二年丞相召公請建康議征進下浙諸城降

宋主公皆在十三年五月守建德禁兵母下鄉保諭民
墾廢田衆安其政十二月衢婺徽信處皆叛其守將孟
總管等皆捐城來歸公言各奉命城守來何為拒不得
入密布諸兵杭省於是宣撫索多萬戶張弘範分道討
賊又報婺賊唐太尉金曾三擁兵萬餘至三河白沙聲
言先攻建德次取餘杭公時宴索多射圃擊毬為樂如
不聞夜遣驍將引銳兵鳴鉦樹幟奄出賊背賊驚潰勦
戮殆盡郡人無間知者宿德公立生祠祝之公所家覃

懷亦祠焉有活佛之目以其能濟衆也十七年賜金虎符授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兼鎮萬戶以是歲十月十九日以疾薨於建德歸葬於懷之某原壽年若干聖天子即位錄舊賞功贈榮祿大夫平章柱國溫國公謚恭惠夫人瑪諾爾圖爾罕並溫國夫人四子和卓總管妻錫琳耀珠伊克扎爾固齊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溫國公謚懿靖妻錫禮巴封溫國夫人延特穆爾朝列大夫吏部郎中資廉正持銓平允先為監察御史河南

副廉訪使以敢言知名配夫人通通和拉明威將軍萬戶政尚嚴怒兵畏民懷配夫人舒屯哈濟至大四年八月召將大用道卒詔賜楮幣千緡遣姪托克特穆爾驛送喪葬於懷三女長札拉倫婿千戶掉爾齊次珠溫智婿覃國公阿里封覃國夫人次托克托倫婿仲嘉努男孫八多爾齊世皇近侍有功北征察罕懷遠大將軍萬戶托克特穆爾中憲大夫章佩太監托里察罕穆達華善薩里未仕女孫七曾孫四皇慶改元冬十有二月詔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敏中以公洎其父忠襄公子懿靖公耀珠之行皆銘
於石從其子延特穆爾雅克特穆爾孫托克特穆爾之
請也臣既叙公乃銘銘曰制勝有智吹生有仁仁以勇
濟勇以智神偉哉柱國斯道其遵入襄過鄂厥績日新
龍韜虎畧感會風雲揮斥放漢鄂之渡咄嗟摧孫夏之
軍大師惟幄公多對陳蓋無愧乎古先良將之倫折衝
制寇笑談樽俎接堵遺氓道路鼓舞生而有祠惟民之
期歿而有謚匪公之私三世胙溫大邦賜履子能叶父

孫亦襲子曠古幾人恩榮若此太行之陽黃河之渭大
書穹珉趺龜首螭過者式子之惟平章柱國恭惠公之
碑

勅賜輔國上將軍大宗正府伊克爾札固齊贈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溫國公謚懿靖薩木母公神道

碑

皇慶初元歲壬子冬十有二月大司農卿臣穆爾托噶
王某叅議布哈等奏章佩大監臣托克特穆爾洎叔吏

部郎中臣延特穆爾言臣故曾祖父大父大父父三世躬矢
石服勞樹功制贈官勳爵謚卹典崇飭備至竊惟大常
量鍾旌紀之義當勒石書示永久上可詔臣敏中製銘
自上二世敏中既摭實濡翰謹按大中正平章公事狀
公諱耀珠薩木丹氏益郡行省贈推忠宣力功臣金紫
光祿大夫太尉上柱國沙札該之孫福建宣慰使贈榮
祿大夫平章柱國丹達爾之子資朗慧況毅有志畧參
侍官闈至元戊辰考柱國經武大軍拓疆南土母溫國

夫人啟請公侍柱國以凡行築長圍破樊舉襄踰郢出
漢水攻陽邏大江之捷蕩斬寇踪常拔浙諸城柱國所
至公亦必至柱國策勲公亦有勲十七年大頒爵酬功
公膺武略將軍上千戶之命柱國薨以昭勇大將軍虎
符萬戶襲官本軍尋荷玉音慰諭爾祖沙札該事太祖
征廸延回鶻唐古以及山東覃懷勤勞我家爾父丹達
爾佐巴延阿珠克襄舉宋功出人右爾惟胄嗣任父官
為宜即授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管軍萬戶時江

表初附多反側公率兵弭亂靖民草有令聞更制改懷
孟萬戶府達嚕噶齊鎮國虎符仍前移守建德白馬洞
寇擁萬衆以亂公討平戮其首惡脅從悉縱歸明歲婺
陽振龍刦掠鄉邑橫甚公慮寇滋不可遏即出兵擒捕
民賴以安會杭省責以擅征公直之以理弗屈竟不能
罪二十七年處婺盜作僭平章史公平之原釋自新者
以萬計二十九年高參省入覲奏勞績有旨耀珠朕所
知即授輔國上將軍征行左軍元帥擢右軍在建德十

年律下嚴無一卒橫恣民懷其惠天德二年匈老長子
察罕襲職家食覃懷葺圃舍作菟裘計展優游之樂七
年召授大宗正府伊克札爾固齊抑邪植正宗親化之
至大戊申十月七日以疾薨於官壽年五十有八上命
其子托克特穆爾驛送喪於懷以禮葬焉辛亥上功贈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溫國公謚懿靖夫人錫禮巴封溫
國夫人次室徹辰五男長察罕懷遠大將軍襲職萬戶
在官多異政使憲累聞於朝妻夫人素格次即托克特

穆爾中憲大夫章佩太監以謹厚明敏夙被知遇妻賈氏某官之女次托里察罕次穆遜次華善皆未仕五女托和朗婿安定千戶徹徹罕婿沙喇廉訪使托克托爾婿巴延布哈觀壽托摩掄未行銘曰將不三世孰云其然猗木丹氏益大以綿太尉金紫柱國榮祿洎大宗正上公維續是知以殺止殺有閑必先太尉戕足且懷民之活柱國忘身竟襄城之全宗正勦擾攘之浙寇亦嘗宥脅從之億千當操戈援枹擁衆之際寔存亡生殺司

命之權陳師鞠旅惟仁為賢盛德百世薩木丹氏有焉世德謂何啟後廸前旌忠表勲豐碑是鐫重光流裕奚千萬年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庵集卷十五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庵集卷十六

碑



元 劉敏中 撰



敕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福建等處行中書
省事贈榮祿大夫司空景義公布哈爾神道碑銘
有元大德三年冬十月某日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
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事布哈爾薨于京師詔賜中統寶
鈔二萬餘千緡以駙傳負其櫬歸葬泉州命有司議贈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謚撰墓碑而其文以命臣敏中臣謹按禮部事狀公本色克廸克西域人西域有城曰哈喇哈達其先世所居也遠祖徙西洋西洋地負海饒貨因世為貿販以君父布哈爾得幸西洋主使與諸弟齒第有五人布哈爾稱六弟俄總領諸部益富貴侍妾至三百人家床黃金飾稱是布哈爾歿公克紹其業王益寵凡名命惟以父命故其名不行而但以父名稱焉聖朝之平采也公聞之喜曰中國大聖人混一區宇天下太平矣盍往歸之獨

遣使以方物入貢極諸璣異自是終歲不絕復通好親王阿布哈哈斯二郎凡朝廷二郎之使涉海道恒預為具舟楫必濟乃已世祖熟其誠欵至元二十八年賜璽書命某部尚書阿勒巴得侍郎拜特穆爾列名往諭且召

之公益感激乃盡捐其妻孥宗戚故業獨以百人自隨偕使人覲既見世祖加慰諭賜以錦衣及妻廩之公館所以恩遇良渥聖上嗣位特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事累賜以鉅萬計而寵數益隆

矣至是年來朝遂以病薨享年四十有九賜妻蔡氏先公卒再配某氏子男一人女二人公薨之始上未知問左右布哈爾疾愈否左右以對上惻然久之曰彼遠人今若是良可嗟悼於是有葬贈謚碑之命有司議贈榮祿大夫司空謚景義公其賜妻曰靖惠夫人制可勅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給其所賜寶鈔且董其葬事仍別降諭旨護其家無敢陵犯上且日使彼俗聞之寧亦喜耶蓋上之所以重遠人而公之所以獲上意者如此臣竊

欽惟我國家列聖相承以至仁遇九有以至誠待羣下自甸服要荒至於寡孤獨無所遺自大材殊勲至寸長微勞無不錄寵乎如天地之成萬物而其發育斡旋之妙莫知所以然浩乎如江海之下衆流而其渟蓄涵泳之大莫究其所極人生於其間油油熙熙無有小大外內罔不得其所欲故智者罄其慮勇者畢其力能者竭其才而賓者成其功是以治效之誠歸巍煥煥直與三五比隆而版圖之區聲教所暨者過於漢唐遠甚仁之

洽誠之格也嗚呼山海遼絕之俗木石崎嶇之人得一
觀國光霑聖化以識夫乾坤日月之大全誠千載一時
也而公輒能慨然感固陋之習審去就之義抗剛忠之
節會休明之期用能荷恩兩朝登庸貳相沒則有謚葬
則有碑生有餘榮死為不朽矣彼有取舍不明以險自
欺甘于僻左幽昧泯泯待盡者視公為何如哉臣既述
其行乃作銘曰皇元德聖叶卑高風霆作威雨露膏善
良子惠惡苗孽分此薰猶辨松嵩四門廓達登雙峯暨

百執事皆英髦干戈載戢弓矢橐氛祲不作絕兵塵麾

恩汪濶逮不毛丈夫犁鋤婦蠶繅王風熙熙物囂囂異
方詭俗多繹驛睚眦戈戟聲哮暉天狹地窘不可逃安
得大化歸甄陶偉景義公乃人豪起望白日心滔滔先
一介貢連飛艘越裳之雉旅西瞻契珠貝象犀雜金刀九

重使者旋麾旄從以百夫躡風濤忠心陞見聖所褒萬
里募化鄉其勞賜以女妻宮錦袍又為幕館加餼牢貳
相繼命恩非叨千載一時公實遭隙陰不駐難持操一

昔朝宿聞號咷豐碑顯謚示爾曹慕此何畏鯢鯨鼈大德四年二月日撰

勅賜推恩

忠

保德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韓國公謚忠獻李公神道碑銘

皇慶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臣陳顥奉聖旨李道復父母既葬碑石未立其令翰林承旨劉敏中撰文集賢大學士劉賡書翰林侍講學士郭賈篆額臣敏中承詔謹摭鮑思義所為狀序而銘之嘗

謂物惟蘊則大陽蘊於闔大於化陰蘊於闢大於成山
林蘊而雲雨草木蘊而華實大矣人之蘊其大為事業
大不究蘊將必有待而所謂待者非惟其子孫耶公既
沒之五年其子孟益貴於是公之蘊始大以顯古人有
言仁者必有後公足以徵之公諱唐字仲卿姓李氏後
唐雁門之裔世為潞著姓仕終略陽縣尹贈榮祿大夫
上柱國潞國公加贈推忠保德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韓國公謚忠獻曾祖考諱禋金進義校

尉曾祖妣夫人門氏祖考諱執字長卿以貲雄嘗事科第弗利輒棄去獨以節義名其急人之急若火券若代租若助婚聘給喪葬歲必滿三百六十人以為常贈上黨侯加贈濟美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公謚康惠祖妣郭氏劉氏並封韓國太夫人三子皆劉出昌遇昌期失于兵亂昌祚公之父也字天錫七歲能詩十歲舉經童長同監潞州稅國初珎銀符潞州招撫使有惠政及人贈上黨郡公加贈保順守正功臣金紫光祿大

夫司徒上柱國韓國公謚文靖母夫人鄭氏封韓國太夫人公資端重寡言笑平居未始以聲色加人至其義之所以所在則毅然弗顧博學多藝能於國朝語尤習未冠從軍秦隴間歲戊申爪爾佳河國公行興元西川省事以能補部吏未幾辟行省掾興元境與宋交動尋干戈兵機叅務悉掌於公時汚國暨利帥圖爾罕皆英才宋人病之邏騎或得宋制司遺檄以獻云圖爾罕先令納款莽哈岱後遣申情公曰斯贊言行聞耳遽焚之莽哈

岱汚國小字也辛亥四月宋四川帥余玠瀆我南鄙據中梁山衆號十萬雉堞樓櫓一夕皆具我城中兵不滿五千皆愕睨以為神公獨曰是特以竹木障席箔而塗之塈耳逮夜火舉中梁旋視四山皆然汚國登樓色動顧左右也果大敵也父又言是特添鼈之比人執數炬如約而舉耳且大兵遠來當乘銳速戰乃顧棲薄高險銳於何有其計不遏虛為聲勢猥利驅掠而已可堅壁以老之伺其退遣驍騎控于阨剪之必矣有悍卒數十

號巴圖爾者願出所營自効汚國將遣之公聞馳告曰此輩無賴苟知徼倖萬一脫有不利則我之虛實即為彼知誨盜之道也汚國瞿然曰微子言幾殆數日宋人果宵遁追及松樹平大敗之盡棄其俘獲而去汚國使覆其跡一如公言由是罷重之擢刑部主事有詔汚國得以軍法便宜從事公全宥者甚衆壬子汚國改軍民萬戶公為知事甲寅太傅敏珠爾行省興元公復入掾仍領前職戊午用採訪薦授興元轉運司知事中統二

年改安撫司知事四年陞轉運經歷官至元二年遷軍
儲所經歷六年以職官選補四川行中書省掾聲譽益
出八年復還軍儲幕不就雅爰漢中山水乃結廬教子
孫樹藝以居里有訟久弗決者往往就質於公徐以理
開諭皆愧服罷去有及門自平而退者夫有以信于人
也二十三年授從仕郎夔州路總管府經歷辭不允乃
就間攝府事凡六年始變無蠶織公教以樹柔民知利
焉作廟學築牆植杏率師生奠祀講習土俗為變聞人

疾輒割俸金濟醫藥常若不及所居衡茅蕭然邦人請
葺之則曰無為勞爾也竟弗葺反去民攀留不可競遮
道鳴簫鼓書綵旗為餞有六載恩波夔國滿一船明月
漢川歸之向元貞二年以徵事郎除略陽不就嗣子孟
游京師以徽仁裕聖皇后命侍講今上潛邸久之請歸
侍不許公間遣書戒勿請而孟請益切大德四年有命
迎致就養公至廩遇侵異歲時賜謁上書成禮而退日
杜門端居獨以經史自遺遇所得輒細字書之因輯而

成編命之曰客窗敗衲其高曠有如此九年孟有扈從
覃懷之行公及家人長幼皆從明年丙午從幸檻簷山
道賜藥餌費錢三千緡次冀寧五月十二日以疾終於
玄都觀之松風堂春秋八十有一是冬南下旅殯畢懷
皇慶改元三月十日葬于洛城東十里上黨慶雲山集
家原之新塋嗚呼以公平生觀之所蘊可知已夫人王
氏轉淑慈正克相厥家婦道母儀中表以為法卒殯輿
元壽年五十有五至是祔焉贈潞國夫人加贈韓國太

夫人四子長即孟次槃次森次添孟字道復業儒器宏
偉有經世略至大三年庚戌以佐命功授榮祿大夫集
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逾年聖天子龍飛拜光祿大
夫中書平章政事特封秦國公兼翰林院學士承旨知
制誥兼修國史娶劉氏卒贈韓國夫人繼賜宮人納哈
塔氏封潞國夫人改封韓國夫人槃承直即興元路洋
州知州娶孫氏森奉訓大夫晉寧路潞州知州娶劉氏
添幼庶出女四人長適馬忠次適王德明次適陳天錫

次適馮孫五人曾孫四人公之葬也奉命遣其姪朝列大夫秘書少監信馳嗣于覃懷于興元奉公之柩與韓國太夫人之柩會于路長子孟賜告碑有加特勅中奉大夫昭文館大學士秘書監卿溫德榮偕傳以往實相之也承武郎中書舍人曹由張遵義輔行既至賓親畢集襄事如禮觀者榮之嗚呼生不足而沒有餘其亦可以慰矣銘曰萬斛之航底于濫觴九霄之翮止乎渝枋天道茫茫識者嘵傷蓋嘗致其用于百中之一固已脫時之遜抑為萬世之耿光也耶

贈奉政大夫驍騎尉大同縣子蕭公神道碑銘

中順大夫叅議徽政院事蕭君塔布台侍趙元溥所狀先大夫行實請曰不肖孤生遇明時濫階通顯洪惟聖

天子道隆孝治禮遇臣下先考妣與霑大恩光荷封爵
思所以侈寵榮慰窀穸宜有旌紀傳信不朽余嘉其誠
為次第之蕭本契丹貴族舒穆嚕氏公諱君弼復改蒙
古岱贈奉政大夫驍騎尉大同縣子先世西京桓州人
後徙應州太父而上譜牒不存考諱愛納已圖爾當金
錄之訖太祖皇帝奮起朔方疆理中夏在邊諸郡桓當
其衝帝駐驛近郊遣兵圍之守者懼以君素勇畧服人
且習蒙古語遂署為伴以自輔時旁郡皆降桓獨拒守

有詔城破當屠之諜者以告君私謂食盡援絕不可復
支吾徒死自其分如生靈無辜何遂効國俗翦髮為髡
著巾夜縋而出邏騎以見帝責爾曷敢拒我君即脫巾
露其髮自明辭色無變帝壯之輒遣入城開諭乃降民
死而再生君之力也自是日承眷遇凡天戈所指君皆
為前導若取靈中收鳳翔至撫有西域其勞居多歲庚
寅太宗皇帝大舉伐汴遷才堪近侍者君為遷首汴平
凱旋君所俘戶幾四百抵相州時兵荒之餘所至艱食

復慮北方地寒衆必難保獨取壯健者五十戶以北至應州擇沃土居之今名蕭家寨云是徙居應者乙未詔呼圖克籍在所戶口君遂以俘戶獻呼圖克命君收及百戶方入籍有方士布濟克號神人勅賜戶奉其廩稍乃以是戶卑焉仍錫君璽書金符世為宣差以長之今三世矣君以丁酉春秋六十卒君為人剛正尚義凡攻下城邑取其有藝術者出之所全活甚衆桓之降也太祖親以城中所獻金手推與之俾若以衣裾滿乃已其

眷愛如此配許氏郭氏欽察氏許有操行君沒十餘年間攝官事綜家務井井有緒郭即大同公之母出許昌著姓資溫慧睿剪髮易香火祝慶夫子內助可知已後居十五年卒三子長仲嘉努次蒙古岱大同公也次多楊二女翠哥蘭哥適名族仲嘉努襲職宣差配王氏生子三女二男孫七女孫三多楊早卒配劉氏子一女一男孫二大同公天性孝友生六年而孤哀毀如成人既長有立志事諸母接昆季備愛敬之實初襲父官讓其

兄去而就學大同治當諸王朝會往來之衝有司以供
億被謹責是患乃辟公為館伴公素練國典且閑譯語
而又應對辯敏故謹責弗及而私公賴之後從事宣撫
司補克咼穆爾齊譯云通事尋以是職遷河東山西道
提刑按察司以其能也至元丁亥中書平章政事札錫
御史中丞薩勒瑪使甘肅還經大同見公一與語大加
賞異歸薦于御史大夫太師葉魯公擢內臺克咼穆爾
齊謹密諳大體風憲屬望太師甚重之庚寅奏拜行臺

監察御史命且下感病而卒搢紳特焉寶大德元年正
月五日春秋六十有五某月某日薨于應州蕭家寨之
先塋公再娶于男六人女一人孫男女二十有七人先
夫人王氏內範純備生四子長曰殊爾噶岱攝宣差卒
娶安氏子一女五男孫二曰宣堅州酒稅使娶韓氏子
三女二男孫二曰阿雅噶齊應州副酒稅使今為管領
大同等路民匠齊哩克曰比提領娶石氏子一曰特穆
爾早世娶李氏子女一缺繼夫人察罕塔塔爾氏封大同

縣君仁恕恭儉撫先夫人之子如已子母儀家法中表
為式生二子一女曰香童適同郡李氏子曰興章管領宣
德隆興等處諸色氏匠齊哩克昆副長官英奕工騎射
好獵每獲解肥必進上興聖宮用錫寶書護其家娶常
氏子四女一女孫一曰塔布台即中順也娶張氏封大
同縣君子三劄格爾伊將女一精吉木皆幼中順君始
宿衛懷寧節用大官薦給事興聖宮大德丁未扈從今
上皇太后歸自覃懷與平內難奉命馳和林勸進武宗

繼統錄功授奉訓大夫平江路財賦提舉司達嚕噶齊
未赴以皇太后旨改甄用監丞至大己酉陞奉政大夫
叅議徽政院事皇慶改元進階中順於是有追封之命
嗚呼天人之相與昭昭也舒穆嚕氏自宣差君遭時經
綸奮身戎行間釋難濟危計所全活不啻千萬宜其享
有為善之福而位不及通貴年僅登下壽夫以公負倜
儻有用之才使得遭逢盡展所能必有大遇人者竟以
數奇遭廻弗遂而沒天道其難知耶夫室名者達必遠

積厚者發必大故未幾何而賢嗣以翌戴之勤攀龍附鳳立登華要優恩渥命光昭前美太后年踰八秩安享榮養子孫滿前蘭玉輝映一門福慶罕見倫比由此觀之天道何難知耶銘曰天高德卑福生有基善惡之應影響其隨惟公奕葉素勤積累諸慶流芳貽厥孫子侃侃中順策名熙朝翔扶跋涉盡瘁孔昭班賞第功疊承恩獎鵬程九萬扶搖直上皇慶孝治隆養璇宮從容徽府幕畫生風茅土疏榮追慰先志龍篆鳳書松楸增貢

遇庭之訓燉後之仁昔晦今顯忠孝一門載辭貞珉美匪我溢以諗其嗣繼繼母替

勅賜贈榮祿大夫司徒柱國梁國文惠公王公神道碑銘

公既歿之十又五年其子約仕益貴聖天子眷益重公以三代恩典贈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梁國公謚文惠夫人成氏追封梁國夫人詔臣敏中撰文碑其墓道且詔臣賡書臣貴篆額臣謹按事狀公諱松年字堅甫

姓王氏上世汴梁人大父諱因贈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汴梁郡公謚敬懿姐姐張氏追封梁郡夫人父諱通字慶祥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汴梁郡公謚莊穆母陳氏追封汴梁郡夫人勤儉多內助莊穆卒蔬食終身叔父諱顥志大命竒竟弗遂終叔妣閻氏莊穆公為人溫謹博爱好施天兵圍汴民飢日持糗糒食孤弱全活者衆遇婦人詣其夫于途問之泣曰家貧里胥責夫爾賦已代輸爾亟貸子錢為償夫

往遲至使妾迓夫則悞遺所貸子錢為將奈何乃大哭莊穆曰勿哭其償幾何曰若干探囊畀之不問其姓名夜有盜家人弗知旦緝得其迹將捕之莊穆曰所畏能幾忍彼一家終被惡名竟寢里中稱為長者三子公其仲也甫三歲汴潰父母挈以北徙寓真定未冠父卒兄天第幼能力貧養其母中統癸亥輦母家京師數歲遣子約如真定舉其父之櫬殯于燕至元丙子十二月二十二日母卒合葬京師南之烽臺鄉公嘗職金穀戶曹

侍郎乃其同學生往謁弗見禮公怒出謂其所偕曰衍
貴勢而忘故舊淺矣吾惟一子教之學安知他日不若
彼之所至邪歸語約曰奮汝志無忘吾辱乃不復仕叔
父有高識約垂譽時每指示公曰是兒風格不凡異日
必興吾宗至是公益勉之壬午約由國史編修官辟掾
中書知差除選人欲預知所得密以屬公公謝曰選事
嚴據奚敢泄是後約薦澧華要公未嘗恃子顯以自矜
常以小心謙抑勗其子之不逮大德三年己亥得疾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稍瘳辛丑約以翰林直學士奉旨賑飢畿縣公疾復作
衆議將召約公聞之因飢民待哺使者兒來如彼何竟
弗召其所以期其子者遠矣明年壬寅六月疾革十三
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以是年八月二十三日葬
于京西岡之原之新塋梁國夫人成氏祔而考妣暨其
叔考妣之墓胥遷焉以烽臺湫隘故也公天質孝友慈
祥篤實世之農索機穿不知有之人百欺不一核絕口
不訾人之短無一毫負人嘗謂約曰凡家奴有子勿復

奴彼亦人耳可奴反再世乎約嘗欲市一僮券曰假子
公曰名予而實奴之若何乃止家無餘產課諸僮貿遷
以仰給而尤樂施予嘉賓客時乘小車與里社耆舊游
裕如也其平生可知已梁國夫人秦中望朕父旭為國
尚監家直定以生資聰悟儼恪御內治寬而法接姻戚
和誠婦道母儀中表矜式約始學至仕資結進誘循循
焉惟以輔成文惠公之志也及疾謂約曰我疾非非藥
能起醫來竟不解其藥夷然而逝至元三十一年八月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九日也春秋五十有九子約以文行器畧官歷禮行
二曹尚書太子詹事河南河北行中書省右丞徵拜集
賢大學官士榮祿大夫錦某氏梁國夫人孫男一思誠
女二在室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謙尊而光卑
而不可踰言天道也公始襁褓罹擣蕩之厄結髮振厲
舍危圖寧以孝弟勤恕理家而家以立以恭慎遜抑教
子而子以顯卒之門闈地望鬱然為一時名臣其子向
也戶曹郎為何如耶惟公志明德壹故其取應如響本

乎天道也所以封大國加顯號錫銘載美流耀于無窮
豈非天乎嗚呼公其可以慰矣銘曰行有萬殊美莫與
競變有以萬幾謙不可勝得是二者惟公其人以天合天
靡屈非伸身為世賢子為國器端委立朝輔弼之貴其
原有歸曰惟公休襄恤是崇命秩孔優寵銘茲石萬世
餘侈識者所嗟是父是子

故昭文館大學士大司農郭公神道碑銘

中統至元之治人材突出大率儒以通達任吏事而不
LIBRA

以冗劇病吏以廉正資儒術而不以迂濶害濟濟乎誠
矣若夫備儒吏之用盡才猷之美淳忱雅曠襟度叵測
戛然為一時標準則昭公其人也公諱筠字伯川姓
郭氏曾大父諱謙配陳氏大父諱祐金尚書省令史配
夏氏父諱義字信之金懷州同知始配劉氏早卒生女
適張氏再娶靳氏公初生懷州君以金亂季自汴徙鄧
又徙青今遂為青州人公生九年失母十一年失父輒
能警省自持從師讀書嶷嶷有起家之志踰冠推擇為

吏凡五轉至中書掾能譽益出書滿乞外補相臣以見上顧問優渥授承直郎彰德路總管府判官實至元八年辛未歲也始視事更民所不便者民大悅未幾以樞密院都事召俄陞經歷加奉訓大夫儀矩言論朝著贍聳丙子以中順大夫同知泰州路總管府事時江淮甫定有謀不軌者獲之辭連富民何姓兄弟皆掠服具獄公至當覆按二人號泣自明知其冤乃更開謗窮詰首惡者窘始言嘗有貸于彼弗得故誣之彼實不與也二

人以得釋不死而乃恤孤賑乏揭條約通達示以好惡于是閩境肅然大治改同知嘉興路法制清明庭無留訟日以興學勸生徒為事民俗為變夏旱甚民困公潔齋與衆致禱雨隨降歲以有成士民誦之知其于政治精誠素積也用憲府薦除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常以正己正人敕其屬咸畏憚之吳郡有兄弟以財訟久弗解公諭之曰兄弟同氣財外物奈何以外物之齎而忘同氣之愛乎若是天倫喪矣今以三日假汝往歸

與汝所親者德者共議以來吾為汝決及期二人與所親拜堂下泣涕慚悔言曰小人不識義理為貪墨吏所悞微公教幾墮禽獸願自新由今日始公慰遣之二人旦夕炷香祝公于庭卒相睦為賢昆仲裕皇在儲聞聞公名命以遠召擢樞密院判官時征伐久息而軍職頗冗公奏為更定一皆稱旨乙酉遷兵部侍郎蓋公官秦州至是凡五遷而階猶其舊同列者皆更超顯未始幾微見于辭色逾年授太中大夫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

使會權姦擅政奏遣使諸道理逋負覆欺隱實假威福以鉗制天下所遣多清流欲幸其不識中之而公在遣中諸道往往畏威希旨網羅無清濁虛實曲搜旁延掠治百至有弗堪赴水火醜縊以死公獨不然凡訟劾無迹者皆置勿省虛不及衆而事亦無殆改按察江東建康道盜發績溪橫甚公親督兵下之戮其渠魁辛卯權姦敗誅希旨者皆相繼殄默而人益賢公矣朝廷更化以嘉議大夫僉江淮行尚書省事尋改行中書十二月

金江浙中書省事江浙金穀歲入倍于他省公為已任
井井皆辦大農以最聞而有賜帛之命癸巳以年請屏
居錢塘念其先府君嘗構堂于邱名愛菊乃植菊舍下
復扁是名曰先志不敢忘也幅巾野服徜徉山水間蓋
十年大德癸卯成宗思任舊人召至闕授昭文館大學
士中奉大夫商議中書省事而河南陳緜山天祥東平
張寓軒孔孫實偕召共事時望頤然有三大老之目首
言左丞相達爾罕清忠正大有經世具必專任俾無沮

格患天下可大治俄而達爾罕拜中書右丞相眷倚日
重中中外蒙澤公之力也先是河東地大震詔羣臣議公
以為陰逼陽伏鬱不得發天地中和之理失故有是變
具陳所以致中和者凡八事得失了然奏聞詔中書識議
施行焉一日嘆曰吾年八十尚可戀榮寵邪即請歸屢
奏乃允省寺胥輶務具酒饌都門為餞觀者榮之尋以
昭文館大學士加資善大夫大司農其見優禮如此還
錢塘侯者日滿門語未嘗及他時獨引觴嘯咏自若其

輿寄有在焉也俄遘疾以至大己酉十二月四日薨于正寢春秋八十四子友直奉其柩葬于青之臨朐仁壽鄉瀉河西源先人之兆次娶凌氏早世無子繼耿氏淑德令儀克相厥家年七十有六以大德元年丁酉三月二十六日卒子男一友直也女三適李氏喬氏張氏男孫二直博學有通才累官奉訓大夫紹興路總管府判官以公行實請銘嗚呼公早以邁倫之姿厄于孤弱卒能鯤化豹變奮揚明時貴冠五等年躋上壽完璧無璽

穎之指作室有堂構之託始終可謂無遺憾者矣敬為之銘銘曰世有善人乃國之紀百年自昔如公者幾在重煥煥四顧無倚心格神會孰興孰啓寸木百圍勺水千里磅礴功名出入赫煒蒲車晚節雍容園綺儀鳳景星有目所企忠言剖切入猶在耳康寧壽考嘯詠燕喜公生匪天奚且斯美爰念公德九原莫起載之貞珉其永曷已綿綿餘慶賜爾孫子皇慶二年癸丑正月

日撰

故肅政廉訪司經歷趙君神道碑銘

宏

漢儒董仲舒兒寬公孫弘之徒皆能以儒術緣飾吏事
號通才竊嘗偉之蓋儒以經術專而史以文法行言之
於學則經術本也文法其末也專其本而遺其末則其
弊也或失於牽泥而不通迂濶而難用行其末而遺其
本則其弊也或失於剛刻而少仁巧佞而不貞二者之
弊不同而其失一也故必儒焉而違乎吏吏焉而又進
乎儒則本末相資而後可以無二者之弊自予官京師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殆三十年凡以儒獲顯名踐清途者可識而數焉若君
者吏而進乎儒者也君諱昌字壽卿世為濱之渤海人
君幼慧敏不好戲弄稍長從吏學始為濱司候吏乃更
折節讀儒書求義理以自淑尋補州吏轉濟南總府掾
至元戌寅用監察御史薦入臺為察院吏會御史奏雲
翔等州吏職不虔錢粟盜匿狼藉詔近侍與御史就治
而君以推擇從君知其弊久為之悉心力窮晝夜掩簿
券以控其根穴資耳目以抉其脉縷如燭照痼卜無所

逃遁為姦者具服詔使以為能還言之臺遂以將仕佐郎除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司知事實壬午三月也已而以贊畫稱明年選充行御史臺掾又再歲入為內臺掾方大姦據相位假威福橫甚奏遣使諸道覆覈姦賦檢括逋懸敲榜徧于郡縣實示督制督制天下之口所遣使有異已者因中傷之治書侍御史河南陳公剛正敢言大姦忌故亦在遣中得湖南道河南知其意擇臺掾可與偕者獨以君行湖南行省有位平章者根抵連大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WAN P.O.C
姦肆虐焰焰河南至首劾其顯惡數十以聞其人懼則架空媒孽數事誣河南馳移大姦大姦奉遣使先知之於是君與河南并繫湖南省河南雖困辱自直不挫而君力助之時大姦風指所在莫不投栗草靡以附君於是時苟一語之異則榮利立可得而河南危矣卒確然不渝以死生與河南同憂苦至大姦敗誅相扶而還議者謂河南有知人之明而得其所舉謂君有國士之義而不負所知也尋以承事郎除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

司經歷居再歲本道例改肅政廉訪司官職更授如故而衆譽藉藉謂其才謀得風憲之體癸巳四月自以病歸明年六月一日終於家得年五十有七葬于州南二十五里天王堂之原先塋之兆次禮也後十一年其子去私以君之善狀請予文碑其墓道以申罔極之報君父子曩與予游皆甚款故不可辭君為人溫醇壹言笑無所苟平居行衍儼然一儒者及其接政事履繁劇則厲然如驚鳥之作而其守凜然如冰霜不可姦以私要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為心一主於誠期必至於是焉而後焉得儒教時中剛克之義故凡識君者無有貴賤疎密皆曰趙君無吏氣其為人所敬信如此嗚呼君之才量氣節見于行事者僅百之一耳使盡得肆其所蘊則其所到蓋未可量而遂止於是其命矣夫父諱善方慈祥樂施予好釋氏書家素饒諸所稱貸歲遇不登則焚其券不責鄉里德之卒年八十二母孫氏諱守信壽六十三先卒二姊長贊張氏次適齊氏君配夫人李氏諱守榮備諸婦道無

恙子男一人去私也女四人長適吳氏次郭氏次薛氏
次劉氏去私業儒好學有文由中書掾出為章丘尹轉
饒州路總管府判官皆有惠政今以奉訓大夫知嵩州
觀去私則可以知君故併反之銘曰儒而偽惟吏之弊
吏而誠惟儒之能儒有不能子能服膺衍衍接物之和
蹇蹇幹事之貞衆驚以名子獨安以衆行利爭子獨廉
稱出入之風霜肅殺之地亦厥有聲胡位不滿德而祿
不永齡惟肯構肯堂之有託尚永慰夫爽靈松楸冥冥

豐碑我銘彼猜禡矯虔者遇而拜之庶幾可徵

故少中大夫同知南京路總管府事趙公神道碑

銘

公諱姓字君寶世家涿州後徙燕遂為燕人焉公資開
敏剛正未冠失父與兄璧侍母避亂遷魏又遣長公益
長辭母東遊遇真定寓神霄宮掌教職其先世憐之留
使從學遂至于有立始以真定課稅所辟翰靖海場鹽
官布帛當送輸京衆憚之公獨請行既輸從領省溫都

爾哈爾滿觀和林一日太宗方宴縛領省出銅直廬中
莫測所以罪從者皆散匿獨公在側領省勉使去竟弗
動翌日內出酒一罋敕領省飲酒墨色知賜死領省伏
飲公從旁亦取飲既移晷靜無所覺敕使視之間曰嚮
酒汝所進果何酒也領省悟對曰臣所進白金新製藥
淬未久涉遠故酒敗色渝斯誠臣罪當死帝悉其誠釋
之領省義公異常人奏授領中書郎中以歸中統建元
改上都開平路總管府經歷官有捍難安衆之策世皇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贊之賜名賞喇薩哈勒圖賜金符授開平路課稅使三年擢領中書左右部叅議規畫日開愈為上知嘗入見
賜食如忘上問之對曰臣母老寄長安方食而感故然
詔有司致其母于京以便養時姦臣擅柄傾内外以公
獨不附忌之公輒去至元七年大幸上都道雲州州織
局廢敕中書擇人姦臣以公應詔除雲州織局提舉雖
以能遷而官左責難實擠之也公勉力就職未幾匠亡
而復謀失而倍又積棼絲織錦衾以進能譽益彰秩滿

奉命佩金符城興松二州安輯其人姦臣復嫉疾雲州之能以洛磁鐵冶都提舉治效如雲州姦臣卒不能害而公亦終不一下也十四年楮幣法滯以中順大夫行戶部侍郎大名分治之十六年詔檢覈金穀山東尋除少中大夫同知益都路總管府事以未復命不赴明年改同知南京路總管府事遇疾卒于官寓十八年辛巳八月十日也壽年六十有三權厝亦之隆德宮遠祖仕遼有以國戚官節者曾祖諱昭祖諱雄飛父偉儒金河

平軍節度使治汲郡金亡以節死母夫人傅氏公先配夫人舒穆嚕氏二女長適定襄李從益今嘉儀大夫治書待御史銓其甥也次適李天祥再配夫人李氏一子曰思益二女適李氏馮氏思益為人英毅貞峻嶷嶷有父風以膺授冠州判官改大司農照磨遷承務郎河間縣尹在官六年多異政民勤石頌德進奉訓大夫霸州尹婦李氏男孫二永章存章曾孫一奉訓君以翰林修撰王士熙所以公善狀謁於繡江言從益卜以年月

日舉先人之柩歸葬燕之先塋墓道當有銘欲得公之辭以信不朽敢再拜以請奉訓與舊無以拒序而銘之嘗觀古記節義之士精誠所發蹈死生弗顧窮達弗論也使人嘆息景慕以為不可復得嗚呼令以公言之獨非古人歟銘曰軼倫之才見於有為曲不直容莫究所期吾盡吾職憂懼非我而沉而浮往無不可禍當叵測國士與歸洪流方增底柱靡移衆人固不識惟惟天子知我銘于阡尚慰九泉凜然其風奕千萬年

故趙千戶神道碑銘

公諱信姓趙氏濟南歷城人世居章丘之固均鄉曾祖諱保義祖諱元祖妣王氏父諱忠母孫氏四子公其長也次儼次儀公為人靜敏亮直而剛毅有氣早歲代其父為濟南張侯麾下彈壓至元六年天戈南指駐襄陽募兵公在選中使者識其可用俾長百夫以行既至給祿同上百戶總兵千人于安陽于方臺于曲阿于滾河于青塚幕保障通轉運以才略聞厥後攻房方造舟公

力戰盡焚其材而還圍樊奮擊先登尋破之襄陽陷以功益高唐兵四百行總把事十一年大將右丞相忠武王擁兵郢了當上流堅壁以拒王舍郢盪西港入漢水順流而下取沙陽秋城二堡下涪州公皆有功陽遷枕江北墉直南北之衝宋人堡以自安王與副將左丞相阿珠擣虛據南岸大兵徑渡公舟與宋將夏貴遇大戰敵手礮犯公背公弗痛翠健卒呼躍蹴其舟殺數十人衆潰貴走過江分命四討若郢若漢陽若

斷黃若江池若安慶若泰興攻擊降取一以死力自效迄宋平其勞為平尋奉勅以德把授忠顯校尉戍通擒戢反側嘯亮草間者前後以十數賜金符制擢授千戶官武畧將軍在戍又十年請老有司以聞俄降制以其子世德嗣職公授其金符歸鄉里出則與宗戚故舊倘佯言笑盡平生之歡入則以孝悌謹生理教諸子侃侃忘倦又十餘年一日思其子世德復之通居踰年卒延祐三年丙辰九月一日也春秋八十又六明年某月某

日歸葬于所居北原先塋兆次子男六人女七人先配夫人李氏生女五三皆適王氏二適時氏崔氏再配夫人高氏生男一世德也字從政又谷氏生女一適崔氏又潘氏生女一適張氏又金氏生男二曰世懋世傑又陳氏生男一曰世昌又張氏生男二曰世英世強孫男四人初公之應募也父母戒之曰人生莫大為善汝從後非戰勿妄殺人公拜受銘心無忘嘗遇行伍執一宋遺卒將殺之遽起遮曰殺此何益盍丐我負裝其愈乎

許焉既得問卒言家揚州王姓公謂卒汝惟吾從無逋逃可全否則汝死矣維揚下縱之再歲公入維揚有男于迎拜為前言公所活奴王也至館與其父母妻子宗黨羅酒脯謝戀戀不能去平江陰叛俘一婦人言夫死兵二幼子不可知公曰吾家有老母汝能侍承無忘後當歸汝歸至果適有^母意俄母以八十終公使訪求婦家而二子在其長至公所公益哀之乃給婦券悉以母遺物資裝^器之從其子歸又大帥總兵討叛寇文梅具帳

下兵命公統之他師遇敵戰不利沒其衆有夫長三人獨得不死大帥怒下令戮三人徇左右無敢言公徐前以數語釋其怒三人以免其素行類如此嗚呼忠武王以間世大賢逢時稟命平江左壹聖統功冠萬古而其一時驅馳後先虎貔熊羆之士誠與有力也然紛拏之際取舍不同悍者以多殺逞貪者以攫利進由是以崩裂泯滅無聞者曷可勝紀獨公挺然以一甲抗萬陵致死而功益倍力善而行益著卒之身榮親顯貽貴子孫

耄期之年完璧以逝可謂峽起特立忠孝兩全始終無憾者矣世德以公善狀懇余銘墓道余里人雅知公又知世德世德平居讀書好禮溫然一儒者至其有事則激昂奮厲雄武傑出始嗣職聞虎害躍馬彀弓馳殺猛虎三勇震江淮有射虎將軍之聲噫是父有子而可辭銘曰士生懸弧志在四方伸屈有時變化靡常始以荷戈勉勉卒行雷震風馳劃然軒昂氣以義盈勇孰與亢況一之隆厥績孔揚錫恩酬勞金紫輝煌攸好惟德終

此壽康付託有子既構既堂載辭貞珉萬世耿光

贈奉議大夫驍騎尉聊城縣子陳公神道碑銘

公諱旺字天祿上世睢陽人譜逸莫詳後徙東平居汶上遂占籍焉父諱興幼孤母張嘆曰陳氏之託惟此兒以苦節自誓鞠育教誨之既益長讀書有立志天兵平汴負其母北渡始居汶闡小學為甘肯奉公孝聞嘗為征商官配母王氏三子公其仲也兄曰伸蚤世弟曰用字天祐里中稱善人婦呂氏旌男一德新穎悟通星歷

學姪孫男四公潛德不試以子用晦貴贈奉議大夫驍騎尉追封聊城縣子為人惇厚恭怒力儉勤養親出入懋遷馴致殷阜凡富室無與允然未嘗一非義取亦未嘗一見義弗勇也若濟厄窮活餓飢赴急難日常與家事並諸子錢或陷乏莫償輒燬其券不復言至於洽宗黨接賓友侃然一本於誠東平人物都會高其行咸敬重之里有閩公為一言皆慚悔謝去其德義可知矣及寢疾戒其諸子曰謹身承家人所當然貴義賤利人所

希其汝曹第視吾平日所能行弗違遠大可期也生於
丁未十二月某日卒於丁未十一月某日葬於汶之孝
義鄉之原配商氏靜謹多內助追封聊城縣君子男三
長曰用晦次君諒授侍儀司通事舍人次用中女一適
張誠女孫二用晦字子明既冠遊京師達官貴人見者
無不賞異謂當為偉器由是交遊日廣皆信厚知名之
士始從事省闈歷官甄用利用二監轉通事舍人陞奉
議大夫崇祥院規運提點所在以才廉稱婦張氏封聊

城縣君用晦以翰林檢閱官張深集賢修撰狀元張起
巖為聊城公善狀因余子壻今利用監經歷官魏誼請
曰先人棄養奄忽踰十閱歲而墓道寂寥未有旌紀不
孝孰甚先生辱惠以文載諸石則先人為不朽用晦亦
可以瞑目矣余昔日京聞用晦之名已久頃歲再赴召
始識用晦博誼家通擴詳敏信其為偉器也知用晦自
銘于心貲產歲入施散必十之七遇冬出紵絮給賜窮
者以為常凡才傑之在困婚葬之弗供與夫水火之不

幸苟見聞必周之可謂克迪先訓志于遠大者也嗚呼
聊城公始以孝勤致富而富不有家益盛終以貴義教
子而子有立親益顯傳稱積善必餘慶茲非效歟漢樊
重以君子之富昌子孫名後世以公觀之重不得專美
矣為之銘曰人有貧富匪人乃天正以處之天乃可全
惟聊城公善富不有動必天合確爾其守彼富不收驚
忍且驕厚積深閑其心涵涵寢寢弗容柙續自圮傑哉
聊城比屋萬里身為尚德子述義方堂構益崇列爵有

光孝思惟永樹此銘刻一門之榮萬世之則

奉訓大夫淮東淮西都轉運副使潘公神道碑銘

公諱琚字君玉姓潘氏其先本姪姓畢公高之子季孫
食采于潘子孫以邑氏在唐有制策高第者嘗為宿遷
令卒葬宿遷遂家焉七世從伯叔竒由宿遷縣教授徙
印逮高祖世居印為大姓繼有潛德而祖尤重厚長者
兄弟割產獨不分一錢曰吾不忍有是已而致產復益
饑將終聚諸負券盡焚之而殃二子曰撫同監印州醋

以卒曰揮公之父也循直有儉德年甫十四而孤當金
季兵擾攘之際輒能自立持其家無削弱之患歲癸
巳天兵收河南奉其母吳氏挈家北渡翔集濟南遂定
居焉于是為濟南人其配郭氏公之母太夫人也克謹
內治慈訓有法生公及其弟息州同知瑾公始就學警
穎異凡兒識者知其有起家之慶十八推選為吏會轉
運使田侯闢府山東喜收延人物聞人宿士多萃幕下
公時以秀發居羣公間侯獨嗜公才論親倚尤密自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辟轉運知事歷濱萊兩盩司判副至轉運經歷在山東
凡八轉至元九年遷河間轉運經歷十一年以最陞承
事郎同知寧海州事俄改河南宣慰司都事尋加承務
郎時江南始平河南直南北襟喉之衝之檄叢擾出入
利害公隨宜裁制肯綮盤錯以次而辦同僚賴其能十
七年以勞得五品服轉奉訓大夫淮東淮西都轉運副
始徒公在山東在河間轉運之政稔其利病故始下車
力以興除為已任前政因習窳敗之弊一切剗去以人

不擾而課入大增兩淮安之及代歸更折節里巷以閒適自樂不復仕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春秋六十有五以疾終于興仁里第之正寢以其年五月六日葬于新塋先人之兆次公配夫人李氏同郡盛族慈孝婉淑周于婦道次富察氏東明總帥之女先公卒子男六人長曰麟趾行中書省宣慰使次曰昂霄承務郎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曰思敬淮東宣慰司譯史曰思義淮安僉鎮巡檢皆夫人李氏出也思明思順皆幼富察氏出也

女三人長適劉瑜戶部尚書兩淮轉運使中子餘未行孫男三人女一人公識曼超遠才力夐出不滯一能故所歷無難事而能小心廉恪不以所長自足故動必有立而名亦隨之至于敦睦孝友又其天性初父以其父侯之殯在郊謀遷之濟南未果而卒乃與弟瑾營卜歷城天陽之山原為新塋卒遷其祖櫬及奉其伯父撫以衣冠之禮胥其父葬焉成先志也至四方有珍異雖千里必致其母如在膝下有姑寡無以自存有姨及其夫

流離他部皆遠養以老其諸子訓以義皆讀書有成達于進取自餘族姻里閈困乏者必委曲周恤之公於生也始終之道庶幾無少媿矣故其歿也聞者無不驚悼嗟惜而弔者與赴者無不盡其哀焉嗚呼使公當大任操大柄得以盡展其才則其成就又未可量也位不滿德而止于是惜哉將葬其諸孤累然衰絰持廣平陳錫所為公行狀泣血再拜請曰先人之葬金華王龍澤誌其墓矣麗石未有銘敢請某于其次君昂霄為同學友

而公則父執也其何辭遂銘之銘曰潘實姬姓其歷惟遠在邳始基有德弗顯惟其弗顯日積日崇奕世之慶啟而生公公始就學識者所嘆三語辟掾玉雪未冠翔山東八遷其官鷄薦既勝乃佐河間河南之幕南北攸控事則孔多予處于中爰涉兩淮漕政允釐悉其利病淮人之思公才有餘德則誠美進不貪位君子之復公既逝矣悲孰可忘有子嗣之公乃不亡有隆者封載碑其石曰惟公之藏俾永是式

中庵集卷十六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庵集卷十七

元 劉敏中 撰

碑

濟南王氏先德碑銘

千歲之木其柯葉摩穹蒼蔽巖壑人知其本根之深萬里之流其波濤驅雷風沃天日人知其源泉之後百年之家其子孫大門閥昭聲名人知其世德之盛也以今言之其吾黨王氏乎按王氏本高唐人七世祖徙濟南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章丘支蕃派衍蔚為鉅族高祖考諱京為人真淳孝友重義輕貸家園多橘鬻者預入其直率三之一屬隕霜遽以所入歸其人田家往往以農器質錢廻東作知無以為贖即名付之金泰和末歲饑民病發私廩以賑所全活甚衆以年高普恩一官并賜杖嘗手植槐於庭迄今鬱然根盤幄偃人知為瑞云年垂九十無疾而逝妣封氏卒年九十二曾大父諱亨讀書通大義動循禮則充其所知妣鄭氏祖父諱廷字君用博學善京垓術

生罹兵荒幼孤比長瀕於危者非一而坦然無憂容居常寡言或犯非義弗校以信謹為縣主書聞驚潛走避饗堂遇羣暴禦將食之識者曰斯善人害之不祥乃得釋且護送避所濟南張侯雅知其賢既歸國署敷武校尉行元帥府知事經始之際贊畫為多逮以老引年而侯亦謝事日燕遊相從盡平生之歡親族之歿於亂者皆收祔先塋其齒諱行第密記不忘手為五服圖以譜之每一感及則流涕不已知其孝義最隆也壽八十有

五終妣安氏秉內治慈而法先二年卒春秋七十九
子是為父諱忱字信卿用子桂貴贈中義大夫上騎都
尉太原郡伯二女長適李秀次適劉宸都尉公資慧敏
無不讀之書辯博而有容裕和而能幹城府機械不知
有之張侯子襲爵署為其屬嘗從述職和林或計事省
廷辭令既優尤善應變儕輩無及焉陞幕府提領青州
送臣璫有不軌之志時戊連海得薦制濟南兵數平時
世皇居潛總兵六盤侯遣赴憩兵不可以益晝夜馳未

旬入見奏對稱旨給傳而還撤其兵俟益器重焉中統
壬戌逆璫寇濟南宗王擁兵南下侯命前迓遂陳擒縛
之策寇平擢大都督府知事至元乙丑調官制行侯徙
尹真定辟知事倚往以親老辭俄二親皆弃養喪五年
未嘗與人接庚午調東平提領案牘遷淄萊己卯授將
仕郎主朝城縣簿改順德錄事判官以疾去職甲申除
河間臨邑主簿兼尉卒於官寢丁亥四月十有八日也
壽年六十公蒞官尤詳治獄所至以遺愛聞苟事隙輒

以詩酒自娛人莫能窺其際嘗教子孫專儒術刀筆吏不可為論者皆以為公有軼倫之才屈於小官未始幾微見於色浮沉優游而職揚政舉其高懷曠度固與古人為徒較之曾肩病畦折足覆餗而不恥者穹壤矣為時推重如此先配夫人張氏濟南權府之女清儉備婦道年三十一年卒再配夫人馬氏翰林侍讀學士之女有懿行撫育前夫人之子如已子教子婦治家咸為矜式歲戊寅卒年四十九並贈太原郡太君子男五人女

五人張出曰祀曰銳祀仕晚終監安邱酒稅銳倜儻不凡始官歷江陰餘杭案牘官建言更楮幣法世皇召對特授尚書省左司都事陞員外郎除諸路寶鈔提舉出知渭博興寧海三州皆有能聲皇慶癸丑十一月十八日以疾卒於家女三長適劉彥清次適張珙次適解義馬出曰桂曰椿曰桓椿桓皆早世女二長適幼卒次適馬說桂六歲知讀書日誦千言既冠以儒貢歷府寺掾除承事郎揚州路興化縣尹憲司薦能入掾中書滿以

奉訓大夫拜監察御史劾擊權要內外震悚乃請加封
孔子遂有大成頌示之號遷吏部員外郎官奉直大夫
大德丁未奉命賑旱饑浙間從宜設施民甚賴焉及還
武宗躬享太廟以興享進階中義大夫至大三年庚戌
有追封考妣之命是年分曹上都適留守官得謹選授
上都留副守明年聖天子嗣服幸上都進嘉議大夫同
知上都留守司事面奉玉音慰勉且賜貂裘旌其廉能
皇慶改元之明年大駕再幸上都以大興尹缺詔除大

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陞辭命進酒且命進階訓以母
急於事賜幣五千緝趣其行留守賀開府奏乞留數四
竟不允到官寬猛並施京輔大治再踰歲御史臺奏除
山南道肅政廉訪使上以京尹難其人弗許孫男五人
女六人祀娶房氏生男二曰憲兵部奏善曰惠未仕女
二人適某氏某氏銳先娶冒氏生男曰能次娶宋氏生
男課兒女二幼桂娶李氏河南儒學提舉舟軒先生之
女封太原郡君生男曰志國子生女二長適張思義次

適兵部尚書張古男國子生重戡曾孫男二遵遂女一
慈之息也京尹君命其姪能及子志持善狀抵繡江再
拜請曰桂等以妾庸叨歷顯榮恩眷隆渥念非祖德庇
庥先訓陶鎔其何能此顧松楸寂寥前美弗彰乃心如
焚先生辱惠以文載諸石桂願畢矣某既嘉京尹之孝
重感都尉府君與先人文靖公疇昔從游之雅不可辭
謹述而銘之銘曰善必裕後學必顯親顯孰孝克裕罕
善聞王氏奕世種德惟邁學必顯親宜顯且大仕莫匪

榮天府奏功恩莫匪露玉音監襄惕匪所堪官守是敬
方來是艾必有之慶昊天永懷欲報罔期刻辭貞珉不
朽庶幾

牛氏先德碑銘

頃余自都下歸陽邱邑長者奉順大夫知濠州事牛公
潤之持善狀請曰益不佞賴祖宗庇蔭幸免罪戾致官
五品嘗痛譜牒散逸無以周知先世之美惟是先大父
暨先人濟陽君之餘澤遺行欲吾子文諸石為不朽之

傳為松楸之榮為昊天罔極之報敢再拜以請予惟所
請孝之大者也孝不可違勉為論次之而系以銘按牛
氏世為濟南章丘人大父諱豫以鑒術鳴資敏厚喜為
善歲饑民疫出入恒乘黑驃以囊米自附遇貧病者輒
視而藥之且遺以米使得食以是所全活甚衆鄉人德
焉配劉氏三子長曰山次泉次傑山傑皆旱世泉濟陽
君也為人魁傑有膽力金季之亂張濟南公擁衆保長
白之饗堂嶺君以敢勇善射騎選置麾下濟南公既歸

國以侯伯行省事得專除拜從親王略地河南署君百
夫長實以爪牙任之河南平以勞授濟陽尉猶隸麾下
也蓋君自弱冠起身事濟南公出入兵間始終殆三十
年而未嘗有絲毫之色失幾微之嫌濟南公亦愛之不
使一日去左右故濟南公之麾下言質直篤厚無間者
惟君為稱首其處已尤勤儉以故家益饒歲己酉大饑
散窖粟五百餘石遠近賴焉行遇暴露必收而掩之見
遺物必訪而與之此義而能惠又其天性也君挽弓至

一石五斗矢大異常射命中逾里在亂中嘗與弟傑擊
母有所往遇羣賊迫至君曰賊敢怖吾母乎謂母萬無
恐使傑守之獨束衣握弓矢前山立不動以伺賊意賊
望見君識其勇者不敢近遙邀衆矢嘗君君皆避之徐
引滿發一矢落賊後數十步入地半箭賊拔取視之遽
相驚而去中統壬戌李璮叛青州襲濟南濟南張侯度
不可禦走京師時君已六十餘歎曰兒子輩既從張侯
矣吾雖老寧能守此坐受賊汙即以私帑弁其幼稚行

行將避之湖山剽者六七輩遮君於道君遽呼躍引五
尺梃法擊之連擊連中仆其三人賊散走以免觀此其
平生志趣才量可知已至元庚辰十二月十三日無疾
而卒享年八十有四葬於邑東南十五里康氏莊之西
原從祖塋也先是歲辛未十月君久疾有不起之憂夢
神仙若丘真人者謂君汝是吾弟子汝壽當有八十四
覺而言之翌日疾果愈及卒入始驚異疑公亦仙去矣
配張氏淑婉備婦道以甲申四月十七日終壽年如其

夫及合葬濟陽君之容體衣衾皆不腐奄若卧寐見者益異之生男四人長曰廣潛德不仕次曰益濠州公也次珍危山巡檢蘄州路稅使多藝有幹局次璘蘄州雜造局使壽春稅副以通敏稱濠州少有俊才文采奕奕動人早以從事辟濟南張侯幕會丞相瑪爾美平章趙公右丞張公奉旨撫括前者乙卯至己未凡五歲內出金穀出入之數仍選諸王府屬各二人共其事而濟南為親王哈坦分邑王以公應選祿秩視左右司郎中公

既明辨又素練達於是諸大人屬目一切仰之事不勞而辦省府既熟公才用凡事閑難劇者必以遺公而名聲籍甚青寇之擾濟南天兵討之平章趙公實董其師公從行一日遣公詣大帥計事猝遇寇圍公欲降之不屈以力砍公首復不屈凡三砍竟不死亦不屈乃執公去會晚寇有追襲之恐公伺釁潛裹傷而還大帥躬加勞問給白金五十兩旌其忠且記其名尋為王府郎中歷事三王歲丙子用王府薦授承事郎知濟陽縣同知

雄州事遷承直郎蘄州路總管府判官進知濠州其治以廉勤公恕去弊因利為主故所至多美政民皆思之濠政之代以年及有莞裘之思遂浩然歸鄉里而有是舉嗚呼人皆知積貨財廣田宅為子孫之計而不知清白篤厚之可以為垂裕之慶而無驕佚墜失之患也人皆知回邪曲屈徵取富貴為家門之榮而不知公忠亮直之可以為顯親之寶而無憂辱顛覆之虞也故余既述牛氏先德之懿復著濠州公之出處大畧欲知所謂

垂裕之慶與夫顯親之寶者果不在於彼而在於此云

銘曰長白蟬聯繡水所環康莊有原是為牛氏之阡繫牛氏之世莫知其年顯允惟祖植本濬源溉方寸之田得同然之天以粒饑藥疾之端知見義勇為之賢顯考繼之遭世疎遭委命為知己用何蹇蹇兮桓桓至若掩暴骨而遺物必歸閔凶歲而積粟以捐一矢慰母心於畏途挺身錄逆吻之垂涎天報罔愆鳳驥聯翩矯矯濠州並擢孤騫發軔侯藩曳裾王門應青選於天庭動紫

微之星躔實著聲馳乃處承宣隱然良吏之蹟渤海頽
川五馬來歸皂蓋朱轔松楸之華貢於九泉蓋播之既
精而獲也則然以創繼言之是謂兩全我作銘詩為牛
氏永永之傳

商氏世德碑銘

余族弟宥介其戚商氏者見余繡江草堂再拜致其兄
忠顯君之辭曰進戌江左兵校也始以眇焉之軀委置
矢石之場出萬死一生食息自若重忝國家爵祿皆出

望外非由祖先積德應佑曷能致此言念丘壠旌紀寂
寥報本之義大懼殞闕謹使弟慶以世次行實獻先生
辱銘諸石存歿惟幸余感其請且以弟戚之故乃為之
銘按商氏之先濟南鄒平人其後有徙居陽丘之錦川
者故今為陽丘人焉世業農以勤儉自守高曾而上失
其字諱曾大父三子大父其季也諱清為人疏豁樂施
予意懇懃常恐負人而人之負已弗校也春秋六十四
以丙辰歲三月十有六日病卒配祖妣王氏以至元三

十年九月十六日卒享年九十有四子男二人長即君之父也次曰友女二人長適开氏次蘇氏父諱顥和夙有父風而毅敏尚氣識者謂有起家之望既冠二歲而卒鄉里惜之實庚子歲十一月十有一日也配母吳氏二子長曰進忠顯君也次曰慶叔父天資信厚持家有法事親孝視其兄之子如己子嚴而愛配母王氏子男二人曰璿曰瑄女二人長適馬氏次趙氏忠顯君自其幼時嶷嶷如成人年十七隸名兵間時濟南孟公統本

道兵見其魁傑喜之俾長五十人立麾下及從沂鄭統軍達春城正陽復入善射之選至元十一年天兵南渡江從攻常州先登尋略地福州賊阻高王砦破之第功咸獲優賞十五年以行省檄署百夫長領汴兵從戍台州俄改戍漳州至衢賊有金姓者擁衆圍衢帥以請君先以所部禦賊於小南門始接戰手殲數十人賊自解去君以賊未逞旦且復來乃潛識賊出入所經要害白帥設伏待之明日賊果至城中兵拒戰賊却遇伏君

呼躍奮擊與內兵應賊遂大潰尋追降其衆用是以謀
勇聞是後破福建賊黃華於古田刺張治國於湖頭翦
詹福三於尤溪皆以致死力取奇效為諸將之最省府
工其功朝廷嘉之元貞二年二月奉勅百夫長授忠顯
校尉給之銅印緋服祿廩以本兵戍松江君天性好友
質直而廉凡居家仕宦未始有毫髮私獨以武事自憲
尤精槍法人罕及者蓋商氏之門君以節概勇敢立聲
名於外其叔父暨其諸弟以慈和敬讓厚基本於內由

其大父至於諸孫凡五世上下數百指門風雍肅無有
異食私蓄閭牆反目之隙故鄉人言孝義而能顯榮祖
宗者必曰商氏焉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以今觀商
氏之慶詎可量也哉君四娶子男三人女三人始娶王
氏卒有子二人曰讓曰信早卒女一人適吳氏再娶翟
氏有子一人曰說女二人一適开氏一幼又王氏李氏
男孫一女孫二弟慶娶崔氏又丁氏卒子男三人曰諒
曰誠曰誼女二人長適李氏次幼皆崔出也女孫一人

從弟璿娶孫氏二子曰詢曰諒瑄娶蘇氏子男一人曰
詡女一人銘曰惟古得氏氏有商統疏派衍遠莫詳陽
丘之商蘊世芳敦朴不漓孝義彰根本既固枝葉昌忠
顯乃是白眉良早行寘身卒與行一葦要濟浮海航鉉
惟一割已自戕金至百鍊始益剛出入瀾濤踐榛荒鯨
鮀盡戮蛟龍藏薦書上列聲洋洋酬功以爵制有常甲
胄一朝化簪裳坐覺乘梓生輝光祖考慰兮樂且康錦
川平行繡水長商氏之慶未可量伐石刻名先美揚勗

哉後人毋或忘

姚氏昭先碑銘

姚氏始為濟南齊河人其上世屬金季兵亂失其譜系
考諱成避地陽丘之南羅因而家焉成資厚重而志意
宏闊以膽氣自信喜擊刺騎射勇力絕人濟南張侯部
將焉公雄傑人也時有妹未嫁欲得壯士配一旦得公
喜甚遂妻之且薦之張侯從侯征河南以驍勇聞俄以
病免歸因慨然念曰吾祖宗惟力農敦樸勤儉家以殷

厚一經喪亂蕩滅無幾然陰德之所以垂裕子孫者宜不可泯遂戒其子令忠顯君曰汝長矣庶可以試汝遂代吾役吾其教汝兄與汝弟務立基本以無替祖宗之緒於是敦率諸子以孝弟力作為事數歲益富饒而子孫循循有禮讓之節中統初青州李璮叛奄據濟南民竄避無所得食公自以窖粟五百斛出而賑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時田野蕭然無一夫把犁者公獨為柵自護潛種粟為他日計會親王督兵收璮適遇其所公從數

雙雜

人弁酒脯迎拜馬前曰野人不知忌諱聞王來敢以危酒獻王大喜為下馬坐見其所種禾謂公曰向所經未嘗見寸苗是安得有此無乃爾所種而懼為吾兵所殘乎公叩首謝曰惟王憐之王故為久憇令兵盡度乃去未以不損冠甫平而熟田僅數十畝而所入粟二百餘斛鄉隣復業者皆仰食於公如取己物迨春民耕復無種公又分給之鄉人德焉廣博尊重遂為里中長者以某年某月日春秋八十有九終於家五子長曰珍次曰

至早卒曰興即忠顯君曰珪曰信馬氏周於婦道先公
卒年七有九初忠顯君以未冠之年代其父荷戈行伍
間已自奮拔不凡始戍下邳大帥一見識其可用輒以
自隨會宋人入寇帥引兵赴之戰於淮安之巴泥蕩君
呼躍奮擊立斃十餘人賊衆潰走因追殺其主將大捷
而還帥壯君勇銳假以弓矢勉之歲己未天兵臨鄖渚
君以力戰獲賜白金綿絲異等及大軍再舉從擊潭州
取江寧戰於沙市畧廣西皆有殊績屢獲銀孟繒帛之

賞江南平遂入為禁旅嘗遣戍和林益蘭以勞授敷武
校尉親軍百夫長尋賜銀符加授忠顯校尉仍薦賜金
帛楮幣之數甚渥君沉毅寡言自信無委曲意平居斷
斷如常人至臨陣對敵躍馬顧盼勇若神人凡重危必
死之地衆所憚者君常請行以故多奇功及受職益恪
謹自勵士卒咸畏慕焉今年春以告省冢墓掃之際泣
然流涕曰吾以一卒出萬死一生叨蒙恩遇分符佩印
得備宿衛之末為榮甚矣是皆祖先蔭佑所致念所以

揄揚前美者非文諸石莫可遂懇其鄉大都君持善狀
再拜乞銘於余義不得辭乃摭其寔而論次之嗚呼古
人謂仁者必有後今以姚氏觀之信矣蓋農為生人之
本而其為道專固勤勤非有巧射倖得竊薄之幣矧能
輒已利衆拯其阽危斯誠仁者矣故姚君經百戰之險
無一撓之失卒能致身顯達忠孝並著為祖先光榮夫
豈偶然哉銘曰姚氏之先起於齊河亂離是遭爰徙南
羅世業以農自食其力輒已濟衆德惟純一天有顯道

曰與善人與善者何在忠顯君赳赳忠顯勇以為孝挺
身百戰有進無撓羽林森嚴貔虎所環駢驅角立君超
其間賜予既渥恩命凡再奮激厥中矢死罔愛佩符來
南松梓有輝言念先德泣然沾衣琢石勒銘匪侈匪報
以誌其嗣人惟永是效至元十九年十月日

賈馴昭先碑銘

積善垂統以裕後立身行道以顯親古今所重人之所
同欲也雖然善不欲有心為有心則偷偷則薄後不可

裕矣名不欲以倖得倖則辟辟則辱親不可顯矣故無
心之善裕後之本也自得之名顯親之實也世亦有無
心之善自得之名乎吾於賈氏見之矣賈氏世為濟南
鄒平人祖諱福以敦儉自尚二子長諱珍次諱友尚書
君父也為人淵淳慎靜不知秤量貿易不知飲酒不知
入官府見鄉隣聞者輒閉戶避之里有寡婦孫氏老矣
以白金一罌見託而他適踰十年歸未有請還付其所
託墨封識宛然婦見之驚泣曰再拜曰此非敢望也願

分一半為謝勉而去之竟弗受嘗遇醉人遺絲純道上
去無同見者獨追及與之又嘗以生組若干約送染人
既染染人以歸他日視之則約多以數十亟往持還其
人愕然曰悟此某氏組也偶不知誤忘矣微子吾惟償
之耳嗚呼為善而若此夫豈有心者哉裕後之本也至
元辛未已六月十日念其子馴久以非辜繫詔獄不解
惑焉一夕卒年六十四配王氏勤儉靜順克完婦道癸
巳三月二十日年七十卒二子曰馴字致道尚書君也

曰騏字顥道監濱州稅孝友有為四女長適王氏次李
氏次段氏次王氏皆濟南盛族尚書君始由提刑吏陞
察院轉戶部歷臺省掾為戶曹主事進中書檢校官剖
繁折劇能狀表表以是擢右司都事聲望益著遷兵部
員外郎時附京諸驛煩弊狼藉君為一一設法使得輕
重均壹諸驛便之而君以歲秩當更驛夫數百戶遮宰
相號曰若賈員外去兵部吾屬困苦死矣會成宗獮城
南宰相以君見即日進授郎中官奉直大夫旌其能也

踰年改工部加奉政大夫君益精敏自勵毅然以一部
失得為已任不以次列介意凡百工五財之用審曲面
勢之宜多寡之殊久速之程皆心規目度靡不曲當吏
弊無所措同僚仰成而已故太保右丞相深器重之京
師始未有孔子廟至是詔有司建立并置國學丞相獨
以委君君曰嘻此政化之本敢不敬成入理曹務出營
廟事旦夕勤劬無風雨寒暑自其規模位置以及巧墁
斲削皆躬為指授已而構繹宏麗廟學俱興首善之觀

朝野瞻聳莫不咨嗟羨贊咸謂賈君為有功於斯文矣
以朝請大夫進授侍郎聖天子嗣位拜工部尚書加少
中大夫初至元間巨姦專政竊生殺柄脅制外內視臺
憲善良如仇敵山東提刑副使李唐卿正人也巨姦奏
請省臺雜治欲置李與數十人者於死君時小吏以連
證逮繫者視其風旨一與所誣合而君獨以實對因辱
百至不易姦臣使酉以利誘以官不易酉以死亦不易
繫凡三歲執如前李竟以得免大獄以解時論翕然以

古人期君矣迄今事業方赫赫日新本基之植實此焉
始嗚呼有名而若君夫豈偉得哉顯親之寶也君今暨
其弟騏來再拜請曰馴等不佞徒賴先德麻蔭過荷國
恩罔極之報悼恨無所茲欲刻一石為松楸光華惟得
吾子銘之可以卒志余雅知君者乃為備言之欲知裕
後顯親之不可苟也銘曰九淵之流源乎濫觴百園之
本萌於毫芒其蓄者深其發也長賈氏之善世蘊弗彰
積久彌耀乃合天常孰綱孰維陰極而陽猗歟工部寶

膺餘慶巨浸稽天一葦所杭大本既立旁礴翔躋貴
紫微協吉黃裳臣子之職曷不孔揚繹繹孝思先德不
忘刻辭貞珉有永其光

河南谷氏昭先碑銘

武宗繼統之四年考制旌賢頒賜封爵今般陽路總管
谷君果之祖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追封長安郡伯祖
妣追封長安郡太君父贈少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長
安郡侯母封長安郡太夫人君來言曰果以踈繆之質

遭逢聖時叨沐榮幸恩隆二代念非先德所庇其曷能
此得先生之辭文諸石以彰不朽敢再拜以請按谷氏
世為汴人之鈞州密縣人高祖而上譜逸不可詳嘗有
官縣令者祖郡伯君實其支系諱秀未冠時值金季亂
徙平陽河南平乃歸資剛果英邁不羈而善於治產以
是富饒雄一邑乃更折節樂賦施以禮義自居里中右
有谷半川之號屬有事襄樊兵檄驛使絡繹駢接所過
艱於供億大府知其才選署驛官以幹達稱晚節治家

教子益嚴以法一日以貲產析諸子命之曰汝輩長矣其各立而家所以然者庶他日免閼牆之忿而全其身體之愛也母情竊易吾言春秋七十有四以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六月二十有五日終於正寢先配司氏太君也壽六十二前卒越三日合祔於邑東南移山陰之原先塋兆次再配李氏三子長曰德即郡侯曰青曰欽皆同出一女李出適王氏郡侯君為人溫讓侃侃有古君子之風世之囊橐鈎拒機穿巧利無關於心至大已

西九月四日年七十二卒配呂氏太夫人也淑婉恭慎本諸天性其事舅姑接夫子治宗戚一與禮合內外無間言康壽享祿養宜已一子為總尹君字明之識遠器宏風裁峻整幼穎悟異常祖郡伯喜之曰是兒必興吾宗始入小學禮制節文目擊心會既長貫通羣籍學博而志益明志存濟物屈於施用喟曰古人以良醫比良相吾其為醫乎乃悉取方書讀之凡醫之技術皆精故其已疾若神名馳京師大德初近臣以醫薦入侍成宗

大見知遇詳勤忠恪行在無舍旦夕賜金錢珍貝玉帶
第宅以及衣服鞍馬歲月相踵累官朝列大夫同鑿太
醫院事至大改元授朝散大夫廣平路總管下車以廉
正惠和悉民利病喫咻戢遏得寬猛之宜又以儒學祀
大成風化之源醫學祀三皇死生所繫其崇飾獎勵尤
所致力也民歌詠之滿加中議大夫遷般陽其治如廣
平而聲益大妻張氏安平戶之女封長安郡夫人二子
曰麟駒早卒次幼二女長適崔氏次在室夫善積則後

必裕名立則親必顯天理之常人事之難者也谷氏上
世雖不概見以郡伯郡侯觀之其堂構揣獲之懿繼述
遠矣故總尹君之生既學未施遽齊近出膺重寄再殿
大邦前美殊榮焜輝金石郡伯興宗之言為有見之矣
天理人事之合如此乎吾知其門闈之盛方隆而未已
也銘曰書載降祥易述餘慶天道冥冥厥顯龜鏡龜鏡
者何谷氏匪微郡伯攸系邑宰是承善富不有好禮樂
施才與用達訓子見志雍雍郡侯所履日新以天合天

猗此吉人靈淑挺生起家之子懷寶不售鑿以相擬鯤化鵬博一昔九重有莘割烹亦惟其逢侯藩西東聲烈益大榮及祖禱終孝斯在松楸鬱然穹碑屹然流澤騰芳以永斯年

中庵集卷十七

中庵集卷十八

宋 劉敏中 撰

碑

勅賜保定郭氏先塋碑銘

聖天子撫文明至隆之治旌德顯能康錫封爵集賢大學士郭貫光恩三代賜碑其塋詔臣某撰文臣劉慶書臣貫就篆額臣謹按國子助教于欽事狀郭氏世為保定清苑人高祖而上譜迄莫詳曾大父諱翼有氣尚義

猗此吉人靈淑挺生起家之子懷寶不售鑿以相擬鯤化鵬博一昔九重有莘割烹亦惟其逢侯藩西東聲烈益大榮及祖禱終孝斯在松楸鬱然穹碑屹然流澤騰芳以永斯年

中庵集卷十七

中庵集卷十八

宋 劉敏中 撰

碑

勅賜保定郭氏先塋碑銘

聖天子撫文明至隆之治旌德顯能康錫封爵集賢大學士郭貫光恩三代賜碑其塋詔臣某撰文臣劉慶書臣貫就篆額臣謹按國子助教于欽事狀郭氏世為保定清苑人高祖而上譜迄莫詳曾大父諱翼有氣尚義

以力穡為鉅族贈通奉大夫司農少卿護軍追封趙郡
公金季天兵南下所在震裂寇盜橫潰公密為窟室庇
親黨間出以金帛易食竟遇害配王氏追封趙郡夫人
大父諱寶累贈集賢學士資善大夫工護軍追封趙郡
公為人剛介嘗墮兵難逃歸依蔡國武康公於蒲城從
徙定官至管人匠總管以卒戊辰七月十二日葬於清
苑小激里之北原祔樊氏梁氏並追封趙郡夫人二子
父其長也諱希泰次希奕質直不仕一女適少府監局

使劉振父字仲偉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
追封趙國公夙穎悟嶷嶷不凡受學於靜直處士郝先
生之門經史百家靡不洞貫與處士國信使贈太司徒
昭文館大學士潞國文忠公陵川先生伯常諸友革結
文會日相從講習以為樂視俗塵邈如也中統初元陵
川貴力薦之除大都行用庫使尋以病歸至元十三年
丙子復起為淮東清河軍儲倉使改杭州平準行用庫
提領庚辰二月三日以疾終於杭春秋五十有八貫迎

喪歸是歲六月吉日墓於先塋兆次公生十有六年而孤輒能以起家自任養母盡孝遇弟盡愛嘗營樓居或謂君有弟樓可二楹異日易分也公謝曰兄弟天倫兄有即弟有也弟有亦然奚謂分苟如子言已則私矣天倫可容私乎或者慚焉爰其子貫教之學購書擇師恒若不及訓之曰士之生世當為有用之儒無讀無益之書當使人求已無已求人其所以期焉者遠矣至其治賓友赴急難樂賜施予殆嗜欲然保直四達之衡人物

所集屬河南平衣冠北渡多寓焉公無不欵曲延接或資以僕馬若監察御史岳夔舜咨狀元王鶴百一遺山先生元好問裕之諸名公尤其密者也故陵川為作樓記有曰許與結納皆天下豪右魏青崖為其子作字說有曰仲偉尚氣好賢交游半天下蓋實錄云中統前青冠璫馳書幣招陵川陵川謀於公公曰世所重名與利耳若利先生學術道德傾一世奚利為若名名在朝廷山東奚取也陵川遂辭之歲未幾璫叛其遠識如此公

雅無宦情中年好善彌篤以明德命其齋當赴調而南也則曰吾聞江淮文物縟盛多異人奇居吾將觀焉在杭有詩云明年咫尺歸期近便買扁舟飽載書後沒囊篋枵然所遺惟圖書數萬卷觀此平生可知已夫人何氏淑懿勤儉婦道母儀中表矜式以元貞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有二如祔禮塋焉累贈趙國夫人子男二長即貫也次中女二長適劉某次幼亡孫男五文勳文禹文鶩文獻曾孫男一貫字安道博學能文善

篆隸累官由參知政事進左丞登集賢階榮祿大夫上眷益重才猷德範欹仰一時嗚呼趙國之所以特立亢宗集賢之所以廸訓顯親夫豈偶然邪古有言仁者必有後信矣銘曰天道孔昭慶必善積王政至公顯惟在德趙國之世有源有基日峻日崇聲至響隨是生趙國前美克濟高識邁倫至行厲世希古簡俗夐然清風氣義暢洽鳳麟明從教子義方遠大是勗賢良器異有售匪鬻謀謨廟堂縉紳儀刑玉音曰咨無忝爾所生九原

寵封五爵斯冠錫銘示渥幽顯並煥人事天理孰曰不然謚爾後之人尚其監旃

濟南李氏先塋碑銘

李氏其先遼海人歷遼金世為宦族譜亡不可詳父諱英登金進士第仕為穆昆千戶守濰州令肅兵厲盜不敢闖其境官民賴之天兵平汴北徙尚書田侯行轉運山東治濟南收羅人材得公甚奇之即署公轉運經歷官遂占籍為歷城人焉公氣量宏邁言動不凡人望而

畏之謂其有公輔器一幕之任辨於咄嗟衆胥傍觀縮手褫氣時楮幣未行凡貿易皆白金公傾囊橐延賓友相樂無虛日已而始有子年既踰耳順矣其夫人言公日揮金恣燕樂誠得獨不念為幼子地乎公喟然曰人生各有命使子賢固當自有不賢雖鉅萬積祇益禍耳我縱不逮人胡能契契作老號事廢計種禍子孫邪俄遘疾卒春秋六十有五才與命違時論惜之用子璋貴贈奉政大夫同知安豐路總管事號騎尉封鄒平縣子

夫人曹氏慈謹恭儉克相厥家後公卒追封鄒平縣君
一子即璋至大二年己酉璋始卜地城南南郭所居之
城隅八里七星山之陽築塋合附墓焉璋甫三歲而孤
稍長以學問自立由轉運使累授將仕郎新附軍萬戶
府知事滿除平江路總管府知事調主江都簿入為京
官左司同提舉遷同知泗州改泰州鹽倉監支納進奉
訓大夫廣平鐵冶同提舉陞知六安州官奉政大夫於
是有恩贈之命延祐四年也以中順大夫同知嘉興路

總管府事致仕妻傅氏封鄒平縣君三子曰六十八曰
六安曰中兜守襁抱中順君與余同里閈余知君早以
才幹勝人故其厯任所至有惠政有能聲有成績名馳
搢紳間余頃欵繡水璋泣涕言以孤弱之迹繆涉宦途
至忝國恩榮及考妣三息聯慶見於暮年念非先德庇
廕其何能此昊天之報茫乎罔極惟得勒石松楸使前
美永聞寵光日親其殆庶幾然非先生之辭莫可敢再
拜以請余惟人之家世有善不善之殊而殃慶亦類殊

天理在焉譬諸木其本根固則其支幹必茂譬諸水其流泉浚則其流派必遠否則反是李氏上世雖有概見信其善家也觀騎尉公可知已騎尉公有大用之才弗展以沒詳其胡能事廢計種禍子孫之言所蘊可知已而所蘊之發觀中順君可知已嗚呼茲非天理與騎尉公既為賢父中順君又為賢嗣矣繼世以往所謂枝幹之茂流派之遠吾見其愈加而未已也銘曰天道冥冥若不可知揆彼人事白黑罔欺李氏之世其始莫悉觀

騎尉公惟善積鬱鬱騎尉才傑之奇晚節未途途跼不得施放遠遺懷清白遺後堂構以大駕路是蓬五爵顯親洽爾百祥天人不殊理則孔彰伐石勒辭載是徽美綿綿餘慶繼盛昌已

宋氏先塋之記

陽丘之南其鄉為錦川鄉之東南皆山山之下皆良疇林落遠近相屬有泉二發於田間相去僅里許清冷瀰漫流皆北逝在西曰西平流在東曰東平流在東平流

之北涯其牆宇巋然因高而居者宋氏也宋氏名珍善
余族弟宥因來言曰珍之先世以貲雄為漕挽居清先
祖父忘其諱金末佩金虎符官萬戶領漕卒船五十綱
從遷河南兵亂不知所終時先父獨與先叔祖留燕會
聖朝親王領兵下叔祖歸之王喜賜之銀符署千夫長
擊花帽賊於燕之水谷以戰死王以銀符授先父嗣其
職花帽平從收青州王分邑在淄以父忠勤有勞績乃
委以分邑之政官於淄嘗經濟南愛其山川風土有卜

居之志既老占籍梁鄒居未定而歿後十年珍與先兄
反來此鄉見其所謂東平流者與其田買而居焉成先
志也居之西北百舉武得平原為新塋乃舉祖考妣之
衣冠遷叔祖考妣先考妣先兄之柩咸以禮墓焉寶至元
二十八年辛卯十二月二十七日也然未有紀述前美
不得耀願得先生之辭刻諸石庶託不朽乃為論次之
而系以銘父諱德福春秋七十四以中統元年庚申十
二月十日病卒四娶子男四人女三人始娶耿氏有女

一人適李氏再娶李氏有男三人曰友曰謀住早卒曰珍女二人一適張氏一竇氏陳氏有男一人曰貴珍之仲兄也蓋氏無子珍兄友以方直服人至元甲申二月七日卒享年六十有六娶李氏子男二人曰成曰咸女二人男孫二女孫五貴娶馬氏子男四人曰茂曰威曰儀曰戩女五人男孫六女孫八珍恒坦白喜為善嘗給事梁鄒以幹敏稱初築都城營太廟皆為以推擇監役有功然不樂仕其買田而居也泉之左右有阜隆然而

瘠始以為芻牧之所所有攻石者過之識其下有石可砥礪蓋礎厚直將購之宋氏弗許斲而視之果然乃使其子孫自為攻石倍工而薄售其子孫皆能馴其教命勤劬質厚循循焉有孝悌之懿以是家益饒先民有言陰德者必有陽報今觀宋氏子孫繩繩而石出為資豈所謂陽報者與則其祖宗而來陰德之所在可以見矣珍娶李氏子男二人曰斌曰義女四人男孫五女孫二其系派圖之石陰云銘曰宋惟顯侯始昌於清居室既完

仕亦有聲徙汴留燕生死世隔各當其忠為節則一遠
官於淄聿來錦川是經是營先志靡愆子孫衆多石乃
發端陰德攸符天報孔敦平流之泉淵淵其源昭先有
銘諭爾後昆案原本下接梁鄒黃氏先塋之記八字顯係錯誤今刪去

陽丘崔氏先塋之記

崔氏本姜氏太公之孫叔乙讓國居崔邑因以為氏其
上世與之秉強人當靖康中七世祖以水害徙陽丘遂
占籍焉世賈販致饒名於鄉里高曾祖忘其諱曾祖妣

鄧氏子五人其第五子祖考也諱泉祖妣王氏子四人
父為長諱聚天質博厚有才術在童幼遭金季亂生業
蕩裂無遺既益壯挺然以承家幹盡獨任其用本之以
信義行之以權宜而終之以勤儉孜孜焉矻矻焉規無
濟有寒暑晨夜弗懈屬江左平往來貿易湘湖間以是
致貲累鉅萬言富室無居其右家既成矣乃更詳謹和
裕以謙德自牧凡子錢知而賢者弗券貧無以償者折
券不責其饑乏者恤之如不及人知德焉有子五人且

老一夕感焉旦以贊產均折而畀之曰無墮而事乃從容杖履洽親友耆舊盡東阡西陌之樂春秋八十終配趙氏耿氏五子皆趙出長曰成字國遂卒歲年七十娶李氏二子曰寧字安鄉早世曰泰字祥卿缺州務使第三子名榮字甫壽娶張氏施氏三子曰公綽曰公忠曰義第四子名顥字通甫娶鄒氏唐氏二子曰公溥曰公達第五子名璋字潤甫娶鄭氏房氏泥氏三子曰公勉曰公勤曰公歷榮雅與余善來以喜狀請曰榮等賴祖

先餘澤無所於報先生辱惠以文載諸石為松楸光華俾前美有聞後人有所持循榮等之願也為述而銘之余謂人之家世不同若其善則必隆不善則必替未始不同也洪範五福言富不言貴故家之隆莫如富而富之所止必於善也傳稱富而無驕未若好禮滿而不溢富以長守衛公子荆於其始有曰苟合少有曰苟完富有曰苟美謂之善居室不眩於物也不膠於富也漢樊重子孫公侯奕世其原出於君子之富以是觀之富可

中庸集卷一
十一

以不善有乎崔氏扼於干戈擾攘之際曾不幾何而其先人迥拔孤起復其隆盛非夫以善繼善者其能至於爾邪嗚呼矧其昆季孝友相繼克廸克猷戶庭華腴角立雄峙其孫息楚楚焉皆以學問克家繼踵樹立内外巍巍二千指鬱為大族名門乃復擴報本之誠盡追遠之孝斯又善之善也歟吾見其家慶之來繩繩無已也銘曰崔氏之得實維姜出支衍派分厥系莫述冀以溺遷止於陽丘勤力致饒世德孔優厄於六葉玉石其燦剥恪矣後人繼善毋替

極慶鍾起家有子其子維何信篤義專陶朱之能用莫我賢家既隆矣樹德逾懋優游以終八十其壽五桂並榮孫急繩繩堂構益崇乃惟善徵伐石勤辭泉壤是責恪矣後人繼善毋替

黃氏先塋記

黃氏之先世為泰安人高曾而上譜系不可考祖諱寶以丹青自業娶左氏遇金季兵亂俱失所在考諱定夙賴悟善書而大書尤勝諸為扁署者多從末之後因避

兵濟南水柵壻鄒平胡氏遂遷鄒平為賈販以居且占
籍焉凡貿易必損已而益人有遺忘財物者雖遠必追
與之餓者乞食必致鮮整賸餘不以也慕道教朔望必
齋戒修香火瞻禮上下里中以長者稱以故聞人善士
往往造焉至則欣然為饋具盡其所有而後已歲壬寅
二月十五日春秋五十有九以疾終於家公再娶胡氏
徐氏胡氏癸卯四月一十七日卒享年四十有八子男
二人女二人皆胡出氏也其子長曰安字安卿至元十

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壽四十九病卒安再娶張氏田氏
皆卒其仲子曰晏字齊卿晏三娶曰張氏趙氏皆卒曰
杜氏其女長適益都毛氏孫男五人女一人牛驥當住
宜哥女玉兒安之子也始余弱冠時識其仲子晏倜儻
尚氣節好讀書喜文辭且閑吏事常為縣吏非其好也
會東都有巨盜出沒滋亂遠近患之朝廷命大官臨境
積賞徵捕久不見獲晏密以方畧誘其首惡二人手擒
之以獻餘衆以次而敗大官以聞朝命嘉之特授山東

樂鹽司吏目遷磁州都目官又三轉至濟南危山巡檢
所歷皆有成蹟今狀其世次行實本末踵門再拜請曰
晏無所以肖猥以薄宦遠遊而蹭蹬不前獨念先壠寂
寢大墓弗舉人子之職深懼隕缺頃卜兆鄒平黃山之
南原為新塋奉祖考妣衣冠遷考妣兄嫂之柩以二十
八年九月二十有七日咸以禮祔墓矣今得誠吾子文
諸石庶幾不朽幸垂閔焉且出奠告之文五百餘言反
復悲愴有足感人者嗚呼君誠孝矣哉乃樂為書之而

系以銘銘曰不抑不揚不弛不張而福善禍淫者亦天
道之常新塋孔臧祖樂考康暖暖先德達茲而彰孝哉
何人危山之光吾見其子孫益蕃而門閥益昌辭以表
之是為梁鄒之黃

東臯鄭氏先塋之記

東臯邑小而民阜其俗以好義謹禮節相尚往往多懿
族名門其來久矣有鄭氏汝文者介其鄉秀王思哲見
余繡江之野言曰先兄汝霖宦京師既歸泣然流涕謂

兄汝德等曰父母尚藁殯未祔盍亟圖之於是卜其所
購東臯郭西少南里許聶氏原闢塋域請命禮部逮祔
刻石記焉且曰刻文當得濟南劉君辭欲就緒而先生
奄逝今汝德等敬卜先考妣之殯暨先兄之喪以今年
十一月十七日襄事於新塋而礮石已具先生辱銘之
非惟二親之幸而先兄之志可以慰九泉矣敢再拜以
請按鄭氏先世南陽鳴臯人自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
始以國氏春秋末子孫散處陳宋之間而居鳴臯者不

知其昭穆矣祖源娶改氏卒葬鳴臯父和自幼失怙恃
遇金季亂播永壬辰河南初下獨以一身冒百險轉徙
而北已而有東臯之寓因贊馬氏遂占籍為東臯人焉
和自未冠既弛尚氣既涉艱危乃更折節謹詳畢平時
與人接意廓然懇款明白人無不嘉愛加敬性尤慧敏
好問學於國語甚習由是志益以達家益以饒旦夕以
孝悌忠信勤儉教諸子無倦知所本矣嘗遇大暑皆疫
窮簷為尤乃特設水暨粥遠近競趣之逮秋始輟賴以

全活者甚衆其周急樂施者類如此年七十有九以疾終寶至元二十八年辛卯二月十八日也配馬氏靜淑寵勸克勤內治大德改元丁酉八月十有三日年七十有四子男六人長即汝霖蚤成有父風始為拱衛更後以軍籍從軍江南有功用帥府薦署揚州行中書省斷事官知事滿除將仕郎佐提領真州平準庫既至同僚陰移易囊橐為姦知不可止乃約割數分掌未幾為姦者敗皆逮繫獨汝霖無毫髮累以選進將仕郎泉府富藏

庫使秩京七品所掌盡內幣出入滯澗有不謹易於獲罪汝霖獨耿耿洗手就職時近臣領泉府知其能給傳理逋負浙間得楮幣十萬緡以歸公私墜然無一錢入身近臣喜出其旣馬好鞍畀之曰以是勞汝府中榮之會受代語人曰吾自結髮私念終必踔厲成功名效當世然命止此耳聞古入有四十挂冠者况年迫七十吾可以止矣遂歸西有先壠之議竟弗遂而歿至大元年後十一月十一日也年六十五配夫人張氏山東宣慰

副使諱綱之女三男孫兒蚤卒六十胖兒皆幼二女次
汝祥娶李氏皆先卒至是葬焉一子幼二女次汝德汝
文汝信汝恭並以才行克家稱于鄉黨女二人皆適張
氏孫男女三十人余觀鄭氏伯仲承完美人業無改前
訓聿致殷盛而能內外整飭動與禮合以始終言之可
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矣銘曰抑也必揚弛也必張圮
彼南陽東臯以昌作之述之既構既堂子孫繁懿宜爾
百祥卜兆允臧樹此刻章曰惟鄭氏之阡俾永不忘

東臯田氏新塋記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東臯田淑子儀謁余繡水再拜言曰淑上世本冀之棗
強人後遷濟南居鄒平之齊東鄉遂占籍鄒平自始遷
至曾祖考凡六百世邱壠在焉皇慶二年癸丑淑卜_地齊
東邑郭西南僅一里別為塋兆以是冬十二月五日舉
祖考妣之殯暨考妣之喪葬于新塋念不有旌紀其何
以示遠先生儻見憫惠以文惟幸為述而銘之按王思
哲所錄事狀田氏春秋齊田敬仲之裔更金宋亂譜亡

自曾祖考而上行實莫究祖考失其諱性真淳以力穡
自業喜讀老莊書昆弟三人公為季兄歿諸侄求異產
凡田廬皆聽其所欲得獨取其下者宗黨賢之壽年六
十三終至元乙丑五月七日也祖妣王氏大德壬寅十
月五日卒年八十有一子二人長諱義字清甫淑之父
也次諱信字誠甫信配某氏一子曰溶義資雅重夙有
成人風東臯崔守玉以其女贊焉俄守玉卒其子元生
甫辟義力為擁衛以家事任於己出入營理雖涉險艱

冒寒暑弗懈不數歲崔氏益饒元及冠悉以貲產付之
歸與弟信相友睦奉其親孝友彌著已而家道大盛雄
一邑益以慈怒恭遜自持而不易其度是年十一月
二日年五十九以疾卒于家妣崔氏備諸婦道多內助
前三年卒實至大庚戌八月十三日也壽四十九二子
長即淑子儀其字也次曰津字子方嘗讀漢史載樊重
由善農稼貲至巨萬以折契止訟推美鄉邑子孫奕世
相踵述益顯以大其斯為君子之富余徐而思之洪範

吾福富居其一是知富固人所分有然必處之以德則
其福乃厚厚必至于顯且大否則反是故餘慶餘殃之
說見諸易繫其理然歟今觀田氏之世殆亦重比至若
厚諸姪之產濟生氏之孤其淳誠至慮初無外假豈特
折契止訟而已乎矧淑與津也克迪世範任其堂構而
皆妙齡英爽雅以好義樂施予服人質諸理其至顯且
大蓋無疑銘曰有分靡齊天命則然君子攸處以天合
天繄田氏之世完美以厚其作其述德焉是懋如泉斯

達惟川之洪如木斯榮惟棟之隆新阡爰闢樹此銘刻
先美孔昭孝思罔極

己丑九月寓吳門顧潤蘋家梅頭適有殘本中
庵集爲容夫先生家鈔本鰟答見先生家藏宋
元刊集多人間未見之書皆从掌理閣書時所
鈔臧此其一也旣屬潤蘋爲武錄副復志於後
已徵奇遇

海寧陳鱣



嘉慶十六年偕拜經禮本校一過



右殘本中庵集十二卷舊為汪容夫先生家抄本中
因缺筆校改盡猶是先生手筆也後為黃君
羹圃所得復為校正故字即用墨筆所改
者也相此書久佚四庫從永樂大典錄出有
二十卷今缺上七卷下二卷羹翁收時已如此矣
余嘗假錄一副擬從闕中補抄之未果也今原
本為閩源觀察所藏暇日出示屬為補跋并
此書雖有闕失大抵不多見甚為可貴觀察
此事者能補刊行之豈非一美事哉已丑
一月初一日顧廣圻書

中庵集卷十八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